

學生們的故事（第七集）

序

序

『學生們的故事』這個題目，並不一定是學生們看的，一般人都可以看。現在已編到第七集了。對於這書，各學校採取作為課外讀物，也有當作課本。我爲什麼對於學生們的故事發生興趣？因我在幼年的時候，看過不道德的小說書，這當然是我自己不好，但是也因爲在那時沒有好的小說書可以代替。現在，上帝給我這個好機會，我就利用這機會與同道們合作而做成這書。

不過，這故事書，也有許多是講誑誕不經的話；然而這些不經的話是一種理想；有理想，才有事實。同時其中也有希望，有好的教訓，有真理。現在，我很希望讀者特別注意的，是下列這幾篇：基督的十字架，上帝悅納的奉獻，信心的勝利，將軍的復活節禮物盒，他們要看見的是甚麼，不失信的人，春，隱身帽，沙拉與勒斯德姆，橘，鳥不宿，再給他一個機會。上面這幾篇故事，在道德方面學生們看了大有幫助，所以我特別提出來請讀者諸君注意！

我很希望不久我們再能出第八集。

頌羔，廿二年十月廿六日於廣學會。

第
柒
集

學生們的故事

第七集

目次

目次	1
(一) 存根簿.....	一——二
(二) 基督的十字架.....	一二——一三
(三) 上帝悅納的奉獻.....	一四——一八
(四) 信心的勝利.....	一九——二二
(五) 善良的婆羅門教徒.....	二三——三〇
(六) 將軍的復活節禮物盒.....	三一——五二
(七) 他們要看見的是甚麼.....	五三——五六
(八) 兇手.....	五七——六一
(九) 姦妻.....	六二——七八

(十)	旅行家的徬徨	七九——八〇
(十一)	不失信的人	八一——八五
(十二)	牧童	八六——八九
(十三)	互相勸慰	九〇——九四
(十四)	一雙舊拖鞋	九五——一〇二
(十五)	獵人的奇遇	一〇三——一〇八
(十六)	春	一〇九——一二〇
(十七)	鄉女的二種希望	一一一——一二四
(十八)	感恩的百獸	一二五——一五二
(十九)	隱身帽	一五三——一五八
(二十)	沙拉與勒斯德姆	一五九——二〇一
(二十一)	一個不幸的人的除夕	二〇二——二〇七

(二十二)	失業	二〇八——二二七
(二十三)	橘	二二七——二三三
(二十四)	破甕	二三三——二八二
(二十五)	巧賊	二八三——二九八
(二十六)	無形的瘡痛	二九八——三二〇
(二十七)	一個黑人的母親	三二一——三二六
(二十八)	暗陰	三二六——三四〇
(二十九)	蓮花島	三四一——三四八
(三十)	康斯頓基那爾	三四八——三五九
(三十一)	瑪麗的教訓	三六〇——三六四
(三十二)	鳥不宿	三六四——三七八
(三十三)	鶴	三七八——三八七

(三十四) 再給他一個機會……………三八七——三九〇

存根簿

(西班牙阿拉康 Pedro A. Alarcon 原著)

存

根

簿

蒲史卡皮脫斯叔叔（西班牙人稱老者爲「叔叔」）的背開始彎曲起來，原來他已經六十歲了，他耕了四十年的田。

那年六月，他的田上南瓜大熟，那些南瓜肥大異常，其中四十只尤其碩大無朋。他每天去看那些南瓜，愈看愈愛，每次看罷，淒然說道：

『我們不久就要分離！』

一天下午，他下了最後的決心，指着他所最

疼愛的那四十只南瓜說道：

『明天我要割這四十只瓜，拿到克第士（地名）的小菜場上去賣。吃到這瓜的人福氣真好啊！』

他慢慢的踱回家中。那夜，他心頭隱隱作痛，好像一個做父親的人嫁女時的情況一般。

他頻頻嘆息道：『我的可憐的親愛的南瓜啊！』他輾轉牀褥，不能成寐。可是最後他的理智勝過了感情作用，說道：

『我種這些瓜的目的是在把它們賣掉換錢，那末我爲何要疼惜它們。這幾只瓜祇少可以賣十五個杜羅（Duros 西班牙銀幣）。』

次日早晨，他一早起來，跑到田間去，發見四十只南瓜已告失蹤。他痛心已極，齧牙切齒的高叫道：

『要是我捉到了那賊！要是我捉到了那賊！』

終究又是理智勝過感情作用，他低頭沉思，想到他的愛物必已不在本村之中，因為一則那東西在那裏售賣，人家認得是誰的東西；二則南瓜在那裏賣價很賤。他推定那東西一定在克第士。當下他對自已說道：

『我現在立刻乘船到克第士去。非把那竊賊捉到，取回原物，決不回來。』

他八點鐘上船，九時開船，一小時後，到達克第士。

那天早晨十點半鐘，蒲史卡皮脫斯叔叔在克第士的小菜場中行走，走到一個蔬菜攤前，停步下來，對站在近邊的一個警察說道：

『那些南瓜是我的。請你把那人捉起來！』說時指着那擺蔬菜攤的小販。

『把我捉起來！』那小販既驚且怒的嚷着，『那些南瓜是我的。我……』

『請你到法官前面去講，』蒲史卡皮脫斯叔叔說道。

『我不去。』

「非去不可。」

「你是賊。」

「你是流氓。」

「你們應當好好的講，不可相罵！」警察說着，拿警棍在兩人的胸部各打一下。

一回，他們兩人由警察帶到了法官面前去，警察把那案情對法官陳述着。法官聽畢，問那小販道：

「你那些南瓜是向誰買的？」

「是向甫拉諾叔叔買的。」小販回答。

「原來是那個老賊！」蒲史卡皮脫斯叔叔嚷道，「我早已疑心到他！他是我的鄰居，他的田

上沒有出產，就偷他鄰居的東西。」

法官轉過身來對老農說道：『即使你所說失竊的事情是真的，你也不能證明你所失竊的是這四十只南瓜。』

蒲史卡皮脫斯叔叔回答道：『我認得我那些南瓜，好像你認得你的女兒一般。我叫得出它們的名字。這只叫做「皮球」，那只叫做「胖子」，這只叫做「大肚皮」，那只叫做「麥紐拉」，因為它像我最小的女兒（按老農之幼女名麥紐拉）。

可憐的老人說畢，放聲大哭起來。

法官說道：『你講得很好。不過我做法官的

人不能因爲你認得你的南瓜，就判你勝訴。你必須證明你的田上確實種過四十只南瓜，而且要拿出確實的證據來證明這四十只南瓜就是你的田上所種的那四十只南瓜。你們不必笑。我是熟悉法律的。』

蒲史卡皮脫斯叔叔說道：『好，我可以立刻拿出證據來，證明那些南瓜是我的東西。』法庭上那些人聽了他的話，大爲驚異。

蒲史卡皮脫斯叔叔把他手中所拿着的一個包裹打開來。

法官，小販和一般旁聽的人不知他悶葫蘆裏賣些什麼藥，互相問道：『他究竟拿些什麼東西

出來？」

這時有一個鄉下老頭子走進法庭裏來。小販看見那老頭子進來，立刻嚷起來道：

『甫拉諾叔叔，你來得正好，這個人說你昨夜所賣給我的南瓜是從他的田上偷來的。你可以解釋明白……』

那老頭兒聽了這話，面孔頓時變色，變得比蠟更黃。他背轉身預備逃走，可是事實上他逃走不脫。

蒲史卡皮脫斯叔叔直視那嫌疑犯而說道：

『我們現在來見個分曉！』
這時甫拉諾叔叔已經恢復了鎮靜的態度，說

道：

『我們來見個分曉。如果你不能證明你所控告我的話（你當然不能證明），我就要反訴你誣告而叫你坐牢監。那些南瓜是我的東西，沒有人能够證明那不是我的東西。』

『看啊！』蒲史卡皮脫斯叔叔對法庭上的人說道，這時他已經把包裹打了開來。

衆人爭看包裹裏面是什麼東西，原來是許多南瓜柄。老農縱聲大笑，對法官和旁觀的人說道：

『先生們，你們付過了稅沒有？如果已經付過了稅，那末有否看見那收稅員手中所拿着的那

本青顏色的簿子？他從那簿子裏撕下收條來給你而把存根留着，以備證明那一張收據是真的，那一張收據是偽造的。」

法官用着申斥的口吻說道：『你所講的是存根簿，與本案無涉。』

『我帶來的就是存根簿。我的存根簿就是那些南瓜柄。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可以當場試驗給你們看。這個柄是生在這只南瓜上的，沒有人能夠否認。這個是生在那只上的。這個粗一些的一定是生在那只上的；一些不錯！還有這個……：那個……：那個！』

他一面說，一面把一個南瓜柄放到一只南瓜

上去，恰相吻合，不差毫釐。一個一個的試驗着，都無錯誤。法庭上的人看呆了，一時說不出話來，一回齊聲說道：

「一些不錯，一些不錯！那些柄和那些南瓜恰相吻合，足以證明那些南瓜的確是蒲史卡皮脫斯叔叔的！」

法官判令甫拉諾叔叔償還小販十五個杜羅。蒲史卡皮脫斯叔叔心滿意足，回轉家裏去，他在路上一路說着：

「那些南瓜放在小菜場上多末漂亮！我悔不把「麥紐拉」帶回來，否則今夜可以大嚼而把它的種子留起來。」

二

基督的十字架

在亞美尼亞那些避難到救濟所裏的人羣中，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她那大而且黑的眼裏充滿了無可容忍的慘痛，她的身體也累苦到什麼都擔負不起了。她彷彿來不及等待醫生的蒞臨，不時把手放在肩部與頭頸處，竟是默無一語。有人見她那樣苦楚，便說：

『你可否就倚靠在我的身旁吧？我比你強得多，也可以幫助你一下。』

姑娘說：『不，我不能。我祇能這樣呀。』
『你受了傷麼？』

在姑娘的眼裏迸出了淚流。『是，我是受傷了。在我的肩膀上負着耶穌的十字架；我現在深悉他以前如何受苦了。』

正在這時，有一個看護來了，她見了那姑娘的情況便要給以幫助。『我給你看。』姑娘聽了便把衣服脫下；在她的肩膀上便現露了一個火燙的十字架，四周腐爛的很是可怕。她吞吐地說：『他們每天問我：『你信穆罕默德呢還是信基督？』我說我信基督。他們就把十字架的烙鐵燒紅了燙在我的肩膀上。這時我痛入心腑，覺得總要爲

基督的緣故而殉身了。後有美國人救了我，纔脫離這殺人不怕血腥的魔手。現在我正背着十字架，並且還得背下去，但是將來也總有快活的一天。『人們聽了便好好的領她到醫院裏去；醫生把她診治後，便把她的傷處包紮了。因為她在主前確很忠心，他們都想她是一個非凡勇敢的人，巴不得她的傷痛馬上就好。她的確背着了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一般專事空談者所可比擬的。』

三

上帝悅納的奉獻

亞勃脫司是一個富有而傲慢的貴族，他決意

建築一個巍峨的禮拜堂，因之人們可以讚揚他的美意和慷慨；但是他全無藉以使上帝喜悅的念頭。

基礎既下：車輛數百，載來了石塊·樑木·大理石的柱子，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人員計以千數。藝術家與建築家忙碌之至。那是空前最偉大的禮拜堂。各人興趣百倍。

補鞋匠的小兒子阿湯耐走過。一肚子的驚奇。每天他看見牆壁漸次增高，所運來的雲石和金屬更形名貴。他渴望在這爲上帝所做的大工程中，也能予以一臂之助；但是他窮無可給，幼小難助。想是要使上帝喜悅，一定是爲他建造這樣一

所洪大光榮的屋子。

一天，他見幾隻裝運大理石的驢子縛住了吃不到草。站住把草收了滿腕。此後，每天放學歸家，他餵飼爲上帝的屋子運裝大理石的驢子。那是他能襄助的一件事。他見金子和裝飾物添加上去；門·像·著色的玻璃窗。覺得個中也有他小的一分。

奉獻禮拜堂的大日子，西邊的門開幕。人衆擁擠，貴族·人民·教士·主教。列隊進行；唱歌；喇叭手——亞勒脫司近前了，驕氣橫秋，在光美奪目的白馬上。儀節隆重。最後，大門幕揭，上面題有大大的金色詞句，那是亞勒脫司在氣

焰萬丈中放上去的，使每一個人都知道鼎力建築這禮拜堂的是誰。

當時緞製的幕帷吊在一邊，金光燦爛的字句便輝耀在五千人面前，誰也都驚奇的喘息起來：

『本禮拜堂爲補鞋匠的兒子阿湯耐所建。』

亞勃脫司七竅生煙。召集建築師，要求解釋。人都目瞪口呆。補鞋匠的兒子阿湯耐被呼而至。被忿怒異常的朝臣們拖拉前去。

一個年老的教士走前幾步，說是他能解說。那些金字是上帝換掉了給亞勃脫司一個教訓。他祇想着他一己的榮耀。他不讓別人在建設這禮拜堂上略佔風光。惟一能奉獻一個實際的禮物的人

便是阿湯耐——他把草餵給驢子，爲的是上帝的尊敬和光榮，並且在建造上帝的屋子上予以助力。憑着這種精神所獻上的禮物上帝纔能接受。所以上帝願望一切的人都知道他把這禮拜堂當作補鞋匠的兒子所奉上的。

每一個人呢喃不絕，「一個奇蹟，一個奇蹟！」亞勃脫司騎馬回家，羞愧無狀。主教命令歌唱聖母的頌歌——唱的是上帝怎樣「降低權威，擡舉卑微」。

阿湯耐溜走了，影兒也不留，他感謝上帝接受了他微細的禮物。

四

信心的勝利

許多年前在支加哥城住着一位律師名叫史拜福，他的妻與四個女兒都住在一起，他們的房子又是十分都麗，真是理想的家庭。某年冬天史夫人決定與她四個女兒到歐洲去過冬，一方面可以使她們到歐洲去念書，又一方面她自己也可以得到一些休息，呼吸那歐陸的新鮮空氣，不幸那隻船在海中與另一隻帆船相碰，十五分鐘以內連人帶船都沉沒了。倘使這事在今日遇到，就可以用

無線電話通知就近的船，也許可以救起若干人。但在一八七三年時沒有無線電話，那隻帆船僅救起了二十位船上的人。

史夫人投入水中的時候已是不省人事。後來略爲蘇醒一點。方知她在緊抱住一塊斷木，所以未曾淹死。但那時她孤獨一人，她的四個女兒也都無處可尋。與海浪奮鬥了半小時，她不知道要怎樣的盡力設法去救自己的性命？還是與她的四個女兒一同葬身魚腹？在那時比較容易做的事，還是撒手歸天，因爲浸在冰凍的水中，實是痛徹骨髓。但是她不忍離開她的丈夫，所以雖然喫盡各樣的痛苦，她終於被救起了。

同時她那住在支加哥的丈夫聽見了這事，中心如焚。他的妻子與四個女兒是否都死了麼？不久他收到他妻從威爾斯發出的一個電報說：『祇有我一人獲救，愛娜上。』那天晚上他在房中踱來踱去，不能成睡，心中十分悲痛。他的信心與勇敢都起了動搖，數月以後他終於得勝了他的疑懼。他就寫了一首詩，在當時傳誦那詩的人很多。

有時平安如江河那般待我的魂靈，
有時憂愁如海浪那般翻騰，
無論如何的處境，你曾教我說：
凡事如意，我的靈魂也得了安寧。

以後史夫人身體復元，回到芝加哥，他們就決定以後的方針，去爲耶穌工作。此後他們又生了一子與一女。八年後他們全家就遷移到耶路撒冷去住。他們在那邊與美人，英人，利瑞典人，公共組織了一種美國的殖民地。各人住在自己家中，但飲食是公共的，經濟也是公開，孩子們讀書都是由公家接濟。每個孩子都學了一種手藝或是職業。

凡遊行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他們的美術店，那些出品都是由他們親手所製。最足以令人注意的就是他們簡單的基督徒家庭生活，人們與他們同居幾天，沒有不受他們感動的。

當史君在日，他擔任那邊的工作，以後史夫人繼續之。現在他們二個孩子和那邊的朋友們大家擔任他們小團契的工作。這樣的事溯其源乃是史君在患難中的信心得勝了。

五

善良的婆羅門教徒 (法國服爾德原著)

——快樂是無知的結果呢，還是智識的產物？

在我的旅程中，我遇到一個高年的婆羅門教徒。這人閱歷極深，學問淵博。同時，他饒有資

產；因為富有，他就大得人望，原來他既不缺少錢財，所以就不想用欺詐手段取人錢財，他的家中由三個嬌美的妻妾處理家務，井井有條，她們百般的想法求他歡心；使他左擁右抱之餘，得以研究哲學。

在他那喬皇偉麗的住宅近邊，住着一個印度老婦，她蒙昧無知而剛愎自用，同時，她貧無立錐之地。

『我願意，』那婆羅門教徒一天對我說，『我不要出生到世間來。』

『爲什麼？』

『因爲，』他回答道，『我研究了四十年工

夫，結果發現我浪費了四十年的光陰。我自己一無所知而覲然教人。我覺得自愧，我厭倦着一切事物，人生變成了一種重負。我出生到世間來，生活在時間之中，而不知時間爲何物。我住在兩個永生的宇宙之中，我們的智士這樣說，而我初不知道何謂永生。我想我是物質所構成的，可是我始終研究不出思想是什麼東西所產生的。我甚至於不知道我的能够理解是否同走路消化一般是一種簡單的能力；我不知道我用我的頭腦思想是否和我用我的兩手捧拿物件一個樣子的。我非但對於思想的原理茫無所知，而且對於我的動作的原理也毫無所知。我不知道生存的目的爲何，而

一般人卻每天拿這個疑問來請我解決。我滔滔不絕的講着，講完以後，把所講的東西回想一番，祇覺莫明其妙，問心自愧。

『人家問我，婆羅門是否是從毘溼奴（護持神，印度三大神中之一，其他二神，一為溼婆，一即為婆羅門）身上分化出來的，還是他們倆自從天地開闢以來就分別存在的？我對於這個問題更無以應付。我敷衍的回答着，從我的許多回答中可以看出我對於這事實毫無所知。』『大師，』一個人說，『請你告訴我，罪惡何由而散佈於地面之上的。』我同那發問的人一般的茫無所知。有時我對他們說世間一切事物都是最有利於

人的；可是那些患風痛或膀胱結石的人——破產或從戰場上回來變成了殘廢的人——對於這話同我自己一般的不相信。我滿懷疑惑的退入內室，翻閱古聖哲的著述，冀有以開啟我的茅塞，豈知愈看愈覺惑疑。我和我的同志們談起這個問題時，有的對我說，我們應當儘量享受人生，玩世不恭。有的自以爲有見地，沈浸於玄想之中。我愈是努力去求這個疑問的答案，愈覺不勝這個重負。有時我想到我埋頭研究了這許多年數而結果不知我是那裏來的，我是什麼，我將來到那裏去，和我將來如何，我真失望極了。」

這個善人的內心狀態引起了我重大的注意。

沒有人比他見理更透徹了，沒有人比他更坦白誠實了。我覺得他的煩惱是他的思想過人神經過敏的結果。

同日，我和他的鄰居——那個老婦——有一場談話。我問她，她曾否爲不知她的魂靈是何物所造的而覺得不快樂？她連我的問題的意思都不懂得。她一生中從來沒有一分鐘想到過那善良的婆羅門教徒用以自苦的那些問題。她對於她的上帝毘溼奴變形的事情深信不疑；她祇要能够得到恆河中少許的水以爲沐浴之用，就覺得自己是世間最快樂的婦人了。

我對於這個貧婦的自得其樂，深爲驚異，跑

回到那哲學家的地方去，對他這樣說：

『你富貴雙全，而還嫌不快樂，同時在與你相去五十碼的地方住着一個貧苦的老婆子，她渾渾噩噩，心滿意足。你可覺得羞愧？』

『你說得不錯，』他回答道，『我曾經對我自己說過了一千次，說我是和我那老鄰居一般的渾渾噩噩，我就會快樂了，可是這種快樂不是我所追求的。』

這位婆羅門教徒回答我的話給與我一個深刻的印象。我自己問心，也不願以無知為條件而得到快樂。

我把這件事講給幾個哲學家聽，他們和我意

見一致；可是我說這種理解顯有矛盾的地方，因為那問題究竟是什麼？是否為追求快樂？那個問題與我們有無智識的問題有何關係？此外，我所要說的是：對於他們的現狀表示滿足的人是確實滿足的，而那些有理解力的人們卻不常能確定他們的理解無誤。我接下去說，如果常識這樣東西徒使我們煩悶或邪惡，那末，顯然我們還是不要常識之為愈。

他們和我意見一致，可是沒有一個人願意以無知為條件而得到快樂。從這裏，我得到下面的結論：我們也許重視快樂，可是我們更重視理知。

可是我再三思考以後，我仍然以為重視理知過於快樂是白癡的思想。這個矛盾如何解釋？像別的一切問題一般，我們可以有種種的說法。

六

將軍的復活節禮物盒

(美國戴佩蓮女士 Temple Bailey 原著)

那位將軍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一般有將軍的神氣。他身材短肥，面孔赤紅，鬚鬚斑白，身上常穿一件灰色軟呢的外衣，外衣上面套着一件馬甲，馬甲上有一條皮帶，式樣古怪，令人發笑，頭上戴着一頂軟帽，那帽拉得低低的，壓在他

的眼睛上。

他自己到市場中去購買東西。

他在市場認識了傑美。

傑美站在老市場的一隅，售賣小束的乾藿香

· 甜薄荷 · 黃樟 · 肉桂，並且把種種雜蔬——一

些芹菜 · 一些塘蒿 · 一些胡蘿蔔 · 幾枝嫩薄荷——

縛為一束而售賣，每束一分錢。聖誕節時候，

他把他和他的孀母在家中所紮成的花圈陳列出來

；春天時候，他拿他在林中所採的野花來售賣。

傑美之得識將軍，是由於下面的事由：

復活節前一天的早晨，將軍喘着息，在老市

場的邊緣走着；後面跟着一個黑人，黑人手中拿

着一只大籃子。將軍的馬車停在道旁，那挽車的灰色馬在地瀝青的街道上跳舞着，傑美等將軍身子走近，突然把一串楊梅拿到將軍的鼻尖下去。

『去，去。』將軍說着，三腳兩步走到馬車前面去；小馬夫開着馬車門，專等他走進車廂中去。

可是一陣香氣已經透進了他的鼻子裏去。他停止了下來。

『幾個錢？』他問。

『三分錢。』傑美啞聲的說。

將軍從他的眼鏡裏看出來，對那孩子看。

『傷風嗎？』他厲聲的問。

說。

『是的，先生。』傑美啞聲的說。

『那末，爲什麼不頓在家中？』將軍厲聲的

說。『不能，先生，』傑美愉快地說，『生意是

生意。』將軍看那小攤子，——一排一排的乾菜蔬，一小籃的鮮花，和一束一束的雜蔬，都映入眼簾。

『嗯！』他說。

接着，他伸手到衣袋中去，掏出幾只角子來。然後他揀了兩束氣味芬芳的粉紅花。

『五分錢兩紫，先生。』傑美說。

『嗯！』將軍說，『你再給我一些芹菜和一點紫雜蔬。』

傑美把那青菜小心地用紙包好，放入黑人手
中拿着的籃子中。

『九分錢，先生，』他說道；將軍給了他一角錢，就走到第二個攤子上去，拿着花放在鼻子上嗅着。

『你忘記了找頭（即找還之錢）！』傑美喊着，奔過去還他一分錢。

『放着……，』可是他一看見那孩子的充滿誠實之氣的面孔，就改變了他的話語。

『謝謝你，孩子，』他說着，上車而去。

自此以後。傑美等待將軍，將軍找尋傑美。將軍每天向傑美買許多藿香和薄荷，其實將軍家中祇有兩個人，並不需要這許多東西。

復活節前的星期六那一天上，小攤子上羅列着新貨物，琳瑯滿目。乾草紮成的巢窩中放着蛋——復活節蛋，粉紅的。藍的。紫的。和色彩斑斕的。都有。傑美在這一打蛋上放了四角錢的本錢，他希望獲一倍之利，因為工夫當然也要算錢，他和他的孀母把那些蛋染着顏色。

可是沒有人光顧他的蛋。市場內部的攤子上所出售的蛋，是染金色並畫着花樣的，那裝蛋的假巢窩也比傑美攤子上的精緻美觀得多；傑美開

始覺得自己的寶貴的蛋確是不如人家。

可是，當將軍在轉角子裏出現的時候，那孩子頓時覺得高興起來。這裏至少有一個好主顧了。

可是，將軍正在生氣。他和魚販爭鬪了一場，面紅頸赤，怒氣未消。所以祇買了兩串楊梅。

『先生，要蛋嗎？』傑美問着。

『蛋？』將軍說。

『復活節蛋。』傑美解釋道。

『我不需要這種東西。』將軍說。

『啊！』傑美不禁嘆了一聲。可是將軍未曾

注意這嘆聲。

傑美再試一下：

『先生有孩子嗎？你知道孩子們都喜歡復活節蛋的。』

『沒有小孩，』將軍說道，『祇有一個兒子在菲列濱。——他身高六尺二寸。』

『那末，先生有孫兒女嗎？』充滿希望地。將軍不耐煩地說道：『天啊，怎麼問不清楚的！』說着，忽忽跑到他的馬車那兒去。

傑美覺得淒涼極了。將軍是他最後的希望。現在他是絕望了。那些蛋是沒有人過問的了。

後來，收攤的時間到了，他把他的貨物盡行放入一只籃子中。然後，他拿一把小掃帚，把他

的小攤子四周圍的地方打掃乾淨。他把垃圾掃入一只畚箕內。當他拿着畚箕到街上去倒掉的時候，他也見一張青灰色的紙片雜在垃圾之中。那紙片看去再像美國綠背紙幣沒有了，傑美把牠（指紙片）拿了起來一看，果然是一張十塊錢的紙幣！

傑美在街沿石上坐了下來。他日常的進款都是些辨士·銅元·銀角·等。他的母親有時一次掙到一塊錢，可是傑美出世以來未曾得到過一張十圓鈔票。

我們思想一下，這一張十圓鈔票對於那貧兒是多大的一種幫助。兩個月房金在那張鈔票之中

——兩個月中他可以不愁他母子倆無家可歸了。還有籃攤（售賣籃子的攤頭）也在那張十圓鈔票之中。他久已存心要擺一個籃攤。有人告訴他說籃子在別的城市中銷行甚暢；老市場中尚無一個籃攤，正是傑美的好機會。他知道，籃攤擺了以後，一定生意興隆。

至於買十塊錢的蜜餞糖菓呢，那種念頭是傑美所想不到的；他的糖菓賬最多超不過五角錢。但是——那十圓錢不是傑美的。好像閃電一般，他的種種計劃一回都成了泡影。老市場中來往往的人許許多多，可是傑美知道那張紙幣是將軍的。因為那老紳士在衣袋中找五分錢的時候

曾經把一捲紙頭抽出來過。是的，是將軍的；可是怎樣去把將軍找到。

他跑到市場的內部去，把平日賣肉與將軍的那屠夫找到。那屠夫果然知道將軍的地址，因為將軍是他的老主顧。傑美把他的籃子寄存在屠夫處，而跑到將軍的家裏去。

路途遙遠，傑美跑了許多時候，方始到了將軍家中。

一個黑人聽見門鈴響聲，出來開門。

『你叫什麼名字？』他傲然問着：『你知道將軍是很忙的。』

『請你通知說市場中的傑美，』傑美說了，

在會客廳中的椅子上坐了下去，看了那裏的富麗的陳設，目爲之眩。

『噲，噲，』將軍喘着氣，走下樓梯來，一路說道，『噲，噲，什麼事情？』

『先生，你落掉這東西嗎？』傑美說着，把那緊緊捲着的紙幣拿了出來。

『我嗎？唔，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許落掉，也許落掉的。』

『那是我在我的攤子前面發見的。』傑美說。

將軍不知這一回事，多末奇怪！傑美落掉一個錢，就知道了。傑美開始覺得將軍是懂生意

經的。

將軍拿出一捲紙幣來。『讓我看，』他說道，『我的賬目在這裏。是的，那（指那張紙幣）是我的。一些不錯。』

『幸虧給我看到，』傑美天真爛漫地說道，『我幾乎把牠掃到了街上去。』

『你爲了我辛苦了，我怎樣酬勞你？』將軍問着。

『唔！』傑美說道：『你知道生意是生意，我已經耽擱了些時候，現在我想趕快回去了。』將軍繃起眉頭。他深恐那孩子要使他失望。如果他是一個乞丐之類，那還有什麼可貴？

『所以，』傑美說下去道，『如果你肯給我五分錢當作車錢，我想那是很公道的了。』

『五分錢？』他問道。

『是的，先生。』傑美面頰的說道，『你要知道，我得回去的。』

『唔，唔，』將軍說道。那孩子是深知廉恥的人。人一看而知他是貧無立錐的，可是他不要說貧。

正在這時，一陣聲從遠處傳來。『我現在不讓你走，吃了飯以後走，』將軍說道，『我曾經對我的妻子說起過市場中的童販傑美，現在我要你去會見她。』

當下傑美走進一個陳列富麗大餐間，桌上杯盤羅列，珍饈雜陳，桌端坐着一位溫面慈祥的老太太，她看見傑美進來，就起身離座，跑上去和他握手。

賓主坐定以後，開始進餐。湯用小杯盛置：傑美出世以來沒有看見過這種吃法，所以很爲侷促。將軍夫人看見他侷促的樣子，說笑地對他說道：『那湯是用你自己的菜蔬煮成的，如果你不吃，就是不善於做廣告。』接着，將軍拿起刀來割切冷薰雞，切好以後，回過頭來，含笑對傑美說：『那雞肚子裏塞着的麝香也是你的東西。』

他們夫婦倆逗引傑美說話。最後他把他希望擺一個籃攤的心事對他們說着。

『你希望幾時能够把那攤子擺起來？』將軍微笑的問。

『恐怕要等我得到了那生金蛋的鷄子以後吧，先生，』傑美悽然的說道。

接着，將軍夫人問了許多話。傑美對她講着他的孀母，和他們母子倆的生活；可是不說他們倆需錢孔急，原來傑美是不知『求乞』爲何物的。

最後，那精美絕倫的一餐告終了：說實話，傑美心中未免有些悵然。

「過幾天，我來拜望你的母親，傑美。」傑美告別時，將軍夫人對他這樣說。

將軍和傑美回到外邊的會客廳裏去，將軍授給那孩子五分錢。「生意是生意，孩子！」他閃着眼睛，戲謔地說。

那夜，傑美對他母親絮絮講着日間的事情，到了深夜，方始歸寢。

「母親，你以爲我應不應當討那五分錢？」他講完以後，亟切地問着。

「應當的，」他的母親說，「可是，如果你多討了，那就不對了。」

傑美上牀以後，那做母親的獨坐了許多時候

，苦思房金如何對付。

在復活節星期一早上，傑美和他的孀母一同出去採楊梅和堇菜，預備在攤上售賣。

那天早晨，天朗氣清。四月陣雨以後，道路潔淨，天空澄清，枝頭花發，香氣撲鼻。傑美母子倆的心事給那良辰美景消去了一半。

後來，他們倆在草地上坐了下來，捆紮所採得的花菓等物。車馬往來，絡繹不絕。當傑美把最後一束花放進籃子裏面的時候，一輛四輪篷車停了在他們倆的面前。

『噲，噲！』車中的人高聲喊着。傑美舉目一望，看見車中坐的是將軍夫婦！他們夫婦倆說

曾到傑美家中去拜訪他們母子倆，那裏的人對他們（指將軍夫婦）說他們（指傑美母子）在林中採摘花菓。

『進來，進來，』將軍說道。傑美的母親躊躇不前，小馬夫把她推進車廂中去，傑美隨後躍入；傑美的母親坐在將軍夫人身旁，傑美坐在將軍身旁。一忽兒，馬蹄得得，車子開動前進。

將軍興高彩烈。

『噲，孩子，你找到了金蛋嗎？』他問傑美。

『沒有，先生。』傑美正經地回答，『還沒有哩。』

『那太壞了，那太壞了。』那老紳士說着，把傑美身子中間的一只白盒子移到別邊去。

『你是否確信祇有從鵝子身上可以得到這東西？』他問道。

『什麼東西，先生？』傑美說，他的眼睛望着車窗外熙熙攘攘的行人。

『蛋。』將軍說。

『啊——是的，先生。』傑美含笑回答。

將軍笑不可仰；可是傑美覺得沒有好笑的地方，不知將軍有何悶葫蘆。

最後，他們到了傑美的住所面前。將軍扶傑美的母親下車，同時，授給她一只白盒子。傑美

正對着那兩匹挽車的灰色馬看得出神，別的東西他一概沒有看見。

『給你的孩子的。』將軍低聲說。

傑美的母親搖着頭。

『你這人，』將軍生氣了。一忽兒，他改用了婉和的聲氣說道，『我請你受了，夫人，老人家喜歡助青年一臂之力。』

將軍夫婦告了別，走進車廂，車子開動前去。傑美目送車子沒去；這時，他的母親把那只白盒子放在他手中。

傑美打開盒子，看見雪白的棉花上放着一只蛋。不過這只蛋與傑美在星期六那天所售賣的蛋

不同。那只蛋大而塗金，中央縛着一條黃絲帶。

傑美把那蛋拿了起來，覺得份量很重。

『你想那是什麼東西？』他說。

『把那絲帶解去。』他的母親說，她目光銳利，看見蛋殼上有一條微縷，顯的是一個縫口。

傑美把那黃絲帶解去，那蛋的上半片開了開來，蛋內赫然露出幾個金幣來，光芒射人——五塊錢一個的金幣一共五個。

『啊！』傑美喊了一聲，蹲下去坐在石級上，驚喜交集，透不出氣來。兩塊金幣之中夾着一條白紙，傑美把那紙頭拿了出來讀着道：

『敬贈金蛋一枚，尙希

晒納。

老鵝敬條。』

將軍的悶葫蘆終於給傑美打開了。

七

他們要看見的是什麼

在一所醫院中，十個盲目的孩子們，眼上包着布，他們都受了那位著名醫士的診治，心中都希冀着在眼上的布拿開以後，得以重見光明。

那位眼科專家曾經對院長說過：『我的診治並不是要獲利，每四個病人中我只拿一人的錢夠了。如此辦法，有錢的人可以爲那些貧窮者代付

些錢。請你把城中沒錢的盲童帶來，我就可診治他們。與上帝同工做那件使人得見光明的事，的確是一件最快樂的事啊。」

那位專家就這樣把那十個盲童的眼睛開了刀。看護們也照料他們特別的週到，並且很希望他們都得重見光明。

一個孩子說：『我喜歡能夠看見我的一隻小狗。希望牠與我同臥在此，你也會喜歡與牠玩的。』還有一個孩子說：『我喜歡看見一座山，父親曾帶我上山，那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一定是很大的東西啊！』

馬利亞說：『我喜歡看見我所常去的禮拜堂

，那邊我可以看見我的先生，一禮拜中最有趣的時候，就是在那裏念書。」

醫生看見愛麗絲不說話，就問她：「愛麗絲，你喜歡看見甚麼？」那個跛而盲的孩子回答說：「我不敢希望甚麼，因為我所希望的太奢了，醫生！請你不要笑我。但是我希望看見我母親的笑容。我曾感覺到她的面，也知道她的確笑的痛快。所以我希望能看見她的笑容。」

那位仁慈的醫士不禁流下淚來，因為那孩子大半是沒有希望可以重見光明，那是使他十分失望。

二禮拜以後，那醫士從外邊回來，與看護談

起那些孩子們的眼睛。看護回報說：『約翰能看見得很清楚。』

『愛麗絲呢？』那醫生問，『請你告訴我，她能看見了。』

那看護回答說：『只有一點兒能看見，也許今天又進步些，她正在等候着你。請看，她很注意你哩！』

醫生笑着，很和氣的俯着腰對她說：『有什麼話要說？可愛的。』

她用手拉住他，叫他再接近些，輕輕對他說：『我第一次開眼的時候，母親正是在此，並且，雖然看得不十分清楚，我卻看見了她的笑容。』

醫生啊！那種笑容正像日光照到我的窗內，我現在十分的快樂，因為我現在得見光明了！」

八

兇

兇手

(從 Potted Stories 中譯出)

手

老紳士從他的鄉居出發到倫敦去，走上頭等火車，看見一個青年坐在一隅，身子縮成一團——面色慘白，手指亂動，流露着心神不寧孤寂絕望的神氣。

一刻鐘的時間在沉默中過去。後來老紳士實在忍耐不住了，側過身子去，開口說道：「我覺

？』 得你好像有什麼困難的事情，不知我能否幫助你

青年對他上下打量着，看見眼睛（按指老紳士的眼睛）之中含着慈愛之光，面容端莊慈祥。

『沒有人能夠幫助我；不過——不過，你是與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們永不會重逢，我不妨把我心頭鬱積着的東西向你傾吐，不知你願意聽嗎？』

『極願一聽，講你講吧！』

毫無隱諱的歷述最初在店中侵吞公款——數目不大，後來他的一個惡友引誘他做了許多更壞的事情，最後，那惡友強拉他同去行劫，把事主

殺害，同黨三人之中兩人被逮，他幸得逃脫。那兩個人大概要被判處絞刑。盜黨的義氣——他們倆不會把他的姓名供出來。懊悔不已，終夜睡不着，想起：自己逍遙法外，同黨身受絞刑或是無期徒刑，良心上覺得非常對不起。那兩個同黨中的一個是和他一樣的青年，受惡友的引誘。不過，這些事情當然是不能解釋的；有罪或是無罪——逍遙法外或是去受絞刑。此刻跑去自首，某法官是素以峻厲聞名執法如山的。

老紳士屏息靜聽。青年講倦了，沉倒下去。長時間的沉默。老紳士說：『在我看來，你在道德上沒有犯罪。你的真正罪名祇是侵吞公款』

。我相信某法官如果知道了這種種的情形，一定也是這樣想。我勸你把真情當庭供述出來，好像你現在對我講的一般。」

青年——「啊，對你講是無妨的——你是一個慈悲明亮的人，我好像在對我最親密的朋友講話一般。」

火車行近倫敦。「現在你答應我，你得把真情當庭供述：儘管放心，那法官一定會寬赦你。不要憂愁，到外邊去散一回步，儘量飽食，安心睡覺，明天准時到庭。」

青年——「聽命。謝謝你，先生。」伸出手來——可是連忙又放了下去。老紳士伸出手來。

「你以為我不願意和你握手不成？錯了，錯了；你剛纔講的一番話，已經證明了你不是兇手。」

法庭，次日。青年入被告席。戰慄，自覺沒有把真情供述出來的勇氣。最後擡起頭來看法官的面孔——認出就是頭等車中的老紳士！

從容地把真情供述了出來，心知法官已經知道真情，即使他供述得不完全或是口齒不清，也不致使法官臨時變卦。一個已經明白真相的朋友在聽他的供詞——就是現在在審問他的法官。

我們和上帝的關係也是如此。
(德明譯)

九

妬妻

(意大利格拉齊尼 Grazzioli 原著)

比薩年鑑中有奇格利爾摩格利麥爾地的名字，他是從熱那亞地方遷到比薩來居住的。他那時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囊中羞澀，住在陋巷之中；可是他省用積蓄，又有幾分才能，所以不久就積起幾個錢來，出借於人，盤剝重利。他這樣的省用積蓄，不多幾年，已經變成富人。他獨居無侶，終年矻矻，錢一天增多一天，到了後來，他的錢堆積如山，可是，他抱定『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爲也」的宗旨，無論他的朋友有什麼急難，他都不肯拿出一個錢去救濟。因此，他爲人所不齒，卒罹悲慘的結局。一夜，他和幾個同志——守財奴——在外面吃飯，深夜回家，途中爲暴客所襲，胸部受刀創，慘號奔逃。正在這時，天上忽然雷電交作，風雨驟至，那守財奴便更覺不支，急欲找得一個躲避之所。他在雷電風雨之中奔了一會兒，最後看見了一所屋子門戶洞開着，便不待主人許可，踉蹌衝了進去。這個屋子原來是一個名喚法齊窩的金匠所居，這時，他正在做化學試驗，預備把鉛錫等不值錢的東西煉成金銀；他所以把門扉敞開着的緣故，是要讓空氣進來，

使鉛錫容易鎔化。當時他聽得腳聲，轉過身子去觀瞧，看見是守財奴奇格利爾摩格利麥爾地。他詫異地問道：『朋友，你深夜到這裏來，有何見教？』『啊！』守財奴回答道，『我爲暴客所襲，受了刀創；我不知道那襲擊我的人是誰，更不知道他爲什麼要襲擊我；』說罷，倒地而死。

法齊窩看見他倒在地上，大爲驚駭，一時木立不動，不知所措。一會兒，他神志稍定，僕下身子去推他醒來，原來他以爲那可憐的守財奴是因爲沒有吃飽東西以致脫力暈倒的。可是後來他看見了那守財奴胸上的刀創，又摸得他的脈搏已經停止，他纔斷定那位不速之客已經到天堂上去。

了。他跑到門口，預備跑出去喚鄰居們，卻看見電光閃爍，風狂雨暴，便退縮了轉來。這時，他的妻子碧潑和他兩個學生子到他的丈人那裏去了，原來他的丈人這時也臥病垂危。這時，法齊窩忽然改變宗旨，把門關了起來，然後在死者的身上搜索着，搜得四塊金幣和一串鑰匙。

法齊窩看那些鑰匙的形狀，有的是開大門的，有的是開房門的，有的是開錢庫的。他平日聽得人家說那守財奴家中藏着許多金銀財寶。此刻他得着了那一串鑰匙，自然沒有把那發財的機會交臂錯過之理。他自言自語道：『爲何不立刻到他的大本營裏去呢？我敢斷言他的家中一定積錢

如山。我爲何不祕密地把牠（指錢）搬運到我家中來呢？我想沒有人會發覺這事；外面雷電交作，而且是在深夜，人們都熟睡着。那暗殺這可憐的守財奴的凶手這時一定已經遠遁，不會注意他的仇人躲避在那裏。所以我祇要自己不洩漏祕密，誰會知道守財奴格利麥爾地死在我家裏？這真是飛來的橫財。如果我把這事從實告訴人家，人家一定要疑心我謀財害命，把我捉將官裏去受審；那時我還辯白得清楚嗎？一個人一入法官之手，就難望生還，所以，總以不入他們之手爲是。那末，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常言道，「幸運常應勇者；」那末，我應當放出勇氣來，既可救貧，

又得免刑，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他自言自語的說了這些話之後，就把那一串鑰匙小心地放在懷內，披上一件皮衣，戴上一只垂邊的大帽，遮住半個面孔，然後拿了一盞燈籠，冒雨出門。守財奴的住所離開他（指金匠）的家裏不遠，所以他不久就到了那裏。他從懷內掏出那串鑰匙來，把最大的兩個鑰匙放在門鎖上試開着，竟把門打開。當下就跑進屋子裏去，把密室找到，用鑰匙把兩重門開了開來，走進密室，看見裏面放着一只大櫃子。那櫃子封鎖非常嚴緊，他費了許多時候，纔把它開了開來。那大櫃子開了開來以後，兩只較小的櫃子映入眼簾，那兩只小櫃子也一般

的嚴扃着，他也費了許多時候，纔把它們打開。那兩只櫃子開了之後，寶藏畢現眼前！一只櫃子中裝滿金環。金鏈。珍珠。和其他種種的飾物。另一只櫃子中放着一袋一袋的金幣。法齊窩看見這許多財寶，大喜欲狂；可是，他很知利害，把環鏈珍珠等物放棄不取，說道：『這些東西人家認得出來；我祇拿金幣。』當下他拿了那一箱金幣，悄悄的離開那屋子，在風雨之中奔回家去，途中未遇一人。法齊窩到家以後，把那寶箱放在穩妥的地方，動手處置那守財奴的屍首。他把那屍首移到地窖之中，在地上掘了一個六尺深的穴洞，把屍首放下去，然後仍用磚石蓋覆，回復原

狀，使人看不出那地方曾經攪動過。屍首埋葬以後，他就打開那櫃子來，把金幣數着；每袋三百個金幣。他把那櫃袋焚化滅跡，並把鎔鍋·風箱·和鉛錫·等物一起焚化，因為他已經不需這些東西了。這些事情做畢之後，他就上牀就寢。

這時，風雨已經稍止，東方已經吐白。法齊窩忙了一夜，身子疲乏極了，所以一直睡到次日黃昏時候，纔被晚禱鐘聲催醒。他起身以後，跑到外面去觀察動靜，卻未曾聽見人家談起守財奴失蹤的事情，心中暗稱得計；第二天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人家因為連日不見那守財奴出來幹事，開始詫異起來。又過了幾天，那守財奴的

消息仍舊杳沉，於是，就由法庭遣派法警去開他的住宅的門，進去察看；那班法警開門走進了那屋子以後，看見裏面的東西毫無移動，一切陳設珠寶書籍等物都在原處，於是疑心盜劫的一點便不成立。接着，法庭張揭告示，說有人尋獲該人（指守財奴）者，無論生死，一律重賞。可是三個多月匆匆過去了，而那守財奴的下落仍無人知曉。這時，該地與熱那亞宣戰，便無暇繼續查究那事，就把格利麥爾地的東西沒收入官，了結公事；可是，有一點是他們所深以為怪的，就是那守財奴家中珍珠寶貝雖多，卻沒有一個現錢。

同時，法齊窩默觀動靜，暗自得意。自此以

後，法齊窩就和他的妻子兒女度着幸福的生活。他不敢把他那橫財飛來的事情告知他的家人；要是他能這樣堅持到底，便不至於後來身亡家破。一天，法齊窩對他的朋友們說預備到巴黎去繼續他的煉金工作。他深恐人家疑心他何以忽然有錢上那繁華的巴黎去，便把一方田地向人典押了一百塊錢；那一百塊錢半數由他帶在身上，半數留在家中。他的妻子深恐他一去不返，她和她那些弱小的子女將無以為生，所以痛哭流涕，不放他離家遠行。他極力撫慰她，對她說不久就要回來，那時一定滿載黃金而歸；可是仍屬無效。法齊窩平日深愛他的妻子，不忍看她那時的痛楚之狀。

，便決意把他那發橫財的事情告知她。一天飯後，他把她領到他埋藏金銀的祕室中去，先把那事情經過對她細說，然後把櫃子打開，金銀纍纍，閃爍眼前，把法齊窩的妻子看得目眩神搖，驚喜交集，不再阻止她丈夫遠行。

次日早晨，法齊窩登船啓程。一路風平浪靜，不久，船開到了馬賽，乘客紛紛登岸；法齊窩把他所攜帶的化學器械擲入海中，然後登岸，前赴里昂。他到了那裏，把他所攜帶的幾袋金幣分存幾家銀行，然後寄信給他妻子，告訴她說他已經把錢存入銀行，打算不久就回到比薩來。法齊窩果然不久就回到了家裏來。消息傳出，法齊窩

煉金已告成功，滿載而歸；當下，他的親友們紛紛跑來向他道賀。

法齊窩既成鉅富，而且騙信了外界的人說他那些財富是他的化學試驗的成績，於是便想享受清福起來。當下他買地營屋，廣置婢僕，起居奢侈。他的妻子自經這暴富以後，不免生虛驕之心，時常邀請朋友們到她家中來觀光，以示今昔之別。一次，她邀請一個老婦和她（指老婦）的女兒到她家中來小住；爲了這一件事，後來竟演成身亡家破的慘劇。

古人說：『福兮禍所伏，』看了後來法齊窩因暴富而致身亡家破，便信此言之不謬。上面我們

講到法齊窩的妻子邀請一個老婦和她的女兒到她家中來小住。這個老婦的女兒美麗可人，法齊窩看見了，神爲之奪，便想把她勾引上手，這也是飽暖思淫，必然的道理。當下他用計把她勾引上手。最初，他們兩人私下幽會，他的妻子並不覺察。可是，後來他們膽大起來，不免露出形跡。法齊窩的妻子察知真情，不禁妒火中熾，和她丈夫哭鬧，對她那位年輕的女友尤其辱罵不留餘地，心中又責備自己不該引狼入室。一天，她乘法齊窩出外的時候，把她，那個女友驅逐出門。法齊窩回家以後，知道他的妻子把他的情婦驅逐出門，大爲憤怒，返身出去，把他的情婦找到，繼

續過他們的曖昧生活。自此以後，夫妻二人每日勃谿，家庭幸福蕩然無餘。後來法齊窩索性離家不返，和他的情婦在外逍遙作樂。他的妻子妒憤絕望之下，決心去把她丈夫暴富的實情告官。當下她跑到縣官那裏去，把她丈夫暴富的前後經過告知縣官，並且領導衙役到守財奴埋葬的地方去，把守財奴的骨骸發掘了出來。接着，縣官遣衙役到法齊窩所營的金屋中去，把他和他的情婦雙捉將官裏去。縣官當即審問法齊窩，法齊窩不答一語。於是，縣官就命衙役去把法齊窩的妻子帶庭到法庭裏面來。法齊窩看見他的妻子走進法庭裏面來，大喊一聲：『完了！』接着對她說道

：『我愛你過度了，以致有今日的事情；』當下他就把他暴富的實情向縣官供述。縣官不相信他所供述的話，堅說他謀財害命，威嚇他說，如果不從實招供，就要用刑逼供，可是，他堅執前供，於是，縣官就命衙役用刑，法齊窩受不住痛苦，便委曲承認謀財害命（縣官處以碾殺之刑，縛犯人於刑車上而碾殺之）。並沒收他全部的財產。守財奴格利麥爾地的遺骸另行擇地安葬；把瑪提麗娜和她的老母逐出金屋，回到她們的敝陋的故居中去居住；法齊窩家中的東西被搬運一空。碧潑從法庭中回到家裏，四顧蒼涼，婢僕星散，祇有她的子女們仍在那裏。她痛悔萬狀，拉髮

悲慟，可是已經『悔之晚矣』。

那個新聞一會兒就傳遍比薩全地，人人都驚異不置，——他們對於法齊窩『謀財害命』的行爲固然深爲駭異，而對於他的妻子的忍心害夫則於駭異之外加以嚴咎。甚至於她自己的親戚和朋友們都一致痛責她的行爲。

妒

妻

次日，刑吏把法齊窩押上刑場，先把他放在刑車上碾斃，然後更把他的頭斬去，暴屍示衆。碧潑在家聽到她丈夫正法的噩耗，頓時起了一個決心，忽忽牽了她的兩個孩子，向刑場走去，一路的人咀罵着她。她跑到斷頭臺旁，看見她丈夫的屍首橫陳其上，心痛如剗，走上斷頭臺去

，兩個孩子跟他們母親上來。她到了斷頭臺上以後，伏在她丈夫的屍身上痛哭着，臺下的觀衆喊道：『現在到了這個地步，她倒哭起來了！那是她自己所做下的事；她喜歡如此，所以讓她去悲慟！』這時，那心痛欲絕的婦人拉散了頭髮，握緊拳頭在面孔和胸膛上亂擊，同時，把她的沸熱的嘴唇緊貼在她丈夫的冰冷的屍體上。一會，她命她的兩個孩子跪下去和他們的父親接吻；觀衆看到這種慘象，怒氣全消，紛紛墮下淚來。那婦人乘她的孩子跪着和他們父親的屍身接吻之際，從胸口上拔出一把利刀來，把他們戮死，臺下的人正想跳上去奪下她的兇器，她卻已經把利刀照

準自己的胸部猛戮進去，倒在她丈夫和孩子的屍體上。

十

旅行家的徬徨

(法國蓬那文圖神父原著)

一天，一個旅行家到了一個疑難不決的境界。原來他面前有兩條道路，他不知應走那一條。一條路看去寬大平坦，綠茵鋪地，樹木夾道，風景明媚，令人愛慕。另一條路上的景象卻完全相反，道路崎嶇，荆棘遍地，令人生畏。旅行家躊躇良久，就決定主意，走那條康莊大道。他正要

走上那條路去，忽然一個陌生人急急奔了過來，口中喊道：『當心，別走那條路！那條路上盜賊如毛，你如果走那條路，那末，就要落入暴徒的手中。那別一條路雖然崎嶇難行，卻是平安無險。』那旅行家究竟走那條路呢？他應否相信那陌生人的話？他不疑心那人欺騙他，或者那人自己受了人家的欺騙嗎？在這種困難的處境中，我們看他如何處理。『這人的話或者是真，或者是假。如果是假的話，而我走了那條崎嶇不平的路，那末，我受了許多辛苦，費了許多時光，結果折回原處，這種犧牲是太大了。可是，如果他說的是真話，而我走了那條寬大平坦的道路，那末，

然是自投陷阱。最妥當的辦法還是聽信那人的告誡。『當下他就決定意思，走那條崎嶇不平的道路，安抵目的地。』

十一

不失信的人

一天，一個西班牙人與一個摩爾學生談話，忽然間，因為宗教的意見不同，爭論了起來。

西班牙人說：『我的上帝不要像你這樣的人生存在世間上。死罷！你這畏怯者！』他便把他殺掉，把屍體委在道旁。

那西班牙人殺了人以後便逃走。但是恰巧有一班學生走過，他們就去追趕他。他知道曲折的路徑，忽然把身一隱便跳進一富商摩爾人家中去。那家主人，年已老，但很愛惜花卉，他正在培養美麗的花時，那殺人者便上前去跪下說：『在我發怒時，我殺了一個人，因為他不愛上帝。在門前有一班人要捉我，請你救我一命。我似乎沒有做錯事，我求你救我一命。』

老年人說：『若是你做錯了事，你應該受罰，但是，最好不要圖報得太快，我從這樹上摘下
一枝桃子，你我可以同食，這樣，你可知道我的
保護是可靠的了，你且留在此，晚間我還須再來

看你一次的。」

那老人說完了話，就把花園的門關了，自己到那邊走廊下一坐。正在那時，外邊人聲鼎沸，越走越近，他們來叩他的門，僕從們就開了門讓他們進來。

那老人說：「你們到此有何事啊？」

「我們帶着你兒子的屍身，你的獨生子：」其中一個學生這樣說，「因為他被一個西班牙人所殺，地點離此不遠啊，讓我們把屍身放在此處，你可以與我們同去尋那殺人者。」

那老人並不說甚麼話，他讓他們去了。後來他一人在房間內，雙手遮面，因為那死者是他生

平最喜歡的兒子，凡知道他的，都尊敬他愛他，可是那殺人者此刻正是在他自己的園子裏。祇要他說一句話，他的侍從即可把那殺人者治死的。

『他是否把那人治死呢？』但是，他已經應許過那人不殺他而給他生命與自由。他倆已經一同喫過東西，再想要報仇是不行了。因為他是個自尊的摩爾人。整天的功夫在自己房中踱來踱去，朝外望去是風雨交加的海面。在他自己的靈魂深處也有那大風波在擾亂他。

別人不知道，以為他是替他兒子悲傷，他們說：『看啊，他真愛他的兒子，他替他的兒子哭泣，如同母親哭泣一般。』

晚上到了，他便叫他所有的僕人到他的房中，他說：『我希望一人獨自在悲傷。』當他們都散去了，他便把花園的門打開，說：『你稱你自己是基督徒麼？但是，你在憤怒時卻把我的兒子殺掉。他的屍體現在放在我的房中，你原應該受重罰的；但是，我倆曾經同食過，我應許了你的話，我不反悔的。我把你交付你自己的上帝，他自己會辦你的。』

他全身顫動着，就領那青年到街上去，讓他騎自己的快馬，逃跑了。

『去，』父親說，『去的遠，晚上是很便當的。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好的。我感謝上帝，

我可以不必擔着像你這樣的重擔。悲傷是比罪孽容易背負呢？我的兒，他可與日月爭光，如紫蘿蘭之香，玫瑰之美，如熱天的涼風，你把他殺了，但是，不能把他的影像在我心中除滅。那是屬於我的。去罷，希望你的怒氣不再使你破壞上帝的律法，去罷。」

那快馬去了，那老人立在他兒子棺架之旁，說：『你還是比那殺你者來的好啊！同時，我也保守了我所教訓你的信仰。』

十一

牧童

在那麼一個美麗的早晨。

我獨自在山麓下一塊草坪上徜徉着，只帶有一本濟慈的詩集在我的身邊。晨曦有如處女的眼睛，在半掩的雲隙裏偷視大地。田蛙有如那倨傲的詩人，蹲踞於水田裏縱聲吟唱。牧童把他的牛放在一個泥潭邊，自己卻抱膝坐在石碑上隨口呼嘯；農婦捲起了袴腳，彎着了腰，在田裏來回地拔着秧苗。

我開始感到都市上爭權奪利者的無聊，我深深地感到自然的美和我們上帝的偉大！

我仰天深長地吸了幾口清氣，便在微濕的草地上坐下來讀我帶來濟慈的詩。牧童不時偷偷地

掉過頭來望我。呵，牧童，我在你心裏是怎樣的
一個人物？

這天真爛漫的孩子，在他樸素的心靈裏不曾
體驗過有什麼文藝家，但他只無聲地謳歌着自然
，這高貴的詩人的心情卻要叫那些自命才子的作
家羞煞！

我想走近前去在他額上覆上一個吻，卻怕這
反而要引起他的誤會。我想跑過去和這可愛的牧
童笑談，卻怕他要不理睬我！

濟慈的詩句引不起我的注意，我注意的是這
聖潔的靈魂，這活潑的小鴿子，這無識無知的牧
牛孩童！

但是，我偶然想到：也許，不久他便要被社會教壞罷？他將慣於欺詐。假偽。殘忍，一如我常遇見的那些流氓。啊，啊，我真想把這罪惡的社會搗碎！

我默禱於上帝之前：

現實的社會如一個污穢的泥坑，美麗的小白花投入這裏面將染上遍身的污泥！我願上帝祝福我們，在急流裏我們不致跌倒，在污濁中我們能夠自持！天真將永不從孩童心裏消滅，小白花將永保着他的美麗！上帝，我們唯一親愛的上帝：這麼一個小小的要求，我誠懇地盼望可以蒙你接受！阿們。

帶着野花的芬芳的空氣，在我身旁纏繞。那悠然地默坐在石碑上的牧童，向我微微地露着天真的淺笑。

十三

互相勸慰

(法國服爾德 Voltaire 原著)

大哲學家錫都西一次對一個悲哀憂鬱的婦人說：『夫人，英國王后，亨利六世的女兒，和你一般的不幸。她身受放逐，在海上幾乎喪了性命，更眼見她丈夫在斷頭臺上斷了氣。』
『我替她可憐，』那位貴婦說了，又訴起她

自己的苦命來。

『可是，』錫都西說道，『請你聽瑪麗斯圖亞特 (Mary Stuart，十六世紀蘇格蘭王后) 的身世。她熱愛 (可是是她的愛是最純潔的) 一個多才多藝的樂師，他彈低音四絃琴彈得真是不錯。她的丈夫當着她的面，把那樂師殺死。後來，被她的親戚兼密友的那自稱為處女的伊利薩伯 (Elizabeth) 王后所幽禁，在獄十八年，最後在斷頭臺上受刑。』

『那慘極了，』那位貴婦說着，旋又訴述她自己的不幸的身世來。

『也許，』那安慰她的人說道，『你聽見過

那不勒斯 (Naples 意大利名城) 的美女瓊恩的被處磔刑罷？」

「我隱約有些記得，」那貴婦說。

哲學家接下去說道：「我講給你聽，一個王后的事蹟。據我所記憶，他在晚餐後失了后位，死在荒島之中。」

「她的全部歷史，我都知道，」貴婦回答。

「那末，」錫都西說，「我來講給你聽一個從我研究哲學的公主的遭際，她和一般尊貴美麗的公主一般，有一個情人。她的父親（即國王）在她和她的情人幽會之際突然闖入，那青年驚惶失措，國王勃然震怒，舉起手來用足力氣在那青

年的身上重擊一下。那青年拿起一副鉗子，猛擊國王的頭顱，頭破血流，極力施治，方獲痊愈，但是，傷痕至今深深的留着。公主羞懼交加，躍出窗外，跌傷脚骨，從此變成癱子；雖然她別的部位仍然美好，可是終究是美中不足了。公主的情人因擊破國王的頭顱，被判處死刑。你可想像得到公主於她的情人被押上斷頭臺去的時候悲痛到如何地步。我每次到獄中去探望她，她總絮絮的對我講着她的不幸的身世。」

『那末，你爲何不許我想着我的不幸的身世呢？』那位貴婦說。

『因爲，』那哲學家說，『你不應當想它；

而且那許多王后·公主·的身世也都這樣不幸，那末，你正大可自慰了。請你想着希寇白 (Hecuba)，荷馬史詩伊里亞 *Iliad* 中身世不幸之婦人)，——想着妮奧白 (Niobe，希臘神話之王后曾以有子十二人自誇，雷託 Leto 僅有二子，妒而盡殺其二子，妮奧白大為哀痛；後世用以指喪失親人終身哀痛之婦女。)

『啊！』那貴婦說，『要是我生在她們的時代，要是你把我的不幸的身世講給她們聽，以圖安慰她們，你想她們會聽你嗎？』

次日，哲學家喪了他的獨生子，哀痛逾恆。那位貴婦倩人把古今所有抱喪子之痛的帝王們列

爲一表，拿到哲學家那裏去。他閱看着這張表——看到那上面開列的毫無錯誤——可是他禁不住涕淚滂沱。

三個月之後，他們邂逅相遇，他們互見對方的興高彩烈，就交相驚異。爲紀念這件事情起見，他們建立了一座石像，上刻：『獻給慰藉者。』

十四

一雙舊拖鞋（阿刺伯故事）

在昔報達城中有一個鄙吝的商人，名喚阿蒲喀杉坦蒲利。他雖然饒於資財，他的衣衫卻檻樓

不堪，衣服的顏色已經爲垢污所掩而不復能辨。可是他全身裝束之中最堪注意的要算是他那雙拖鞋（註：鞋底上釘了許許多多隻數的大釘，鞋面上東補西縫，好像那歷史上有名的船亞果號（Argo），按此船以碎木片造成）。在這雙拖鞋的十年生命史中，報達城中所有手段最高明的皮匠已經用盡了他們的本領把他補縫攆來，他們所有的方法也無非是用皮一次一次的加上，到了後來，那雙拖鞋比什麼東西都重了，牠竟因而出了名氣，凡是人家要形容一件東西份量之重，就把那東西與喀杉的拖鞋相比。

一天，這位商人在城中的大市場上緩步行走

，有人上前來向他兜售大宗玻璃器皿，他盤算着有利可圖，就把那些玻璃器皿買了下來。幾天之後，他聽到一個香料商營業失敗，宣告破產，其所有貨物都給債主們拿了去，祇剩下一些玫瑰花露，急待脫售，喀杉利用那人的燃眉之急，把那香水照原價一半買了下來。他做了這兩筆獲利的交易以後，心中非常高興。本來照東方商人的習慣，貿易獲利以後，就要張筵請客，可是喀杉心想與其化了自己的錢給他人受用，不如自己受用一下，因此，他就決定去洗個澡，——洗澡對於他是一樁奢華的事情，他已經許久未曾洗澡了。

在他脫衣的當兒，他的一個朋友，至少是一

個假意認他爲朋友的人——因爲守錢虜是難於交到真實朋友的——對他說，他那雙拖鞋使他成了全城的人的笑柄，他非得買一雙新鞋不可了。

『我好久想買了，』喀杉回答說，『可是我這雙舊拖鞋不會壞到十分，還可以穿一時哩。』說着，他脫完了衣履，跑到浴室裏去了。

在這當兒，報達城中的判官也到那澡堂裏來洗澡。喀杉比判官先洗好澡，跑回更衣室中去穿衣服。他到了那裏，看見他的拖鞋已經不見，卻有一雙新拖鞋放在那裏。守錢虜想那一定是剛才那位朋友送給他的了。當下他就穿了那雙新拖鞋，興高彩烈地跑出澡堂來。

一會兒，判官洗澡也竣事了，就由他的奴僕們到更衣室中去拿衣履。他們走進更衣室，拿了衣服，卻不見了拖鞋，遍找不得，同時，他們發現一雙破鞋，一看便認識是喀杉的鞋。當下他們就去報了警士，警士拔步去追捕竊賊，不多一會，就連人帶賊捉了回來。判官掉換了拖鞋以後，就把喀杉放到監牢裏去，後來判官罰了他一筆鉅款，方纔釋放了他，以懲其平日『爲富不仁』。

喀杉回家以後，痛恨那雙拖鞋害他身繫縲紲並且損失鉅款，拿起那雙拖鞋來把牠擲入他家窗下滾滾流着的底格里斯河中。幾天之後，有幾個漁夫在河畔釣魚，收網時覺得比平時重了許多，

把網提出以後，發現喀杉的拖鞋在那裏面。拖鞋底下的鐵釘把網鉤破了多處。漁夫心痛喀杉的拖鞋鉤破了他們的網，遷怒於喀杉，照準喀杉屋子的窗（窗開着）把拖鞋擲將進去，那拖鞋不偏不倚恰巧落在那裝香水的瓶子，瓶破水流。

喀杉當時的憤恚痛心可以想見。他呪咀着他的拖鞋。他拉着頭髮，罰呪說，他不再讓那拖鞋來害他了；說着，他拿了一把鋤，走到園子裏去，掘了一個洞，把那雙拖鞋埋在土中。

一個素來與他有隙的鄰人瞥見他在掘地，就跑去報告總督，說喀杉在園子中掘得了寶藏。總督聽了那個報告，貪慾大熾，當下就差人去把喀

杉傳喚到他面前來。守錢虜力辯並未發現什麼金錢，他只是埋在埋藏他的拖鞋。可是總督總是不信，到底喀杉又付了一筆鉅款，方始重獲自由。

我們這位老朋友心痛到了極點，跑到城外去把那拖鞋拋入水道中。拖鞋在水道中飄流着，流到水道最狹窄的地方而停止不前，水道爲之阻塞。後來管理水道的人找出了水道所以不通的原因，就把那障礙去除了，使水道恢復原狀，然後拿了喀杉的拖鞋到總督前面去報告一切。喀杉又被逮捕下獄，後來付了比前次更重的一筆罰款，方得出獄。總督得到了罰錢之後，假惺惺的說他不要人家的一些東西，把喀杉的那雙寶貴的拖鞋發

還給他。喀杉這次決計把那雙拖鞋焚掉，以絕後患。喀杉因爲那拖鞋浸透了水，所以先把它放在屋頂上曝曬。可是喀杉身上附着的惡鬼還要和他惡謔一次，那最後一次的惡作劇是最厲害了。

鄰家一隻狗跳上屋頂上來，看見那雙拖鞋，就用嘴把其中的一隻銜到屋簷邊去顛簸玩弄着。三個顛簸，那只拖鞋就從屋頂上落到下面的街道上去，不偏不斜，落在一個行路的女人的頭上。那女人除了頭破血流之外，又受驚嚇，竟因此而生起重病來。她的丈夫跑到判官前面去告狀，結果喀杉又賠償了醫藥之費等等。他回到家裏，拿了拖鞋，重新跑到判官那裏去。

「老爺啊，」他連哭帶叫的喊着，引得判官縱聲大笑！「老爺啊，請你看這害得我好苦的禍根啊！這雙拖鞋把我弄成了窮光蛋。現在我請求堂上出一道諭示，以後這雙拖鞋闖出什麼禍來，一概與我無涉。」

判官看他情狀可憐，就應許了他的請求。喀彬損失了鉅資，方纔學知了一個人不時常更換拖鞋的危險。

(註)

阿刺伯人以拖鞋爲日常穿着之鞋。

十五

獵人的奇遇

在一天假日，獵人到林中去打鳥。

他正在要放槍的時候，樹上有一隻老鳥哀鳴說：『獵人，請你不要放槍，因為我們的小鳥們都驚惶得很，而且有的也已經被你打死了。』

獵人說：『不行，我家中有兩個小孩，他們喜歡鳥兒，你若肯差下兩隻鳥兒來讓我帶到家中去，我就可以不再放槍的。』

那老鳥說：『很好，就照你的話行罷。』於是，獵人就背着槍回家去。在路上，忽然有一隻鳥兒從樹中飛落在他的肩上。

獵人很喜歡，以為那老鳥差遣鳥兒下來讓他帶回家中去，所以他對鳥說：『好小鳥啊！住在

我的籠中罷！』但是，那鳥兒帶着悲音說：『請你釋放我，我不忍離開我的老母，我告訴你，再走幾步，你必看見樹上有三隻香蕉，你可摘下帶回家去給你的孩子們喫。請你讓我回去罷！好獵人，可憐我，讓我回去罷！』

獵人想了一想，說：『好，你可以安心的回家去。』

獵人走了幾步，果然看見樹上掛着三隻大而且黃的香蕉，他摘了下來，嗅着香蕉的香味，口中直流涎沫，就喫了一隻，他覺得那香蕉的皮如同皮革一樣，就用牠做了一隻皮篋子，後來又很高興的往前走。

走不多時，又有一隻鳥兒飛在獵人的頭上，他以為這次他可把那鳥兒放在鳥籠中給孩子們玩耍了。但是，那鳥兒說：『請你釋放我，不要關我在籠中，因為我不忍離開我在林中的母親，前面有一棵樹，樹上掛着三個桃子，你可以摘下來送給你的孩子們。』

獵人就把那隻鳥兒釋放了，雖然他不十分情願。他走了不多路，果然在樹上看見桃子，而且是三個又紅又大的桃子。他就都摘下放在他的袋中。

但是，桃味很香，獵人口中又覺得很乾燥，就喫了一個。奇怪，那個桃的核似乎發出光來，

他一看那並不是桃核了，乃是變成一粒發光的珍珠了。他快樂的跳了起來。就把那珍珠藏在他的香蕉皮篋子內。獵人心中很高興，因為他不但有香蕉和桃給他的兩個孩子們喫，而且有一粒珍珠可以送給孩子們的母親。他望望家門似乎還沒有到，便快步的走，因為天將晚了。他又對自己說：『那隻老鳥與那隻小鳥的確是良善而有法術的，可愛而又可奇啊！』他說完了那話，又有一隻鳥兒飛在他的頭上，那獵人料想不到有第三隻鳥兒會飛到他的頭上來，他便對鳥兒說：『小鳥啊！你有甚麼好的消息報與我聽？』那鳥說：『好獵人，你既然釋放了我的哥哥們，我特來報與你

聽一件好消息。你知道天將晚了，但是，離此不遠的樹上生着三個橘子，你千萬不要錯過，可以把牠們摘下來送給你的孩子們喫。」

果然，在前面的樹上掛着三個橘子，那獵人就摘下放在他自己的袋中。

不久，他到了家，把門鈴一按，家中就有兩個孩子跑出來開門，並且急切的問道：「爸爸，你捉着烏兒麼？」

爸爸說：「沒有。」

兩個孩子們哭起來了，但是，爸爸說：「不要哭，孩子們，烏兒今天不肯跟我來，但是，我有橘子·桃·和香蕉。」他一面說，一面抱起他

春

的兩個孩子。

他們很快樂，因為他們喫橘子的時候，看見有像金子的小核從他們口中落下來。母親也覺得希奇，並且快樂的說不出話來，因為她可以從此不再憂愁沒飯喫了。

獵人們家中現在有珍珠和黃金，他從此以後不再打鳥兒了。

十六

春

(美國費爾特 Eugene Field 原著)

一次，一個小孩子對他的祖父說：「爺爺，

那些花和那棵老橡樹談論着「死」，那是什麼意思？我天天聽見牠們談論，可是我不懂；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很奇怪的。」

那做祖父的人叫那小孩子勿再想那些事情；那些花說話很不留神，——牠們怎應該把這種奇想放進一個小孩子的頭腦中去？可是，那小孩子不從他的祖父之命；他愛那些花和那些樹，他每天跑去聽牠們談話。

石牆下的小葡萄樹聽見南風對玫瑰花說：「你現在在花枝招展，驕氣逼人，我向你求愛，你不理睬我；可是，你等待着，等我那性子暴烈的兄弟從北方來到，那時就要枯萎而死，都因為你不

聽我的話，不肯和我一同到我那在南海之濱的家裏去。」

小葡萄樹聽了這些話，沉思起來；她沉思了許多時候，然後去向雛菊請教，雛菊去把紫羅蘭請來，三種花商談了許多時候，結果都以爲那事是一個不可解的祕密。老橡樹看見了牠們：

『你們這些孩子好像有什麼疑難不能解決的事情，』老橡樹說。

『我聽見南風告訴玫瑰說她是要死的，』葡萄樹嚷道，『我們不懂那是什麼一回事。你可以告訴我們「死」是什麼東西嗎？』

老橡樹淒然微笑。

『我不稱它是死，』老橡樹說，『我稱它是睡——一場舒暢的長睡。』

『睡的味況是怎樣的？』雛菊問着，面上露出驚詫焦急之狀。

『你們須知道，』橡樹說，『我們過了這許多快樂的日子，開了這許多日子在花，暢飲了露水和日光，受了大地這許多的恩惠以後，我們覺得很疲乏而渴思憩息了。於是，一陣大風從北方來到，吹在我們的身上，使我們索索發抖。日光沈去了，露水沒有了，別的滋養食品也沒有了，我們情願睡覺了。』

『天啊！』葡萄樹叫道，『我不歡喜睡覺，』

什麼？叫我們離開這含笑的草地，這平坦的廣場，這些唱歌給我們聽的蜜蜂，和這些美麗的蝴蝶嗎？不，老橡樹，我決不願意去睡，我願意與風姨和我的小朋友們——雛菊和紫羅蘭——遊玩。

『我，』紫羅蘭說——『我想睡眠是悶損煞人的。要是我們永不回醒轉來，那可如何！』這句話引起了別的花木的恐慌，——老橡樹除外。

『不要怕，』老橡樹說，『你們一定會醒轉來的，而且你們醒轉來以後，那新生活比以前的生活要甜蜜快樂許多。』

『胡說！』荆棘叫道，『你們這些孩子不可相信他的話。你們一入睡，你們就死了；你們死了，你們就完了！』

老橡樹斥責荆棘；可是，荆棘反唇相譏，堅持異議，致使小葡萄樹，雛菊，和紫羅蘭，莫知適從，——相信老橡樹呢？還是相信荆棘？

小孩子聽到這一切的話，心中惑疑至極。死——這不可思議的睡眠——是什麼東西？死要臨到他——小孩子——的身上來嗎？他睡了以後，會醒轉來嗎？他的祖父不肯對他說明這些事情；也許他的祖父不知道。

漫漫長夏，陽光普照，鳥語花香，老橡樹俯

視花草，不看見牠們有何災難。小葡萄樹·雛菊·和紫羅蘭·終日嬉戲。蟋蟀·蚱蜢·和野蜂·加入戲耍，跳縱歌唱，好像在舉行狂歡會。祇有小葡萄樹和那些小花時時與老橡樹談論着那奇異的睡眠和回醒；荆棘對老橡樹所說的樂觀的話痛加駁斥。小孩子在那裏，聽到這一切的話。

一天，大風從北方來到。蟋蟀和蚱蜢倉皇地到石牆下的暖和的地洞中去。呼！呼！啊，大風吹得多末猛烈！牠（指大風）與牠的兄弟迥異；牠的兄弟性情柔和，牠遠遠的從南海來和羣花接吻，向玫瑰花求愛。

『啊，我們的末日到了！』荆棘叫道，『我

們唯有束手待斃了，我們完了！」

「不，不，」老橡樹高聲說道，「我們不會死的，我們是去睡覺。小花們，拿了我的葉子，睡在那下面，就不會冷了。你們醒轉來的時候，會發見那新生活比以前的生活甜蜜快活得多。」

那些小東西們確實很疲乏了。那睡眼來得正好。

「好在我們睡了以後是會醒轉來的，否則，我們就不願意睡，」紫羅蘭說。

那些小東西相繼入睡了。小葡萄樹最後入睡；牠在風中點着頭，極力提起精神，想等老橡樹閉了眼睛，然後入睡，可是最後終究支撐不住而

倒在牆脚下睡覺了。接着，老橡樹伸着他的疲乏的幹枝，朝着陰霾的天空和牠脚下睡着的那些小東西作最後的一視，然後也入睡了。

小孩子看見那一切事情，他要他祖父解釋給他聽，可是，他不肯講給他聽；也許他的祖父不知道。

小孩子看見雨雪之王騎着怒馬從山上衝下來，在田間·林中·和城內·馳騁着。大雪紛飛，朔風怒號。雨雪之王把小河抱到床上去，在他的身上蓋了一大幅雪被；於是，那在夏天裏跳縱嬉戲並講美妙的故事給花草們聽的小河也入睡了。雨雪之王雖然容貌猙獰，來勢洶洶，性子卻很仁

慈；他不去驚醒老橡樹和那些睡着的花木。小葡萄樹在牆脚下安靜地睡着，紫羅蘭和雛菊也是如此。祇有那性子頑劣的荆棘，雖然睡着，還在搖擺不停，好像做着惡夢，——牠該有惡夢。

在一個冬季之中，那小孩子思念着那些花，那小葡萄樹，和那老橡樹，心中懷疑，到了春天，他們是否會從睡夢中回醒轉來；他渴望春天來到，後來，春天果然來了。一天，日光從天上降下來，在草地上跳着舞。

『醒轉來，小朋友們！』日光喊着——『醒轉來，因為現在是春天了！』

小河最先響應。他睡了一個冬季以後，精神

春

振作，興高彩烈，從牀上跳了起來，在草地四處跳縱嬉戲。一天早晨，一隻小青鳥在籬笆上出現。牠喚着紫羅蘭。

『醒轉來，小紫羅蘭！』青鳥叫道，『我從遠處來到此地，你卻睡着不理睬我嗎！醒轉來，現在是春天了！』

紫羅蘭在睡夢中聽得鳥語，回醒了轉來。

『啊，多甜蜜的睡眠啊！』紫羅蘭醒後喊道，『這新生活多末快樂啊！歡迎，親愛的朋友們！』

一會兒，雛菊醒了轉來，新鮮美麗；接着醒轉來的是小葡萄樹，老橡樹最後一個醒來。鳥語

花香，春氣盎然。

『我睡得不舒服極了，』荆棘發怨言道，『我做了許多惡夢。那說是睡眠？實在是死！』荆棘永遠不再發怨言了；原來，正在那時，一隻四足怪物闊步走過草地，把那荆棘摘了起來，吞入肚內，然後闊步走了過去；那多疑的荆棘的結局真是悲慘！

『你說的是真話，親愛的老橡樹！』小葡萄樹叫道，『不是死，祇是睡眠——甜蜜怡神的睡眠，而這一醒更爲美妙。』

牠們都是這樣說——雛菊·紫羅蘭·橡樹·蟋蟀·蜜蜂，和那田間·林中·睡足而醒轉來的

一切花草昆蟲。牠們把經過一切對小孩子講着，小孩子聽着牠們。雖然那做祖父的人始終未曾對小孩子說明那些事情，小孩子卻從花木那裏獲知了他祖父所不知道的東西。

十七

鄉女的二種希望

那住在鄉間的鄉女希望的是：

她能嫁給一位白面的大學畢業生，不是留學也不妨，只要他能說英文，做大事，掙大薪水，她就心滿意足了。

她是一位有志氣的女郎，她的才幹也不錯。她會種田·擠牛奶·織布·紡線·和調理飯菜。她所做的比其他的一切的鄉女做的更好。

她的身量既結實，又高大。她的容貌也很美麗，她可不必用白玉霜，因為她的臉有自然的紅色，她的皮膚雖然不是十分白，但是乾淨而漂亮。

她說話清爽，做事直截，的確是一鄉之花。有人替她做媒，她說：『我不願嫁給農夫。』其餘的話她不多說。其實，她並不是輕看農夫，不過在她的性的要求上，似乎農夫的面與人格不能使她興奮，她很情願與農夫為友，但是不願

做農夫的妻子。

她常說：『我是農夫的女兒，我是農夫的妹子，但是，我不是農夫的妻子。』

有志者事竟成，我們所敬重的鄉女成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大學畢業生。他能說英文，能掙錢，也能夠幹大事。

鄉女滿意了。過了一年她生了一個兒子。

她希望她的兒子做甚麼？

這個答案有點奇特了。她不希望他做大官，或是做大商人。因為她現在對於名與利有點厭倦了。

她所希望於她兒子的是：

這個兒子長大成人，一定要有高大的身材，健全的精神，忠厚的心地，正當的宗教。

在城中是得不着那些的。她於是對她的丈夫說：『讓我們的兒子生長在鄉下，讓他騎馬，看牛，搖水車，捉魚，游水，和做其他一切鄉間的生活。』

丈夫不應許。

鄉女着急了，並且哀求。但是丈夫不肯，因為他說：『我要我們的孩子長大能說英文，能掙錢，能幹大事。做鄉下人是沒有出息的。』

鄉女說：『不然，城中的生活是反自然，是不健全，是枯索的。』

丈夫與鄉女爭了許久，終於不能把這問題解決。

鄉女的兒子就在城中生長，但是，據她說：這是她一生最失望的一件事——不讓兒子長在鄉間。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八

感恩的百獸

頌 義 譯

The Grateful Beasts (From the Hungarian, Kletke)

從前有一對夫婦，他們生了三個眉目清秀的兒子。只因家境非常窮苦，他們難以供養這許多孩子，真所謂家無餘糧的了。卻說，他們兄弟三

個倒頗有志氣，年紀雖小，都有出外謀生的決心。他們的母親先分給每人一個麪包，然後替他們祝福，他們兄弟三個就同日拜別了雙親，出外謀生去了。

福克是最小的兄弟，生得一副漂亮的臉龐，藍眼·美髮·面如冠玉，人品倒很不錯。自然他的二個哥哥對他都懷嫉意，因為怕他一個臉龐生得太漂亮了，會占他們的上風，獨自交了好運。

一日，兄弟三人同坐在一株大樹下乘涼。因為這時正是烈日當空，大家已走得疲乏了。福克不覺昏昏地睡着了，但是他的二個哥哥卻不曾入睡。福克的大哥對二哥說道：『你對於小弟弟福

克，有何處置的方法？他實在生得太漂亮了，容易引起人們的愛好，反而使你我相形見拙了。如果我們能把他除滅了，我們反而可以成功較快哩！」

福克的二哥答道：「我和你極表同情。我的計謀便是，先把他的那個麪包均分了，然後拒絕給他食物，連一點兒也不要分給他，直到他允許把他的眼珠挖去，或是把他的脚骨打斷。」

福克的大哥對於這個妙計，自然極端贊成。於是，他們把福克的那個麪包搶來分開吃了，同時，福克卻在熟睡中咧。

福克一覺醒來，已覺飢腸轆轆，不能再忍受

下去了，回過來想找自己的麪包充飢。但是，他的二個狠心的哥哥一齊喊起來說：『你這個貪食之徒，你在夢中竟吃完了你的麪包，還想再要吃我們的嗎？老實對你說吧，連一些麪包屑也不給你吃的。』

福克對於自己怎樣能在夢裏吃掉麪包，真個茫無頭緒。但是，他仍舊一聲不響，當日餓了一天，次日也不會吃什麼，到了第三天早上，福克已餓得忍無可忍，嗚嗚的哭了起來。他祇好懇求他的二個哥哥分給他一些麪包充飢。不料這二個狠心的哥哥反而揶揄他一番，把他們無理的謊言向他說了。福克只好向他們苦苦哀求着，他的大

哥最後惡狠狠地說道：『如果你肯讓我們挖去一隻眼睛，或是打斷一隻腳骨，我們纔肯給你一些麪包。』

福克一聽得這一番殘忍的話，心裏酸苦非凡，自然哭得死去活來，忍着飢餓，直到日午。這時他已忍無可忍了，只好允許把自己的左眼和左足給他的二個哥挖去和打斷了，他的左眼和左足現在果然被損傷了，然後他向他們討取了一小塊的麪包。福克不會吃了幾口，麪包便已完了，所以又向他們討求第二塊。

這次，福克哭得更其悲傷了，說是已餓得不可開交了。但是，這二個狠心的哥哥非但毫無同

情表示，反而又向他冷嘲熱笑了一番。所以福克祇好又拚死餓了一日。但是，一到夜裏，福克也不能忍受了。他祇好忍痛，讓他的兄弟把他的右眼和右足又割去了。他的酬報不過是一小塊麪包。

福克的二個哥哥既已將福克的兩肢和容顏摧殘了，竟讓他獨自呻吟在這一片荒野中，繼續上他們的旅途去了。

可憐的福克吃完了他的二個哥哥所留下來的
一些麪包，只是悽楚地哭着，沒一個人來安慰他。
。黑夜來了，但是現在福克已沒有眼皮可合了，
同時，也望不見什麼。他祇好徐徐地在地上爬行
着，不知道往那兒去。次日早晨，一輪紅日又昇

起來了，同時，福克也感到日光的熱灼，祇想找一個涼爽的蔭處，來給他苦痛的身子一點休息。福克盲目地爬到一座小山上去，躺臥在草原中，還道自己臥在一株大樹蔭下哩。但是，他並不臥在什麼大樹底下，他不過臥在一座斷頭臺上，同時，臺上正停着二隻烏鴉。一隻烏鴉對別的一隻說道：『在鄰近的地方，你知道有什麼希奇的東西呢？』

『我想是有的，』別的一隻烏鴉說道，『有許多東西在別的地方是找不到的。在我們的脚下，有一個湖。無論那一個在那兒洗了澡，會立地恢復他的健康，即使他已站在死神的門外。凡用

這山上的露水洗濯他的眼的，必立時變做和鷹一般銳利的人，即使他從小已經盲目。」

第一隻烏鴉答道：「但是，我的眼睛生成是再好不過的，實在用不着那樣的療治。只是我的翼翅幾年前受了箭傷，到現在還有些柔弱。現在我們便飛到那兒去吧，使我的康健可以早日恢復。」他們便一溜煙地飛去了。

這兩隻烏鴉的一番話使福克聽了滿心快樂。他忍耐期待着夜的來到，使他可以用些露水在他的盲目上。

最後黑夜果正臨近，一輪紅日已經西沉了。山上的青草因涼風的吹拂，已有些潮濕和露水了。

。福克將自己的臉兒伏在地上，直到他的眼睛潤濕着露珠。忽的他已能望見一切，比從前更清晰了。這時，那懸在空中的月兒正在照徹大地，使他可以望見那個療治百病的湖水。

於是，福克徐徐地爬到那個湖旁，把他的殘肢浸在湖水中。他的脚骨忽的復元，健步如飛了。福克的心裏自然感恩不盡，因為天使他得以遇着那兩隻烏鴉，同時，還能聽到牠們的密談。福克又把聖水裝滿了一大瓶，然後很愉快地上他的旅途去了。

福克走了不多的路，遇見了一隻野狼。只見牠很不自由地跛着一脚，彳亍地行來。狼一走近

福克的身邊，便很悽慘地叫起來。

「我的好朋友呀，」福克說道，「你不要悲傷，因為我可以立刻醫愈你的傷腳。」說完了話，他便把那瓶裏的聖水倒在狼的爪上。忽的牠的腳立地全愈了，在他的面前跳着。這感恩的狼對牠的恩人道謝了幾句，同時，還應許報他的恩，如果有用牠的地方。

福克仍上他的旅途，一直來到一井田裏。那兒他又遇見一隻受傷的小鼠，牠正很吃力地在用牠的後足爬行着，因為他的前足已被那老鼠打傷了。

福克仁慈為懷，對於這隻小鼠又生了惻隱之

心，柔聲和氣地安慰他。然後用那聖水把牠的前足洗滌了，忽的小鼠的二隻前腳已恢復原狀了。小鼠先感謝了這位仁慈的醫生，然後七跳八躍地往那田裏去了。

福克又繼續他的旅程，但是，他走了不多的路，便有一隻受傷的后蜂迎面飛來。這隻后蜂垂下一隻翅膀，因為已被一個殘忍的女孩裂做二片。福克一見這個樣兒，不禁又動了慈心，把他的聖水倒了幾滴在傷翅上。忽的后蜂的傷翅已全愈了她便對福克說道：『我很感激你，爲了你的善待，我想望終有一日能報答你的。』說完了話，后蜂便振翅飛去，快樂得吱吱地叫着。

福克獨自在荒野裏漂流了許多日子，最後到達了一個異國。他自忖着，何不直往宮庭裏去爲國王服役，因爲他已久聞那國王有一位嬌美的公主。

於是，福克一直到宮庭。正在他走入宮門的當兒，他首先望見他的二個狠心的哥哥站在那兒。他們已捷足先登，正在國王那兒服役。福克的二個哥哥一望見他的弟弟又變做一位眉目清秀腳輕如飛的少年，不覺嚇得幾乎魂靈出竅。因爲他們料想福克會把他們以前的惡行告訴國王，使他們難逃法網。

福克一到宮內，宮內衆目都注射在他的身上

，連那公主也情不自禁起來，因為她生平從未遇見這樣一位面如冠玉的少年。福克的二個哥哥也看清了公主的愛慕，於是，嫉妒和恐怖一齊擁上心頭，蓄意要加害於他了。他們走到王的面前，謊說福克乃是一個兇惡的術士，不過想把公主騙拐逃走吧了。

於是，王就吩咐人把福克帶上來，對他說道：『有人控告你，說你是一個術士，要前來搶我的公主，所以我定你的死罪。但是，如果你給我做成三事，你的罪便得赦免，得以安然出境。如果你不能照辦的話，我要把你吊死在近處的一棵大樹上。』

國王於是又對福克的二個狠心的哥哥說道：「你們想出幾件事情，叫他去作吧。無論如何的艱難，他必須去照辦，否則，他必被處死。」

他們不加思索地答道：「限他一日內建造一座壯麗的宮殿，要勝過現在國王居住的宮庭。如果他的嘗試失敗了，把他吊死好了。」

對於這個提議，國王自然很贊成的，於是，吩咐福克去照辦，只有一日的限期。他的二個哥哥自然心中歡喜非凡，以為從此可以把他除滅了。可憐的福克到這地步，已是心膽俱裂，懊喪自己不該踏進這個境界內。他祇好漫走沉思，徬徨在那荒野裏，只期望着逃脫死亡的一條生路。不

料正在這個當兒，一隻小小的蜂兒飛了過來，停
下在福克的肩上，對他說道：『仁慈的恩人呀！
你有什麼困難呢？你願我幫你的忙嗎？我便是你
所治愈的那隻后蜂，現下來報答你的大恩哩。』
福克原是認識這隻后蜂的，對她說道：『唉！
！你怎能幫助我呢？因為我已被派做一件難事，
這世上沒有一個人能辦得到，雖然他是一位天才
。明日我必須造成一所宮庭還要勝過現有的王宮
，限期也只有有一天。』

『不過如此嗎？』后蜂問道，『這樣你可以放心
好了。在明天日落之前。你可以看見一所宮庭
已造成了，而且美觀勝於現有的王宮。限期呢，

不用說，必在明日黃昏之前。現在你暫且候在這兒，直到我回來，告訴你好消息。」說完了話，她快樂地飛去了。福克對於她的一番話卻深信不疑，竟安然躺在草地上，呼呼地入了睡鄉。

次日清晨，通國的人民爭相出來，要觀看那個異人究竟怎樣把王宮建造着，和建立在何處。祇有那位公主憂傷地靜待着，通夜在哭泣着，竟把枕頭浸濕了。她對於這位面如冠玉的少年的運命真的十分關心着。

福克卻在草地上暢睡了一夜，祇等后蜂的到來。正在日落的當兒，后蜂飛回來，停在他的肩膀上。她對福克說道：『一所奇觀的宮庭已完工了

。你要滿心歡樂，引導國王到那城外的一座山上。牠又吱吱地叫着，振翅向別處飛去了。

福克立刻往見國王，並且告訴他，已造好了一座宮庭。闔宮的人都出去觀看這件奇蹟。他們一望見了這樣的奇觀，莫不個個驚嘆不已。果然有一所壯觀的宮庭矗立在那城外的山上，看去全是奇花異卉所組成的：宮庭的頂全是紫紅色的玫瑰組成的；四週窗子是百合花組成的；牆垣是純白色的剪邊羅花所組成的；至於地板呢，乃是鮮紅色耳筒花和紫羅蘭所組成的；門框是光華的山慈姑花和水仙花所組成的；還有許多朝陽花做門球槌。宮庭的週圍有無數球形的玉簪花和芬芳的

花兒，正在怒放著。一陣一陣的幽香隨風送來，令人心曠神怡。

讀者當已知道這座宮庭原是那隻感恩的后蜂所建造的。她把通國的蜂子召集攏來，方能成此美舉。

國王竟嚇得呆了，同時，公主快樂的目光卻從那座奇觀的宮庭轉到福克的臉上。但是，他的兩個狠心的哥哥嫉妒成性，反而鬱鬱不樂，愈說福克是一個兇惡的術士。

這時，國王雖然對於這座遵命造成的奇宮非凡吃驚，但是，仍舊不願眼看福克活活地逃去。於是，他對那兩個兇惡的哥哥說道：『他原是已

照辦了第一件事，不過是用他的妖術做成的。現在我們可以再命他做什麼呢？這次還是找些更難的事，命他去做，如果失望了，他必被處死哩。」

當時，那個惡的大哥答道：「現下麥子雖已收割，但是還不曾收入倉內。還是命那個惡棍把通國一切的麥穗聚成一大高堆，限期至明日晚前爲止。如果有一些麥穗掉在地下，讓他死吧。」

公主一聽得這一番話，不覺面色已變做慘白了。但是，這一次福克卻比從前有些膽大了，心裏倒不覺得不快。他又獨自一人漫步在荒野裏，想找一條解決難題的出路；但是，他也不想出有什麼逃生的妙計。這時，一輪紅日已經西逝，同

時，那黑漆漆的夜已來到。正在這個當兒，有一隻小老鼠從草堆裏跳躍出來。老鼠對他說道：『我很歡喜，得以見你的面，我的恩人呀。但是，你爲何愁容滿面呢？我可以對於你有什麼幫助呢？使我或者可以報答你的恩惠哩。』

當時，福克還認得這是從前他所治愈前脚的那隻老鼠。他回答道：『唉！你怎能幫助我，對於這件非人力所能辦到的事！在明晚之前，國王命我把通國麥子聚成一大堆。但是，如果有一些麥穗掉在地上，我的一條命必將不保了。』

『就是這一點嗎？』老鼠答道，『你可以勿失希望，只要信託我好了。在明天日落以前，你

會聽到這件事已辦到了。』說完了話，牠便一跳地到那邊的田裏去了。

福克自從聽得老鼠的一番話，便深信不疑。這日晚上，他便倒在草地上，呼呼地熟睡了一夜。第二天卻過得很慢，一到晚上，那隻小老鼠便跳到他那兒，對他說道：『現在已沒有一條麥穗遺在地上了。在那邊的一座小山上正堆着一大堆的麥子。』

於是，福克很欣喜地走去，見那國王，把他照辦的消息述說了一遍。闔宮的人又都出來看這已件奇事，個個覺得希奇非凡。因為他們都望見了比那宮庭還高的一大堆麥子。通國的麥子已被

聚在一起，連一條麥穗也不曾掉在別的地方。讀者試想，那是怎樣成就的呢？原來那隻小老鼠召集了通國的鼠友，把各地的麥子都集攏在一塊兒了。

國王又不禁吃了一驚，同時，他的忿怒之火也焚燒得愈利害起來了。他對於那二個狠心的哥哥所說的話更加深信不疑，把福克當做一個兇惡的術士。只有那位嬌美的公主對於福克的功成深爲慶幸。她時時和他眉目傳情，同時，福克也報以同樣的深情。

國王固然不能失信於福克，把他處死。但是他的憤怒卻與日俱進。他再對那二個狠心的哥哥

說道：「他的妖術又幫助了他，但我們可以再吩咐他做什麼別的事嗎？不論事情怎樣艱難，他必須照辦。不然，他必被處死！」

那個大哥哥立地答道：「只要吩咐他把通國的狼羣驅到這邊的小山上。在明晚之前，如果他照辦了，放他去吧。不然，他必須依照王命，給吊死了。」

這時，公主聽了這一番話，淚珠兒已涔涔地落下來。國王看見公主在哭泣着，立時吩咐人把她拘禁在一座高塔上，又叫人小心防護，直等到這個危險的術士離開了國境或是給吊死在近處的大樹上。

福克只好獨自一人走到城外的荒野裏。他便呆坐在一株大樹的根旁，在默想着自己的出路。忽的一隻高大的狼跑上來，站在福克的面前，對他說道：『我很歡喜，可以再見你的面，仁慈的恩人呀！你現在獨自思忖什麼？如果有我可以幫忙的地方，決沒有不肯盡力相助的，祇要你開口說一句好了。』

福克立地認出這隻大狼就是從前被他治愈斷骨的。於是，他便把自己怎樣必須做的事和逃命的方法說了一遍，他又繼續說道：『我豈能把通國的狼羣聚攏在一座小山上呢？』

大狼卻答道：『如果你不過要做這一件事，

包你放心好了。我可以擔任這件事，在日落之前，你會聽到好的消息。」說完了話，牠便很快地跑去了。

福克現在真的喜出望外，因為他已知道自己性命從此可以保全了。但是，他一想到那位嬌美的公主，不覺憂愁起來，因為他將不得再見她的面了。他又躺臥在那草地上，呼呼地熟睡了。

次日，福克獨自在那些田野裏，徬徨了一天。在傍晚的當兒，大狼偏促地跑到他的地方，對他說道：『我已經召集了通國的狼羣，牠們正在一個森林中等候你呢？現在你快些去見國王，叫他先到那座小山上去，使他可以觀看你的作爲。』

然後你再回到我的地方來，騎在我的背上，使我可以助你驅使通國的狼羣到那邊去。」

當時，福克一直跑到王宮裏，告訴國王，自己已預備好了，只要他肯上山去觀看那第三件事。然後福克又回到田野裏來，一脚踏上大狼背向着那個森林而去。

大狼只在森林的四週兜了幾個圈子，忽的有幾百隻狼聚集在他的面前。只見牠們愈聚愈多，一剎那已有好幾千隻了。福克指揮牠們，向着那座小山上衝去。這時，王和他的羣臣和二個狼心的哥哥都已站在那兒了。只有那位嬌美的公主不在那兒，因為他正被囚在一個高塔上哀哀地

泣着。

那二個狠心的哥哥一見自己的毒計失敗了，都頓着脚怒氣勃勃。但是，這時的國王望見這許多密密層層的狼羣，不覺嚇得魂靈出竅。他向福克呼喊道：『夠了，夠了，我們不要看了。』但是，這個大狼卻對福克說道：『向前！向前！』同時，有許多的狼羣衝向山上去，怒吼着。個個都在張牙舞爪，躍躍欲試。

國王在驚惶中，呼叫道：『停止！如果你肯把這許多狼羣趕開去，我願賜給你國的一半。』但是，福克假做不會聽見，更加趕得起勁，使王和他的羣臣都嚇得發抖了。

當時，國王又大聲疾呼道：『停止！如果你肯把這許多狼羣趕回到牠們的巢穴裏去，我願把全國讓給你。』

但是，這隻大狼又催促道：『向前！向前！』所以福克仍舊指揮羣狼前進，直到他的二個狠心的哥哥和國王以及宮人們全給吞噬了。

於是，福克立刻回到王宮裏，把公主釋放了，就在那天他和她結了婚，又登了王位。至於那些狼羣呢，都平平安安地回到原來的巢穴裏去了。福克和公主很甜蜜地過了許多年的生活，大受人民們的愛戴哩。（完）

隱身帽

羔作

隱身帽

在某鄉間有一農夫，他與他的妻子苦苦的過日子。

有一天，忽然的富起來，卻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暴富的緣故。就是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只有他知道。

農夫原是官兵們所魚肉的東西，那裏會發財的？要發財不必去做農夫！但是，這個農夫竟然一天富足一天：人家沒飯喫，他家中喫的是肉和魚

；人家沒衣穿，他家中穿的是綢與緞；人家所不能有的萬萬夢想不到的東西，這農夫家中都有。比如他自己有一只錶，他的妻子有一只手錶，他的子女們也都有錶。不過大而笨重的東西他沒有，至於那些輕而易拿的東西，無論是甚麼，都可以在他家中尋出來的。

那末，他何以有這麼許多錢來買東西呢？
回答說：『他並沒有錢，他只要伸手去拿，物件就都被他拿來了。』

講到他的這副本領，說來也覺得可驚。
有一天晚上，當農夫回家的時候，看見暗中

隱

身

帽

有一個人在跳着，他覺得那人有點異樣。不錯，那人果然是奇特，因為他從田間忽然的跳到一口棺材中去，但是不知怎的把一頂帽子遺落在棺材外邊。

農夫就拾了那頂帽子。

那是一頂奇特的帽子。在夜間你可以看見牠，在日間，尤其是在日光下，那頂帽便看不出了，而且無論甚麼人戴着那頂帽子，都能將自己的身子隱去，不使人們看見。

這是一頂隱身帽。

那農夫在無意間發見那帽的功用，所以趁着天晴的當兒，就往上市去，順便拿了肉和魚，和

其餘他所喜歡的東西，因為他戴着那頂隱身帽。市上的商人都奇怪得很，因為他們的商品時常會不翼而飛去的。

農夫起初所拿的還是些必需的食品，後來他卻拿了許多值錢的東西。

鄰人也疑心他做賊，但是終於得不到把柄。就是他的妻子也覺得大禍將臨，因為她覺得暴富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所以她常規勸她的丈夫，叫他少拿些東西到家中來，但是，他說：『我拿物，只要沒人講話，自然是我的本領，不干人的事。』

但是，妻子終覺得她丈夫的話是不對。

同時，有物拿到家中，也未始不是一件方便的事啊！

這樣的過日子，當然很快活，因為以前農夫須得用苦工，方纔不致受凍挨餓，現在卻是伸手拿物，無往而不利了。

事情如此順利，妻子也不十分疑惑了，以為她丈夫現在交了泰運，或者也許就是她自己命中該不做窮人的老婆。

有一天晚上，她看見那頂帽子已經有點破了，所以她就把它用布補好，心中以為她丈夫現在不應該再戴破帽。

第二天，她丈夫戴着那帽又出去行竊。

他在伸手去拿一隻雞的時候，那賣雞的人看見空中有一塊小布片在飛着，就伸手去撲，不知道這一撲把那頂帽子撲在地上，同時，就發現了那農夫和他手中的一隻雞。

於是不到一刻，市中起了大恐慌。

賣雞的人對農夫說：『原來是你，這個不要臉的偷雞賊！』

農夫羞愧得很，起初無話可說。後來他就述說他如何利用那頂隱身帽所做的一切不合道理的事來了。

市中方始明白他們如何失去他們店中東西的緣由。

結果，他們把那農夫綁起來，在街中遊行了三天。

那鄉人的妻子聽見了這不祥的消息，也哭了三日三夜。

二十

沙拉與勒斯德姆

(波斯民間傳說)

(Sohrab and Rustum)

德明譯

一 白頭柴兒

波斯國王密納謝手下的大將撒姆膝下無兒，心中憂愁得很。過了許多年數，方始生了一個男孩。那孩子面目秀美，四肢端正，可是，說也奇

怪，他的頭頂上白髮皤然，好像一個老翁。撒姆左右的人說那是不祥之兆，要免去災難，必須把那孩子拋棄；有的更故張其詞，說那孩子是一個妖怪。撒姆聽信讒言，決定把那孩子拿到厄爾部耳茲山巔上去，把他放在那裏，讓野獸來把他吃掉。

且說，那高出雲霄的厄爾部耳茲山頂上有一隻神鳥，叫做西末爾，牠住在一只美麗的巢窩中，那只巢窩是以蘆葦盤繞象牙和檀香木而造成的。一天，這隻大鵬鳥在空中盤旋飛翔，找尋食物去餵牠的小鳥，忽然看見那白頭小孩裸着身子臥於石上，口中齧着手指，表示肚中飢餓，當下那

大鵬鳥就用牠的利爪把那孩子攫了帶回巢窩中去。那大鵬鳥攫了白頭孩子在空中飛翔的時候，耳邊聽得一個精靈對牠說話，叮囑牠非但不可傷害那孩子，而且應當好好的保養他，因為他將來生出來的孩子是要做世界上的雄主的。

大鵬鳥受了精靈的叮囑，就把撒姆的兒子當做王子似的保養着，拿最精美的東西給他吃，拿巢窩中最暖熱的角隅供他坐臥。那孩子漸漸長成精壯力強的少年，大鵬鳥把他本國的言語教他，可是牠並不對牠說明他的來歷。

且說，撒姆把他的兒子拋棄之後，心中生了懊悔起來，不住的思念那孩子。他的苦想與年俱

進。一夜，他睡在榻上，得一奇夢。他恍惚看見一個人騎着一匹阿刺伯馬直入他的帳幕裏來，那陌生人對他說道：

「你這忍心的父親啊，你爲了你的兒子頭髮斑白而把他拋棄掉！你可有一天會承認他是你的兒子？」

撒姆從夢中驚醒轉來，把他手下的一般智士召集到他面前來，問他們說，他的兒子是否尚有生存於世的可能？他們回答道：「將軍意志薄弱，以生白髮的兒子爲可恥而把他拋棄在山頂上，讓虎狼去把他吃掉。須知他曾受上帝的祝福，無論如何，不會滅亡。你可以到天下各處去找尋

他。」

當下撒姆就出發去找尋他的兒子。他風聞有一個奇童住在鳥巢之中，想來不無根由。他在厄爾部耳茲山的四周大事搜尋，久不能得，最後他擡頭看見西末爾的巢窩，巢邊站着一個狀貌英俊的少年，他（指少年）在俛視下面的世界。撒姆幾次要爬到鳥巢那邊去，可是都告失敗，原來那裏的山滑得好像磨光的鏡子，再也爬不上去。於是，他就跪禱哭泣起來，哀求上帝幫助他並恕他過去的罪過！上帝因爲他祈求得誠心，就勸告西末爾顧念他痛悔前非並憫憐他的悲苦而把他的兒子交還給他。

當下那大鵬鳥就對那白頭少年說：「孩子啊，我幾年來把你當作我自己所生的孩子一般的撫養成人，現在我要把你送還給你自己的族人了。你的父親撒姆將軍到此地來找尋你，你得隨他回去，將來建功立業，名垂不朽。」

可是，那少年聽了大鵬鳥的一番話，哭泣起來，說道：「你是否以為我在你身邊對於你不便，還是不配再住在你的巢窩之中？你須知道我是我在這世界上的唯一的朋友啊。」

「別害怕，我的兒，」大鵬鳥回答道，「現在正是你到世間去建功立業的時機，你到了那裏，就會發見那裏比這卑陋的巢窠勝過多多。可是

你別忘記你早年的家庭和撫養你成人的保姆。你在我胸上拔三根羽毛，小心保存着；逢有危難的時候，把一鮮羽毛擲在火中，就能得救。『當下西末爾用爪攫了白頭少年，把他帶到撒姆跪着祈禱的地方。撒姆祝福感謝大鵬鳥之後，就來擁抱他的兒子，把美麗的衣服給他穿上。撒姆因為他兒子頭髮斑白，就替他取名叫做柴兒；柴兒者，老翁之謂也。

國王密納謝聽到這個消息，命人拿寶劍名馬去賜與柴兒。他又命令他的智士們預言休咎，他們奏覆說，白頭少年將來成一員猛將，而他生下來的兒子將為世間最偉大的戰士。柴兒日漸長大

，他的才智也日漸增進。撒姆領兵出去打仗的時候，柴兒就在散斯頓城——撒姆所管轄的地方——中代理他父親處理一切事項，條理井然。

一天，柴兒想到鄰地去遊覽，當下他就同一般從者出發，不久就來到了喀布爾城中。此城是在一個名喚密拉伯的國王的統治之下，他是一個賢明仁慈的君主，可是他是蛇王的後裔，波斯人聽到蛇王的名字就疾首蹙額。當時，密拉伯看見鄰國的貴客來到，表示熱烈的歡迎，在他的宮中張宴款待；席間，柴兒與王公貴族相談甚歡，其中一位貴族向他說起密拉伯的女兒羅達佩公主的美貌，說：『在你未看到這位絕世美人之前，請

你別談論美女。她的面龐好像石榴花，她的眼睛好像水仙花，眉毛好像烏鴉的羽毛，額角好像一條弓。」

柴兒未曾目睹美人，已經愛慾中熾，默坐思量用何方法可以獲得美人。密拉伯生性好客，勸留柴兒下榻於其宮中；柴兒心中雖然願意留在那裏，到底婉卻了密拉伯的勸留，他對密拉伯說，如果國王（此指波斯國王）和他的父親撒姆知道他和曹赫克王族（按即密拉伯的家族）親近，他們必定不饒恕他。因此，密拉伯就鬱鬱不樂的走了開去，跑進王后的房中，對她狀述那青年的英俊勇武，極力的稱讚着他，好像稱讚自己的兒子。

一般。這時，羅達佩公主適在她母親身旁坐着，她聽了她父親的一番形容柴兒的話，也害起相思病來，日夜想思，寢食俱廢。最後，她實在忍耐不住了，便把她的心事對她的心腹侍女說道，叫她們給她幫助，使她得與那白頭少年相會。雙方的唯一困難就是曹赫克王族與波斯歷朝的君王間有夙仇，他們兩人要會面，惟有使用計策，方始能夠達到目的。

且說，喀布爾城中有一座美麗的花園，園址在河濱與柴兒所駐留的地方相去不遠。那天晚上，月光皎潔，羅達佩的幾個侍女結隊來到那花園裏面，一面歌，一面採花，一會兒來到與柴兒的

行轅相對的地方。

『這些姑娘是誰？』少年戰士問道；她們回答說，她們是到園中來賞月的。這時柴兒擡頭看見一隻白鳥在空中飛翔，拿起弓來，配上了箭，對準那鳥射過去，那鳥中箭下墮，落在那一隊女郎站立的地方；柴兒吩咐他的童僕涉過河去取鳥。那些女郎緊緊的圍住了那童僕，問那射箭的人是誰；他回答道：『他是撒姆大將的公子。他是世界上最有力氣最美貌的人。』

那些女郎對他搖着手說道：『別說大話，那絕世姿色的人是在密拉伯的宮中。』

那童僕回去把那般女郎對他說的話告知他主

人，柴兒聽了，心中喜歡，把珍珠金銀等物送給那些女郎。當下，那年紀最長的一個侍女走到河濱來，對柴兒講着羅達佩的人品和美貌；柴兒聽了，愛慾益熾，冒昧懇求那侍女去通知公主，請她來會他。

黃昏時候，那侍女來到柴兒的行轅前，領他到一座花園裏去，那花園裏面有一個鐘樓，她把柴兒領到鐘樓前面，不久，那絕世的美人羅達佩在鐘樓上出現，招呼着柴兒。柴兒雖然獲睹了美人，可是羅達佩在鐘樓上，他自己下面，總不能叫他滿足，因此，他請公主拋一條繩下來，使他可緣繩而上；公主散放她的烏黑秀長的頭髮披

到地上，柴兒緣髮而上，一會兒，就在美人身旁。

不久，那件事情已經傳了開來，密拉伯利密納謝的宮中大起驚擾。前者懼波斯國王舉兵來伐，密納謝則非但不允他的臣子與曹赫克王族論婚，並且決心去把喀布爾城毀滅掉。波斯國王秣馬厲兵準備出發，柴兒極力勸阻，終歸無效。好在整裝待發之前，波斯王忽然想起他的智士們，把他們傳召前來，命他們觀察天象，藉知天意。在第四日上，智士們來到國王前面，奏告道：『請陛下勿阻擋這頭婚事。撒姆的兒子和密拉伯是一對天生佳耦；他們生出來的一個兒子將使波斯的國光照耀四海。他（指柴兒與羅達佩未來的結

晶晶）將把世界上的一切罪惡完全剷除，使世界上永無紛爭，人類得永享和平的幸福，波斯國在他的治理之下蒸蒸日上，萬民歡忭。」

波斯國王聽了智士們的奏告，心中大悅，可是命令他們把這事暫守祕密，他要把柴兒的才智試驗一番。當下，國王傳召柴兒到他前面來，柴兒到了之後，國王就命令他與智士們團圍而坐，國王自己也去坐在他們中間，坐定以後，一個智士就開口對那青年說：『我曾經看見過十二棵高樹，每棵樹生三十根檉枝。這十二棵樹拿到波斯國來種，不會長大，也不會縮小，那樹枝也不會加多或減少。你對我說，這是什麼東西？』

柴兒沉思了片刻，回答道：『一年十二月，每月三十天。』

第二個智士接着說道：『有兩匹駿馬，一黑一白，奔馳不息，但總達不到目的地。聰明的青年，這是什麼東西？』柴兒回答道：『晝與夜是兩匹駿馬，一黑一白，牠們不停的奔馳着，卻總達不到目的地。』

輪到第三個智士問話，他說：『有一個力士在花園中刈割青草。這人是誰？』柴兒回答道：『時間老人是刈割者，我們是青草。時間老人無憫憐心，無恐懼心，少長的人，他都要刈割。最後一個啞謎最難解答。』

『一座城建在一座山上。可是人們喜歡住在平地上，所以都下山來住在平地上，漸漸的把山上的那座城遺忘了。後來發生地震了，把平地上的城震毀了，於是，人們追念山上的城不置。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問題雖難，柴兒卻不加思索，回答道：『山上的城是永生，平地是我們的暫時的生命。我們暫時的享受地上的幸福。一會兒，風雨驟至；地震發作，到了那時，我們就渴想離開我們平地上的家宅而登到山上去，去住在那不為風雨所搖動的城中。』

國王看見柴兒對答如流，心中大悅，跑上前

去把他親熱地擁抱着，對他說他可以和他的意中人結婚。不久，那一對情人就在他們初次相會的花園中結了婚。他們倆結婚以後，伉儷情篤，極盡唱隨之樂，祇有一次愁雲凝聚，就是羅達佩忽然患起病來。羅達佩病勢險惡，百藥罔效，柴兒在絕望之中記起了他小時的保姆——大鵬鳥——所給的羽毛來。他把一根羽毛擲入火中，頓時看見天色驟黑，大鵬鳥振翼飛來，落在他面前。大鵬鳥從柴兒口中得知了他夫人患病，就給他一種靈藥，羅達佩服了那藥，病即告痊。不久，公主生下一子，取名勒斯德姆，此人的事蹟，我們留在下面細說。

二 笑孩沙拉

一天，勒斯德姆在一座森林中打獵，射中一隻野驢，當下就把牠烹而食之，食畢，倒地而臥。他的馬勒克許在他身旁食草。這時，有七個強盜結隊行經林中，看見那匹駿馬，就想把牠盜去。當下他們就上去捉那馬，那馬極力抵抗，把一個人的頭顱咬去，另一個人被牠踏在腳底下，可是最後牠終究寡不敵衆而俯首就擒，那幾個強盜把牠牽了去。勒斯德姆一覺醒來，看見愛馬失蹤，心痛非常。他想起那馬平日的忠心，便對自己說：『牠決計不會背棄我。那一定是人家把牠盜去的。現在我要去追獲那人，將牠奪回來。』當

下他就照着地上足印所指示的方向前進，一會兒，來到某城中。那裏的國王貴族和官員們得知鄰國的名將來到，都到城門口來迎接。勒斯德姆盛怒未息，指着那些前來歡迎他的人說他們偷他的愛馬，——馬脚印直至城下，證據具在。他們極力聲辯不知盜馬的事情。勒斯德姆以舉兵攻城相恫喝，那國王便大起恐慌，力請勒斯德姆息怒，應許替他偵查，犯人緝獲以後，定行嚴懲。

勒斯德姆這纔答應隨他們到宮中去，宮中大開華筵，款待貴客，宴罷，宮僕領他到一間陳列富麗的房中去，把他扶上一張香榻，勒斯德姆一會兒就酣然入睡。他睡了不到一小時，就被人喚

醒；他睡眠惺忪，看見牀前一個宮娥，手中拿着一盞燈。睜眼看時，祇見一個絕世美人玉立亭亭的站在他面前。『你是誰？』少年英雄驚愕之下，問道。『我是塔美南公主，我的面容除了我父親之外沒有人看見過。我平日聞得你的豐功偉烈，思慕已久，思用計策誘你進城，使我得與君相見，所以派人暗暗的跟隨你，乘你熟睡之際，把你的愛馬盜來。我知道你一定要追蹤而來。現在，勒斯德姆啊，如果你預備報答我對於你而發生的愛情，那末，你須向我提議婚事，勒克許立刻可以還你。』勒斯德姆因為她非但面貌美麗，而且才智過人，不禁油然而愛。次日，兩人就結了

婚。國王得到這樣一位快婿，心中大悅，全城人民得知消息以後，也歡欣不已。

結婚以後，一連數天，歡宴作樂，陶然忘機。那日，勒斯德姆聽得勒克許在城門外鳴嘯，心中頓覺淒然，原來他知道他的歸期已經到了。他不欲他的國人知道他在外娶妻，因為他們都盼望他同本國的女子結婚。因此，他就與塔美南話別，臨別的時候，拿出一塊護身瑪瑙石來給她，說道：『如果上帝在我出外的時期中賜給你一個女兒，你把這塊護身石縛在她的頭髮上；如果是一個男孩，那末，把牠（指護身石）放在臂上，這樣，他長大起來，他的四肢就像我的祖父撒姆那樣的

強健，他的辭令就像我父親柴兒那樣的雋妙。」
 囑咐既畢，勒斯德姆就跳上勒克許的背上，
 那馬飛馳而去，轉瞬不見，撇下美塔南站在那裏
 咽哽。勒斯德姆回到了自己的地方以後，不把他
 在外娶妻的事情告知人家。

且說，美塔南懷胎十月，生下一個男孩、這
 個男孩墮地之初，就對人作嬌笑，因此，他們替
 他取名叫做沙拉，沙拉就是「笑孩」的意思。真
 是虎父無犬子，那孩子出生纔滿一月，已經像一
 二歲的孩子那麼大，長到九歲的時候，他已經做
 了當地無敵的大力士和賽跑家。

美塔南看見她的兒子年紀這樣小而武藝這樣

高，心中便恐懼起來，說道：『勒斯德姆當然喜歡這樣的一個兒子，他必定要來把他領去，使我們母子分離。』因此，她就思得一計，差人去通知勒斯德姆，說是生了一個女孩。勒斯德姆聞報，心中頗爲不樂，因爲他希望生一個克紹箕裘的兒子；但是，生女究竟也是一樁可喜的事情，所以當下他拿出許多珍珠寶貝來，交來人帶回去，並且叮囑他轉告美塔南好好的撫養女孩，至於他自己呢，則因這時正是軍書旁午，不克分身回去看望他的女兒。

光陰荏冉，沙拉忽忽已經長到十歲。一天，他來到他母親面前，說道：『娘啊，你看我的身

體比別的孩子們都高大強壯，可是他們問起我的家世和我爸爸的名字來，我就回答不出。娘，我懇求你告訴我，誰是我的爸爸？」

美塔南回答道：「兒啊，你的爸爸名字叫做勒斯德姆，他是自古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英雄。『孩子聽了，非常快樂。接着，美塔南把他父親的許多豐功偉烈講給他聽。聽到後來，他嚷起來說道：『娘，請你告訴我，爸爸現在何處，我要到他那邊去，跟隨他打仗。』」

美塔南咽哽起來，說道：「我已經失去了丈夫，現在難道連兒子都要失去了不成？我勸告你，別去找他，因為要是他知道了你是他的兒子，

他必定要把你留住，不再放你回到我這裏來，那時，做娘的人是要心痛而死的。」但是，美塔南的涕淚挽回不了沙拉的決心。

美塔南看見泣勸不生效力，就改用恐嚇的方
法，對他說：『韃靼王阿法拉西亞伯驃悍兇惡，
他與波斯國王結有深仇，如果他一旦知道你是勒
斯德姆的兒子，他一定使用毒計，使你入他掌中
。』可是沙拉回答道：『我決計不願把我父親的
英名隱藏起來，反之，我要去把一切專制魔王完
全打倒，——我要從那凶惡的阿法拉西亞伯手
中奪過他的土地來，我要把開喀烏斯（波斯王）從
他的龍座上摔了下來。從此，勒斯德姆就做波斯

國王而無敵於天下了。」

當下他就收拾東西，準備出發。最緊要的是找一匹駿馬，可以使他騎着馳騁於疆場之上。御廄中的馬全數牽了出來給沙拉揀選，那些馬禁不起沙拉一拍，就蹲倒在地上，都是不中用的東西，——以前沙拉的父親選馬的時候，也同樣的情形。最後，一匹駿馬昂昂然馳過沙拉的面前，沙拉跳上馬背，發現那纔是他心中所要得到的馬了；原來那匹馬是勒克許所生的，所以與衆不同了。當下，那少年辭別母親，去爲他未曾謀面的父親征伐波斯王國。

韃靼王阿法拉西亞伯聽得沙拉出發征伐他（

薩勒王之的仇人開喀烏斯，心中大喜。當下他就傳召他手下最勇敢善戰的兩個將官到他面前來，對他們說道：『你們快快召集軍隊，因為我們出去征服天下的時機已經到了。現在我把我的計策告知你們，你們切不可把密秘洩漏出去。沙拉是勒斯德姆的兒子，勒斯德姆卻並不認識他，自己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兒子。我們去幫着沙拉攻打波斯，勒斯德姆必定出來為國救命。如果我們運氣好的話，那獅子會喪在那乳獅的手中。那時我們就轉過來把沙拉的軍隊打個落花流水，於是我們就不費吹灰之力而佔領了波斯。要是沙拉喪在勒斯德姆的手中，我們一般的沾着利益；因為勒

斯德姆知道他殺死了他自己的兒子以後，必然悲痛而死。』那兩個韃靼將官受了王命以後，就領了軍隊去會沙拉，相見之下，那兩個歹人對沙拉說了許多甘言媚語，並獻上許多禮物，沙拉誤認爲真意，答應爲他們效勞。

三 沙拉與勒斯德姆

兩個軍營相距若干里，在這一段路的中央有一小方沙地，在這方沙地上，可以望見敵營。勒斯德姆站在這塊沙地上，看見沙拉向他那裏走來。勒斯德姆看那來者年紀雖小，卻是氣概軒昂，心中暗暗叫好，同時，卻憐他到他那裏來送命；當下他向那少年打了個招呼，叫他走近他身子來

，婉和地對他說道：『少年啊，天上惠風和暢，地下墳墓冰冷。和風比冷墳勝過多多。你瞧我身披盔甲，刀槍不入。我身經百戰，所向披靡。沙拉啊，你爲何要來送命？你聽我忠告，與那些韃靼蠻子脫離關係而歸順了我，隨我東征西討，建功立業。我對你深加器重；波斯地方找不到你這樣的一個少年。』

沙拉聽了那沉着洪亮的聲音，又看了那虎背熊腰的身軀，心想他也許就是他自己的父親了，因此他就跑上前去，跪下去抱他的腿，懇摯地說道：『我懇求你告訴我，你是不是勒斯德姆？說啊！你不是他？』

這一問倒使勒斯德姆生起疑心來，他忖道：「那些韃靼小子是出名狡猾的。如果我現在說勒斯德姆站在你面前」，他必定不輸誠或奔逃，他必定藉故推諉，不同我交手，假裝和我要好，用甘言媚語來奉承我。他回去以後，必定對他那邊的人——也許連阿法拉西亞伯都在其內——說誑誇口說：「我向奧克薩斯河上駐紮着的兩個軍隊和波斯全體戰士挑戰，可是他們都畏縮不敢上來。祇有勒斯德姆敢和我交手；我們大戰一場，結果打個平手。」波斯地方的戰士們和我自己的威名就此掃地了。」這樣想定以後，他就轉過身來，朝着沙拉，厲聲說道：「起來！你何必問我

是不是勒斯德姆。你向我挑戰，我現在已經到了這裏；所以你或者立刻開始和我交手，或者立刻輸誠，不相干的問題不必問。你是否要和勒斯德姆交手？不知利害的小子，你得知道人家一看見勒斯德姆的面孔就拔腳逃走哩。要是他今天在這裏，我敢擔保說，你決計不敢和他交手。我以爲你現在還是輸誠了罷，否則你死無葬身之所。」

沙拉聽了這一番話，勃然大怒，說道：「你休想用空話來嚇退我。我不是女孩子。你說得不錯，要是勒斯德姆在這裏，我們倆就不會交手。可是啊！他遠在別處，這裏是我們兩人。開始交手罷，你用全力殺來好了。」

勒斯德姆不由分說，拿起長槍來對準那少年猛擊，少年忙拿盾牌擋住，那槍在盾牌上震了粉碎。接着，兩人拔劍廝殺，來回了數百合，兩把劍的劍口都變成了鋸子一般。勒斯德姆把劍拋過一邊，拿起一根大樹幹來，用足力氣，對準沙拉的頭顱猛擊。沙拉閃過一邊，那樹幹打了一個空，落在地上，發聲如雷。接着，兩個好漢又短兵相接，大戰一場，兩人的鎧甲都裂成碎片，劍斷刀折，血汗交流。一會兒，兩人同意暫時停戰休息；在休息的時期中，勒斯德姆暗暗對自己說道：『我平生不曾看見過這樣一個孔武有力的人，連這樣的一個魔鬼都不曾看見過。』

『來啊，好漢，』沙拉得意地說道：『你準備好了以後，就請過來，讓我們比比箭看。』

他們兩人射箭都有百步穿楊之能，分不出高下。接着，他倆又比賽角力；勒斯德姆用力猛撲沙拉，沙拉卻好像一座山似的，屹然不動，同時，他拿起鎚來，對準勒斯德姆猛擊一下，勒斯德姆倒退幾步，幾至顛仆。少年呵呵大笑，表示得意。老英雄一會兒恢復了轉來，說道：『天黑了，我們明天再戰罷。』

『不！』沙拉傲然說道，『我的本領你已經領教過了。現在我要叫開喀烏斯領教領教我的本領了。』說着，就騎馬向波斯王的帳幕衝去，逢

人便斬。勒斯德姆初想照沙拉的樣去劫韃靼軍營，繼而想到保衛國王是他最大的責任，因，此就追跟沙拉過來，請求沙拉停戰一夜，他說：『明天如果你尚有戰興，你可以再來和我戰。』這時，沙拉也覺得很疲乏了，便接受了勒斯德姆的請求。於是，兩位好漢就各歸本營。

四 沙拉之死

雙方各歸本營以後，開喀烏斯就傳召勒斯德姆到他面前來，問他說：『沙拉的武藝如何？』勒斯德姆老老實實的說道：『我生平未曾逢到過像他這樣的一個敵手，他好像是鐵打成的。我拿劍·弓·棍棒·和他格鬪，他絲毫都不曾受傷。

他的武藝比我高強；明天的一場惡戰結果如何，祇有老天知道。」

同時，沙拉尋到了軍師披蘭威沙的帳幕中去，神色不寧地對披蘭威沙說道：「那個老人面貌體力都活像勒斯德姆。如果他真是我的父親，那末，我是犯了大不孝之罪了！」那老軍師說道：「勒斯德姆是我所常見的。那個和你交手的好漢不是勒斯德姆，雖然面貌極其像他。」其實那軍師年事高了，老眼昏花，看不清楚東西。

沙拉聽說，便告安心。

可是第二天早晨兩人在沙地上對立着預備交手的時候，沙拉的心中自然而然的充滿了一種愛

敵之心，不願意動手。勒斯德姆卻一心要雪昨日之恥，先行動手，拿起手中的粗棍，用力猛擊，沙拉輕輕跳過一邊，勒斯德姆撲個空，雙膝觸地，快快用手撐住地上，這纔免了全身摔倒。這時，沙拉本可乘機揮劍把那老英雄斬死，可是他站着不動，和婉地請勒斯德姆和他講和。沙拉說話的時候，勒斯德姆已經站了起來；他羞怒交加，胸部起伏不已，嘴唇上都是泡沫。他叫沙拉不要多講，戰個明白。

沙拉看見他的希望已成泡影，便又準備交手。那兩人好像兩頭猛獅似的撲鬪着，久久不分勝負，同時，血和汗像雨一般流在沙地上。最後，沙

拉用出全身之力，把勒斯德姆擒了起來，摔在地上，用脚踏住勒斯德姆的身子，一面拔出利刃來，預備把勒斯德姆的頭斬去。勒斯德姆說道：『你可知道，照這裏的規矩，兩個人比武，一個人第一次被擊倒地，對手不能就斬他的頭，第二次倒地，才許斬頭。』

沙拉聽了勒斯德姆乞命的話，心中暗暗歡喜，當下就把利刃放回鞘中，放他的敵人站立起來。當下兩人各歸本營。

沙拉回去把經過情形告知披蘭威沙。那軍師聽了，大不謂然。他說：『你擒住了獅子，又把牠縱去，讓牠來把你吃掉。』沙拉回答道：『我

把他兩擒兩縱，第三次必定結果他的性命。他的武藝和力氣都不如我，我一定可以勝他，饒他兩次不妨事。』

第三天早晨，兩位英雄來到沙地上決戰。在他們交手以前，天上本來旭日高照；可是他們開始交手以後，頓時天地昏黑，陰風慘慘，景象愁慘非常。

勒斯德姆先掄槍來刺沙拉，幾乎把沙拉手中的盾牌刺穿；沙拉揮劍把他的對手的頭盔上的紅羽毛削去。這時天更昏黑，雷電交作，祇有奧克薩斯河毫不關心地照常流着。

勒克許大嘯一聲，好像被創的獅子的怒吼；

兩軍聽了，戰慄不已。

沙拉又擊了一下；這次他的在鐵盔上震成碎片，祇有劍柄尙在手中。這時，勒斯德姆挺起他那山嶽似的身軀，眼中發火，舞動長槍，大吼一聲：

『勒斯德姆！』

沙拉聽得這個名字，頓時覺得天旋地轉，站立不穩，手中的劍不期而然的落了下來。勒斯德姆不讓那機會錯過，舉槍對準沙拉身上的要害猛戳進去。

這時，天上頓時雲散風止，大地重見光明，兩軍看得明白，勒斯德姆雄赳赳的站在沙地上，

好像戰勝的雄雞，沙拉倒臥在血泊之中。

勒斯德姆惡狠狠地說：『你想和勒斯德姆交手啊！你瞧不起「無名小卒」，可是現在你的性命卻要喪在「無名小卒」的手中！』

少年掙扎着說道：『不錯，你是個無名的人，可是制我死命的人不是你而是勒斯德姆；這個名字使我魂魄飛散而落去了盾牌。可是，無名的人，你聽我說，勒斯德姆會替我報仇！我的父親，我踏遍天下找尋的父親，會替我報仇而懲治你！』

勒斯德姆不相信他的話，說道：『什麼「父親」、「報仇」？勒斯德姆是沒有兒子的。』

沙拉聲音梗塞的說道：『唉，他有一個兒子的，那兒子就是我。這個消息傳到勒斯德姆的耳中，他一定拔劍而起，來替他的獨子報仇。我最可憐我的母親塔美南，她永遠不能再見她的兒子了。』勒斯德姆聽了這些話，沉思起來，他想起往事，想起了他的嬌妻和那個夏天他們倆過着的甜蜜的生活。他的脚下倒臥着一個垂斃的少年；他想如果當年他妻子生的是一個男孩，那男孩現在也有那少年那麼大了。想到這裏，他不禁滴下眼淚來，低聲說道：『沙拉啊，我心中的確想要你這樣的一個兒子。可是你所說的話是不真實的，因為你要知道勒斯德姆是沒有兒子的。他是

有一個孩子的。不過是一個女孩。』

沙拉聽了，舉起肩膀來，說道：『你看這塊瑪瑙石，那是勒斯德姆給我母親縛在她的孩子身上壓邪的。』

勒斯德姆看見那塊瑪瑙石（上面雕着那撫養柴兒成人的神鳥），認得是自己的東西，身上頓時打了一個寒噤，繼之以悲痛。

『兒啊——你的爸爸！』說到這裏，他的喉嚨梗塞住了；他暈倒在沙拉的身旁，好像死去了的一般。沙拉喊醒了他。老英雄痛定思痛，拔劍出來，預備自殺；沙拉勸止他，說道：『來坐在我的身邊，捧住我的頭，吻我的面孔，用你的眼

淚洗我的面孔，而說「我兒」！快些！快些！因為我活的時候有限了。我來時如電，去時如風。」

勒斯德姆淚如雨下，把沙拉緊緊抱在胸際；兩軍看了驚愕不已。克勒許走到他們倆的身邊，頭俛倒着，馬鬃觸着沙地，眼睛裏滾下大淚珠來。沙拉拍着那匹名馬（他久聞其名），一面安慰他的悲痛欲絕的老父說：「人人都有一死；何必悲傷？」接着，他請求他父親與韃靼王講和，免去流血之事，然後又請求他父親把他葬在他祖父白頭柴兒的墓旁，使後世憑弔得知：「大英雄勒斯德姆之子沙拉葬在這裏。他是給他父親誤殺而死

的。」

勒斯德姆痛哭不已，說道：『我沒有你，如何能活下去呢，我的兒啊——我替你死纔對哩！』

沙拉低聲說道：『你快回家去安慰娘，兒在泉下就安息了。』

說罷，他就長逝了。勒斯德姆心痛欲絕，用衣襟掩住面孔，木立不動。

二十一

一個不幸的人的除夕

德明譯

(德國利希脫 J.P. Richter 原著)

除夕夜半，一個老人臨窗而立，神色沮喪；他一會兒舉頭望那明星閃爍的蒼穹，一會兒俯首看那寂靜潔淨的大地，地面上沒有一個人比他更悽愴更睡不着的人。他的墳墓屹然在他的身旁：墳上覆着的是殘年之雪，不是青春之草；他在那豐富的一生中沒有獲得什麼東西，只取得了過錯·罪惡·疾病，一個老朽的軀殼，一個荒蕪的心靈·一個充塞毒液的胸膛·和一個充滿悔恨的晚境。今天，他青年時代的佳日像鬼魅般的回了轉來，而把他帶回到他父親初把他放在人生的十字街頭的那個早晨。十字街的右手是一條光明的道德之路，由那條路可以到一個充滿亮光·田產·

和仙子·的和平的廣原；左邊卻是一條罪惡之路，由那條路而走下一個黑魃魃的洞穴，那洞穴裏面充滿着下滴不已的毒液，充滿眈眈而視的毒蛇，和中人欲暈的瘴氣。

啊！蛇盤繞在他的胸際，毒液滴在他的舌上。——他現在知道他身在何處了！

他發了狂，他悲傷萬分，向天喊着道：『啊！還我青春！——啊，父親啊！重新把我放在人生的十字街頭，使我得另選別的路走啊。』

可是，他的父親和他的青春早已長逝了。

他看見許多火花在濕地上狂舞，一一跳向墓地而滅熄，他說：『這些是我所過的放浪的日子

啊！——他看見一顆星從天空隕墮，下落時迴光反照，牠觸着地面，就消散了。「那是我啊！」他的被創的心說着，而那悔恨之蛇展其利齒把他的創傷更齧深了。

他昏昏沉沉，看見夢遊者在屋頂上行走，看見一座風磨伸其長臂，好像要把他攆去弄死似的，又看見藏骨所後的一個面具漸漸現了他自己的面貌出來。

在他這種熱病發作的狀態之中，那新之年歌的歌聲從山巔上飄了下來，那聲音甚似遠處教堂中唱聖歌的聲音。他平靜了一些下來。——他仰觀天空，俛視大地，想起了他少時的許多朋友來

，——他們現在都在地面上占了優越的地位，兒女繞膝，享受幸福，——他想到這裏，不禁叫了起來道：『啊！我原也能於這新年之夜安安泰泰的像你們那樣的睡覺，要是我當時選擇了那條道德之路走。——啊！我原也能做幸福的人，親愛的父母啊！要是我以前遵從了你倆在新年頭上規勸我的話。』

在回憶少時的光景的當兒，他恍惚看見方纔現出他的面貌來的那個面具漸漸的長了起來，變成一個翩翩濁世佳公子，——原來是青年時代的他！

他不能再看下去了，——他閉了他的眼睛。

——千滴熱淚滾滾的流下來，滴入雪中。——他此刻祇輕輕歎息着說道：『回來啊，青春！回來啊！』

青春果然回來，原來他祇在那新年之夜做了一個惡夢。——他還是一個青年。——他的過錯卻不是夢；不過他感謝上帝，他尙在青年時代，他可以及早離開罪惡之路而回到那領人到五穀豐登的淨土去的光明之途。

青年的讀者，如果你同他一樣的走在那歧途上，那末，也像他那樣的猛回頭來。那個可怕的夢日後會現諸事實；不過到你懊悔萬狀而喊『回來啊，美麗的青春！』的時候，青春是不會回

來的。

二十二

失 業

俄國沙米約夫原著

頌 義 譯

（"The Servant" By S.T. Semyonov.）

一

祁來興回到莫斯科的時候，正是一個最難找尋工作的時期。這是在一個聖誕節之前，人們都很小心的保守自己的地位，無論牠這樣沒出息，希望從他們的主人那裏得着一樣禮物。這個從鄉間上來的青年已耽擱了三個星期，仍舊找不到一些工作。

他和他同鄉的親友們住在一起，雖然他一時並不缺乏衣食，但是，像他這樣的一個強壯的青年，竟至閒居沒事，真個叫他心中好不難堪。

祁來興在他的兒童時代中，曾經住在莫斯科。那時，他只是一個童子，他已投到一家造酒廠裏，當個洗瓶的小廝。此後，他又在一分人家當個賤役。近來，兩年之中，他受傭在一個商人的家裏。如果他當日不被政府召回本鄉當兵，他自然必定仍舊在原地方作工的。不料他後來竟落選，未曾調往別處。他覺得鄉村的生活太少興趣，有些居住不慣。後來他就決定寧可漂泊在莫斯科城中，不願終老故鄉了。

現在他閒散在那兒，終日徬徨在莫斯科城中，自己也覺得有些厭倦了。他雖然用盡心思，東鑽西營，向自己的親友討情求助，甚至逢人呼救，但終於找不到一個作工的地位。

最後祁來興決定不再依賴他的同鄉。有些友人看見他來到，已覺得討厭起來。有些友人爲了想替他介紹個地位，反而遭着主人的白眼，他自己完全失了主張，正是進退兩難。有時他終日還得不到一飽。

二

一日，祁來興特地去拜望他的同鄉，聽得他住在那莫斯科的郊外，那地方接近沙康鏗克。這

個同鄉是在一個商人沙羅夫的家裏當一個車夫，已經許多年了。他對於主人只知曲意奉承，所以那主人也另眼來看待他，完全信任他。他不過用着自己的一張快嘴，在主人面前，搬弄別的傭人的是非，博得主人的歡心，所以沙羅夫注視他的緣故不過爲了這一點。

祁來興走到他家裏向他行過了禮，那個車夫也給他的客人一種合禮的歡迎。他先端出一杯茶和幾色點心，後來就問他客人近來在何處得意。

『近况很不好，野戈兒且業曲！』祁來興答道，『我已失業了好幾個星期了。』

『你有否懇求你的老主人再接受你？』

「我已試過了！」

「難道他不願接受你嗎？」

「那地位已有別人接手了！」

「就是那樣！那是你們青年人常犯的過失。」

你們起先不經意的服事你們的主人。後來離開那裏，就從此自絕生路了。你們應當忠心的服事主人，使你們的主人們不會忘記你們。在你們回去的當兒，自然他們不會故意拒絕了。他們寧可把別的傭人辭歇咧！」

「一個人怎樣可以做得到呢？現在已沒有這樣的的人了，就是我們自己也不是那些無辜的安琪兒。」

『多說有何用處呢？我正是想把我自己的閱歷講給你聽。如果爲了某種緣故我必須離開這兒，回到本鄉。後來如果我又要出來做事，不要說沙羅夫先生肯默不作聲的收留我，他還要自己表示歡迎咧！』

祁來興垂頭喪氣的坐在那兒。他原是看出他的同鄉向他誇口，面子上只當不知道，着實的讚揚他一番。

『這原是我所深知的，』祁來興說道，『不過世上像你那樣忠心的人已經不可多得，野戈兒且業曲！如果你也是一個不好的工人，你的主人怎能重用你到十二年長久呢？』

野戈兒不禁笑了！他原是歡喜受人贊揚。

『真的！』他說道，『如果你也像我一般做人，自然你不會失業到這樣長久了。』

祁來興並不回答。

野戈兒被他主人叫去了。

在未走的當兒，他和祁來興說道：『等待一息，我即刻要回來的。』

『很好！』

三

野戈兒果正回來了。他報告說：『在半小時以內我必須備好馬車送我的主人上城裏去。』他燃着了烟管在自己室內兜了幾個圈子，然後站在

祁來興面前。

『靜聽，青年啊！』他說道，『如果你要謀事，我可替你在主人面前說情。』

『你主人需要一個傭人嗎？』

『我們已有一個，但是他不好。他已年老，已經難以作工了。幸而這裏的鄰人並不怎樣活潑，再說那個警士也不吹毛求疵。不然，看他會弄得明白，把地方打掃清潔呀！』

『呔！如果你辦得到，請你替我說一句吧！野戈兒呀！我願終身感德不忘。我不能再忍受『失業』的痛苦了。』

『很好！我替你說情就是了。明天你再來此

，現在你且接受一枚當十考貝的錢幣，或有用處。」

「謝謝你，野戈兒！這樣，你一定要替我說嗎？請你幫忙。」

「很好！我可替你一試。」

祁來興辭別後，野戈兒就駕好了雙馬，顯出一種馬夫的故態來，把車子趕拉到大門前。沙羅夫從自己的屋裏出來，跳上車子，馬就立刻向前跑去了。他要到城裏去有些公幹，然後回家，野戈兒看出他的主人心境很快樂，乘着這個機會向他開口說：

「野谷爾·法道雷！我有些事情懇求你。」

「是什麼事呢？」

「有一個青年從我的本鄉來到這兒，一個很好的孩子。他正在失業中。」

「怎樣呢？」

「你能用他嗎？」

「我要用他幹些什麼呢？」

「用他打掃各處。」

「但是，那帕列克怎樣處置呢？」

「他有什麼好處？他已到你停息他的時期了。」

「那是不可無故的停息他。」

年，我決不可無故的停息他。」

「就是他替你作了這許多年的事，但他不是白做的。他有薪工可領，現下該已積下一些養老費了。」

「積錢嗎？他怎能呢？從那兒？他不是獨身的。還有老妻要養，也是和別人一般要吃要穿咧！」

「他的妻子也掙些錢，替別人作些工作。」

「她能掙多少？算什麼呢？」

「你爲什麼要替帕列克和他的妻子擔憂呢？老實說吧，他是一個不好的傭人。你爲什麼要費錢在他身上呢？他從不知照時掃雪，做事認真。每回輪着他查夜，他終要偷懶到十多次。他覺得

天氣太冷。日後你會和那警士發生糾葛，只爲了他這裏的檢查員也必光降到我們的家裏。到了那時，我想你不見得會情願代那帕列克受過的。」

「這是仍舊不合理的。我已跟我十五年了。現在竟這般待他，在他年老的當兒，未免有些罪過。」

「罪過嗎？你對他損傷什麼呢？他不會餓死的。他可以到他養老院中去的，在他的老年時代中，反而得到一種安靜的生活。——」

沙羅夫思忖了一會兒。

「很好，」他後來說道，「領你的朋友來吧！我或者可以替他設法。」

『先生！請你用他吧，我正替他可惜，他是一個安分的青年，只是已這樣的長久，沒有工作可做。我知道他很能幹，也會忠……心……的服事你主人。只爲了徵兵的緣故，他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如果沒有那一回事，他的主人一定不讓他去的。』

四

次日晚上，祁來興又來了。他問說：

『現在你已替我做些什麼？』

『有一些，我想。我們先來喝些茶吧，然後大家去見主人。』

但是，香茶對於祁來興竟失去了美味。他只

想定當生意。他只爲了朋友的盛情難卻，勉強倒下了兩杯熱茶，後來就跟着野戈兒去見那主人。

沙羅夫先問：祁來興從前在那裏做事，和現在他能做些什麼事情。後來他又告訴他要擔任各種雜務工作。次日可進來，預備上工。

祁來興受了意外的奮興，反而神志一時昏亂了。他心裏覺得非常欣慰，兩脚反而軟弱了。他退回那馬夫的臥室中。野戈兒就和他說道：

「我的孩子呀！現在你要小心做工，不致使我丟臉。你該已知道凡係主人都是這樣的。如果你做錯了一次，以後他們就要永遠吹毛求疵了，使你不得安息。」

「請你勿用着急，野戈兒且業曲！」

「嚙——嚙。」

祁來興辭別後，穿過了草地，向着大門出去。帕列克的臥室正靠在那草地的路邊，窗上的玻璃反光射在祁來興所走的路上。他生出好奇心，想去探望他未來的住處。只因玻璃上已積了一重厚霜，一點都望不到屋裏。但是，他仍能聽得屋裏的人正在接談的聲音。

「現在我們將要怎樣做呢？」一個女人正在問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只好去討飯了。」一個男子（大約是帕列克）回答着。

「我們只好這樣做了。此外，沒有別的路好走咧！」一個女人說道，「唉！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只好守着這樣的生活。我們終日的做工，從清早起身一直做到深夜，每日都是這般的。等到我們年老無用了，只好接受「滾蛋！」的酬報。」

「我還好做些什麼呢？我們的主人不比我們好說話，和他多說也沒用處。他只留意他自己的私利。」

「凡係做主人的都是這般卑鄙的。他們除了自己不想到別人。他們從來不曾夢想到我們在近來十多年之中這樣忠心誠實的服事他們，差不多已經做得精疲力竭。現在他們不再用我們，雖然

我們仍舊想盡力替他們做工。如果我們真已衰老了，就是我們自己也會告退的。」

「那主人不該和那馬夫負同樣的責任。野戈兒且業曲無非想替他的朋友找個好的地位。」

「是呀！他正是一條毒蛇，他知道怎樣掉着他的長舌。你（指野戈兒）等着吧，你這個毒嘴的惡獸，我要和你算賬。我要立即到主人那裏，告訴他你怎樣愚弄你的主人，偷竊馬糧和乾草。我們還是把你的罪狀寫下來，使主人深信他自己怎樣受欺，搬弄我們的是非。」

「不要怎樣，老妻呀！不要犯罪！」

「犯罪嗎？我所說的，豈有不真確的嗎？我

能證實一切，巴不得立即告知主人。他可以親自去查察，有什麼不可以呢？現在我們到底怎樣做呢？我們到何處去呢？他已害了我們，害了我們！

那老婦立時嗚咽的哭了。

祁來興已聽得一切，心窩裏像刀刺一般。他覺悟了，他要使這兩個老人遭遇什麼苦難，這事使他良心責備。他只是呆呆地站着，滿面愁容，默默的思忖着，後來他又回到那馬夫的臥室中。

「呀！你忘了什麼呢？」

「不！野戈兒呀！」祁來興卻吶喊的答道，
「我回來——聽——我要十分的感激你——爲了

你這樣好待我——還有——還有替我費心——但是——我不能接受那個地位。」

「什麼？你講些什麼？」

「不爲什麼，我只是不要那個地位。我可以替自己再找一個別的地位。」

野戈兒不聽猶可，現在看他竟敢這樣，不覺勃然大怒。

「你想來愚弄我嗎？是否，你這呆子？你起初跑來見我，這樣的謙虛——請你替我試試，替我試試，」——現在你竟不願接受那地位了。你這惡棍，你已使我丟臉！」

祁來興只得一聲不答，臉上頓起赤化，兩眼

下垂。野戈兒終於冷笑着去了，不再和他說什麼話。

失
那來興方始拿着自己的小帽，離開那馬夫的臥室。他迅速地穿過了草地，走出大門，踱在街道上。他覺得快樂，心地大放光明。

二十三

業

橘

(法國蓬那文圖神父 Pere Bonaventure 原著)

德明譯

227
亞里史德斯有一個獨子，他疼愛異常；那青年品學兼優，確是值得他父親的鍾愛。可是有一次那青年使他父親深感不安，原來他和幾個不良

的青年親近。亞里史德斯幾次警告他兒子交友不
慎的危險。他力勸他的兒子和那幾個不良的朋友
斷絕往來。友仁——青年之名——對他父親說道
：『父親放心。你所授與我的道德教訓深印在我
的心版上面，我那幾個朋友的言語舉動不足以使
我忘記你的一些教訓。』他又說：『我並敢自信
，我非但不會被他們誘入邪路，反之，我會感化
他們，使他們改過爲善；至少我要嘗試一下。』
亞里史德斯看見他兒子這樣剛愎自用，心中深感
苦痛。他不願用強迫的手段，禁止他兒子去和那
些不良的青年同道。他擺佈了一個巧妙的計策，
使他兒子感到自己的見解之謬誤。

橘

他拿許多上好的橘子放在一只盒子裏面，然後故意拿一只微壞的橘子放入其中。

他喚友仁至前，對他說道：『我兒，我送你一件禮物。我知道你是喜歡橘子的；這盒子裏是幾只上好的橘子，想你一定喜歡。』那青年聽了，果然喜歡，連忙把盒子打開來。盒內的橘子只只肥大完好，色香俱佳，青年看了，大爲喜悅；可是他把盒子拿近來仔細看一看，發見內中一只不若其餘的完好。當時他就說：『父親，這裏一只橘子已經開始腐爛了；我們必須要把牠拿出。』亞里史德斯回答道：『爲什麼？我兒。那上面祇有一個小斑疤，不久就會消失的。』友仁回答

道：「啊！父親，那小斑疤會長大起來的；小斑疤是腐爛開始的徵象。如果我們不把那只橘子拿去，別的橘子都要受牠的影響而腐爛的。」亞里史德斯說道：「別拿去，別焦急；橘子如果爛了，我賠還你就是了。你可知道祇有一只橘子是爛的，其餘都完好無病，牠們會把牠醫好的。」友仁辯道：「啊！父親，我不相信會有這種奇蹟。如果你不許我把這只橘子拿去，那末，那一盒橘子都斷送了。」那做父親的人說道：「我兒，我要你相信我的見解總比你高明。你讓那些橘子放在盒子裏，一個星期之內別去動牠們，由我代你保管。一星期之後，我們把橘子打開來看，那時，

你會看到那些橘子只只完好。『友仁服從他父親的意旨，請安而退，心中堅信那些橘子一定是要送斷了。』

那一個星期過得似乎比往常慢許多；期限一過，他就跑到他父親的書房內去，預備把那橘子打開來，看那些橘子究竟怎麼樣了。亞里史德斯把那盒蓋揭了開來。你道那些橘子怎樣了！那些在一星期前色香俱佳令人垂涎的蜜橘現在成了一堆腐物了。『我對你說過要成這個樣子的，父親。』友仁憤憤地說道，說時掉下幾滴淚來，『如果那時你聽信我的話，我那些可憐的橘子不會變成現在這種樣子。』

亞里史德斯回答道：『我兒，我承認我的希望是錯誤的。你說得不錯，一只壞橘子會影響別的許多橘子而使牠們都腐爛，而許多好橘子卻不能醫好一只壞橘子。現在讓我們在一個小小的經驗上加上一番推論。』

『一只壞橘子既能影響別的許多橘子而使牠們腐爛，那末，你如何能希望幾個不良的青年不把一只純潔的青年引誘墮落呢？幾只好橘子不能醫好一只開始腐爛的橘子，你還能希望以一個人的力量而感化許多蕩子嗎？』友仁聽了他父親的一番話，頓悟己非，立與他那幾個不良的朋友割席，永遠不相往來。

破

甕

(德國次和刻原著)

德明譯

破

甕

233

那波爾雖是海灣中很少的一個地方，卻著名於布羅溫斯全境。那波爾四境遍植櫻樹與橘樹，風景佳勝。可是，祇有一件，就是，無論如何不會使那地方出名。人們說，那地方出產最甜的葡萄，最香的玫瑰花，和最美的女子。我相信這話。可惱的是，那波爾是一個小地方，不能多產些甜葡萄，香玫瑰，和美女子；尤其可惱的是，如果那波爾能多產這些東西，我們可以把那佳種移

植到我們自己的地方去，可是現在卻不能。

自從有那波爾以來，那波爾的女子就都是美人，而小瑪麗塔尤其是其尤物中之尤物，那裏的地方誌這樣記載着。人們叫她『小』瑪麗塔，實則她的芳齡已在二八之外。

那本地方誌稱瑪麗塔爲尤中之尤物，是極有根據的。如果我也參與編修地方誌，我一定也這樣的稱她。直到最近爲止，瑪麗塔和她的母親曼儂是一向僑居在亞威農地方的；當她離開那裏而回到故鄉去的時候，全村的人都覺黯傷，尤其是那些青年男女們。

亞威農的人都盼望曼儂媽媽不要離開那裏。

可是她在故鄉——那波爾——得着了一份遺產——一塊地，共計有幾座葡萄樹山，一宅房屋，屋在山陰之下，兩邊種植橄欖樹與膠樹；這樣一份產業是無論那一個孤苦無依的寡婦都不能放棄的。

自從瑪麗塔來到那波爾以後，那波爾就多事了。瑪麗塔在那夾於兩行樹木之間的屋子中還沒有住上十四天之久，那波爾的一些青年都已經知道了她住在那裏；他們稱她爲蒲羅溫斯歷史上的第一美女。

當她穿了麗服，嫋嫋婷婷像仙子一般的走過村莊的時候，一般年老的男子無所顧忌的評頭論

足，交口讚美，一般青年男子卻只凝視着而不敢說甚麼話，各人家的窗子和大門都開了開來，裏面的人招呼着瑪麗塔道：『早安，』或是說：『晚安，瑪麗塔，』瑪麗塔忙個不了，嬌笑着朝左右各處點頭答謝。

瑪麗塔走進教堂，一般青年的心便忘記了上帝；各人的眼睛離開了聖者的像。一般虔誠的人看了這種景象，都引爲隱憂。

瑪麗塔之來到那波爾，對於那波爾的一般姑娘們最有影響。原來，自從瑪麗塔來到以後，有好幾個青年男子忽然同他們的愛人反目起來。以前那些情人之間所談的是綿綿情話，而那情話的

中心是何日得償雙方平日的大願——結婚；現在卻談的是離異了。他們的盟誓和贈物——指環，絲帶·等——也都互相擲還了。做父母的人幫助他們自己的兒女互相對壘，鬧得家家雞犬不寧，這種景象真是悽慘極了。

那些姑娘開頭說，瑪麗塔是造成一切不幸之事的禍根；接着，做母親的人這樣說起來；不久，做父親的人也是這樣說了；最後，一切的人——連那些青年男子都在內——都是這樣說了。可是瑪麗塔自己心地純潔，毫不疑心人家在詆罵她，她對他們依舊是客氣有禮。她這種態度感動了那些青年人，他們說：『我們爲何要詆罵那純潔

無瑕的孩子？她是無辜的。」接着，做父親的人也這樣說起來了；繼而，做母親的人也是這樣說了；最後，一切的人——連那些姑娘們都在內——也是這樣說了。凡是同瑪麗塔交談過的人沒有一個不對她生敬愛之心。不上半年工夫，人人都同她交談過了，人人都敬愛她了。可是，她自己並不知道她受人這樣的愛戴，正如她以前並不知道她爲衆人所唾棄。空谷幽蘭未嘗自以爲芬芳。

他們那些人知道以前待虧了瑪麗塔，心中很抱不安，極力謀補救的方法。現在瑪麗塔是到處受人歡迎了。

世間的人大多數是能受感動的，可是鐵石心

腸的人竟也是有的。譬如我們這裏預備講的科林那個人就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鐵石人。科林是那波爾地方最有錢的田主，他有千萬頃的園地，其中種植檸檬樹與橘樹。科林的年紀已經上了二十七歲，可是，他還沒有娶妻，連娶妻的意思都沒有！人人稱讚他是一個模範青年。

那波爾地方的一些老老小小的人都已经了解了瑪麗塔，並且對她生了敬愛之心，惟有科林一個人卻毫無哀憐那可憐的女孩子的意思。他一聽到人家講起瑪麗塔，就沉默了下去。有時，他在街上撞見了她，就紅面赤頸，怒火中焚，對她掉着斜眼，那斜眼之中是含着最惡的惡意的。

每天晚上。那般青年人在古堡附近的海濱上跳舞唱歌，科林是玩得最起勁的一個人。可是瑪麗塔一到，他立刻就沉默了下去，這時，你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的金子都給他，你都無法使他開他的歌喉了。他有一「黃金製成的歌喉」，他的唱歌是人人所愛聽的；瑪麗塔跑去打斷他的唱歌，使那般聽歌的人悵悵極了。

那些姑娘們與科林間有優厚的感情。只有瑪麗塔一人把白眼給他看，這也是無足怪了，因為她是備受了他的冒犯與侮辱的。科林講故事的時候（他能講幾千只故事），人人屏息靜聽，但是，瑪麗塔卻不去聽他，她惹犯着鄰座的人，把草地

上的草拔起來擲在彼得或保羅的身上，她嘩笑着，亂說亂談着，擾亂聽衆；科林看見她在坍他的臺，怒不可遏，悻悻然離座而去，——那只故事就只講了一半。

報仇是一件快事。瑪麗塔的報仇是成功的。可是呢，瑪麗塔究竟是一個好孩子，是一個心腸最慈的女子。她看見科林沉默無語，她就覺得快不快樂。她看見他垂頭喪氣，她就停止了嗤笑。她看見他離座而去，她也就不耐久留，忽忽辭別衆人而回家去；回到家中以後，就放聲哭泣，表示懊悔。她的面孔上沾了淚，看去就比抹大拉的馬利亞更美，但是，她並未像抹大拉的馬利亞那

樣犯過罪。

那波爾地方的牧師長哲羅姆神父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他具有聖者的種種德性，只有一種德性是退化了的，就是說他老人家的聽覺已經不靈了。可是，那些受他施洗和祝福的人所以極力歡迎他，正因為他這種德性退化的緣故。他講道只講兩句話，好像這兩句話是包括了宗教的全個領域似的。那兩句話，一句是：『孩子們，你們應當互相敬愛；』還有一句是：『天道神奇莫測。』確實，『忠信』、『仁愛』和『希望』都在這兩句話裏面，這短短的兩句話就可以救普天下的人。那波爾的人們相敬相愛着，並且篤信着天道。

只有科林一個人是例外，他全不把這兩句話聽進耳朵裏去。

望斯城每年舉行賽會，那波爾人扶老攜幼前往觀看。看賽會是最快樂的一件事，賽會中有許多精美物品出售，那波爾人雖然無錢購買這些東西，可是眼福是已經享盡了。瑪麗塔和她的母親同着衆人去看賽會，科林也在那邊。他買了許多要貨，預備分贈親友，可是，他不在瑪麗塔身上化半文錢。他雖然不爲瑪麗塔化一個錢，可是他常在她的身邊盤旋着，他並不同她交談，她也不同他說話。他顯然是有着惡毒的隱謀。

曼儂媽媽站在一月店舖之前觀看裏面的貨物

，忽然嚷着起來說道：『啊，瑪麗塔，你看這只精美的水瓶！一個皇后還不配把牠拿到嘴唇邊去哩。你看，那瓶子的邊是金的，上面書着的花比那生在花園中的真花還來得鮮豔。瑪麗塔，看啊，天堂中（按瓶上畫着天堂的景色）的蘋果多麼誘人；夏娃拿這樣的一個蘋果給亞當吃，無怪亞當是不忍拒絕了。看啊，那隻羔羊在那隻老獅的身旁跳縱着，那隻雪般的斑鳩在那隻猛鷹面前站着，好像那獅和那鷹會撫摸牠們似的。』

瑪麗塔把那只水瓶看得愛極了。她說：『母親，我希望能夠得到這只水瓶！這瓶是太美觀了，我們不能把牠當作尋常的水瓶用；我如果得到

了這只瓶，一定把牠當作花瓶用，每日把鮮花插在瓶中。我們是在望斯的賽會會場中，可是，我看見了這只水瓶，就覺得好像登了天堂。」

瑪麗塔招了她的女友們去看那只水瓶，她們也都嘆美不止。不久，那些青年男子也跟蹤着那些姑娘們跑去看那只水瓶，最後差不多那波爾人的一半都聚集了在那只美得驚人的水瓶面前。那些人膽怯地問着那只水瓶的價錢，店裏的人回答說：『一百圓銀幣。』他們聽了這個價錢，立刻沉默了下來，嗒然離去。那波爾人散去以後，科林就悄悄地跑進那店舖裏去，付了一百塊銀幣，把那只水瓶買了去。沒有人猜想得出他有着甚麼

惡毒的計畫。

他在歸途中遇見老傑克——法官的僕人。傑克是一個極善良而極愚笨的人。當時科林對傑克說道：「傑克，你如果肯把這只匣子（按那只水瓶放在這匣子裏面）拿到曼儂的家裏去，我就好好的給你幾個酒錢。我叮囑你，你如果遇見甚麼人問那匣子的來歷，你只說：「一個陌生人給我的。」你千萬不可把我的名字說出來，否則我就永遠瞧不起你。」

傑克一口答應，拿了酒錢和匣子，向那夾在橄欖樹與膠樹之間的小屋子跑去。

傑克在途中遇着他的主人赫脫馬丁法官。赫

脫馬丁法官問傑克道：「傑克，你的手中拿着甚麼東西？」

「是人家叫我拿到曼儂媽媽那裏去的一只匣子。不過，大人，我不能告訴你，那送匣子給曼儂媽媽的人是誰。」

「爲什麼？」

「因爲告訴了你，科林要永遠瞧不起我的。」

「你會守祕密，很好很好。可是現在已經太晚了，我已經知道了一切。你把那匣子交給我，因爲明天我正要到曼儂夫人那裏去，我乘便把匣子帶去給她。這樣，你可以省走了許多路，而我

卻有了去拜訪她的名義了。我決不對她說那匣子是科林送去的。」

傑克把那匣子交給了他的主人。法官把那匣子拿到了他的私室裏面去，在燈光之下察視着那匣子。匣子的蓋上清清楚楚地寫着幾個紅墨水字道：『敬贈親愛的瑪麗塔。』赫脫馬丁先生知道這又是科林的惡作劇——含有重大的惡意的惡作劇。赫脫馬丁先生小心翼翼地去開那匣子，他深怕那匣子裏面放着一只老鼠。匣子開了以後，那只精美絕倫的水瓶就赫然現了出來。赫脫馬丁先生看見了這只水瓶（他以前在望斯地方已經看見過這只水瓶），心中就突然起了一種震撼，他是

一個善於鑑別善惡是非的人，他知道科林是在利用這只水瓶來陷害瑪麗塔。他猜度科林的惡計大約是像下面那樣子，就是：科林等那只水瓶入了瑪麗塔的手中以後，就在衆人面前造謠說，瑪麗塔同一個男子發生了曖昧情事，那只水瓶就是那個人送給她的；科林的目的是要使瑪麗塔爲衆人所唾棄。赫脫馬丁先生看出了科林這種惡計以後，便立下決心去防止那謠言之播傳，他的方法就是去冒認他自己是贈送水瓶的人。再則，赫脫馬丁先生確是愛着瑪麗塔，他渴望瑪麗塔見着他的時候遵守老牧師哲羅姆的那句訓話——『孩子們互相敬愛。』實際上，赫脫馬丁先生是一個五

十歲的孩子。可是瑪麗塔卻不以爲哲羅姆牧師的那句話是對他而發的。曼儂媽媽的思想卻與她的女兒不同，她當那法官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他有黃金，有播傳於那波爾四境的美名。有時法官在曼儂媽媽和瑪麗塔的面前談起婚姻的事情，瑪麗塔掩面而遁，曼儂媽媽卻仍舊坐在那裏，毫不害怕那身材高大態度嚴肅的紳士。赫脫馬丁先生的人品確是無疵可求的。科林也許是鎮上最俊美的男子，但是在兩件東面上卻是那法官勝過着科林，就是：（一）年齡，（二）法官有一只極大極大的鼻子。這只鼻子是無雙的，是人類鼻子中的巨擘。

第二天早晨，法官拿了那只水瓶來到那夾於橄欖樹與膠樹之間的屋子裏。

他對曼儂媽媽和瑪麗塔說：『我在美麗的瑪麗塔姑娘身上無論化費多少錢都是情願的。親愛的瑪麗塔啊，昨天我在望斯地方看見你讚美這只水瓶，今天我就把這水瓶和我的一片心獻上來，請你哂納。』

曼儂媽媽和瑪麗塔看見了這只水瓶，大爲驚愕。旋又眉飛色舞，表示中心的快樂，不料瑪麗塔卻冷冰冰的對法官說道：『你的心和你的瓶，我一概都不能收受。』

曼儂媽媽發了怒，高聲說道：『但是，我把

法官先生的心和瓶兩件東西都收受了。唉，你這小蠢貨，你一次又一次的錯過財運！你遲遲的等候着誰？你是否希望布羅溫斯的公爵來把你娶去，所以藐視那波爾的法官啊？關於你的終身大事，我做娘的總比你懂得多。——赫脫馬丁先生，老身得你做佳婿，真是榮幸極了。」

瑪麗塔痛哭着跑了出去，把她以前所愛的那只精美的水瓶恨之刺骨。

法官把他的枯瘦的手抹着鼻子，說道：『曼儂媽媽，請你不必着急。我不着急，我善於同女人們周旋；不須一季工夫，我就能贏得瑪麗塔的愛情。』

『你的鼻子太大，』那在門外竊聽法官和曼儂媽媽談話的瑪麗塔低聲說着，她的肚子裏面在發笑。事實上，一季過了，赫脫馬丁先生還沒有進入她的芳心，他用他那大鼻子的硬鼻尖兒去刺，都刺不進去。

那隻水瓶給了她許多煩惱——

在兩個星期之中，那波爾人不談別的事，祇談法官與瑪麗塔締婚之事。瑪麗塔嚴重地對她的女友們聲明說她寧願蹈海而死，而不願嫁與法官。那些姑娘們聽她這樣說，更是變本加厲的同她開起玩笑來，說道：『啊，棲息在他的鼻子的蔭下是何等快樂的事啊！』這是她的第一種煩惱。

曼儂媽媽強令瑪麗塔每天早晨拿了那只水瓶到水池去把牠洗淨了，插入鮮花。她以爲這樣可以使瑪麗塔漸漸親近着那只水瓶和那贈物者。可是，瑪麗塔始終痛恨着那只水瓶和那贈物者。她到那池邊去洗瓶，簡直是受罪。這是她第二種煩惱。

每星期兩次，她在池邊的石上發現一束鮮花。花上縛着一個字條，字條上寫着「親愛的瑪麗塔」幾個字。瑪麗塔知道那花和那字條都是赫脫馬丁先生放在那裏的。瑪麗塔自然不去嗅這花，因爲這花是已經給赫脫馬丁的鼻息薰染過的。可是她雖然不嗅這些花，卻把牠們收了去，因爲這些花究比野花好些。至於那字條呢，她把牠撕做

千片，散佈在石上。瑪麗塔這樣的行爲並不惱了赫脫馬丁法官，他的愛情之堅與他的鼻子之長可以說是雙絕。這是她的第三種煩惱。

最後，赫脫馬丁先生聲明說他不是贈送鮮花的人。那末，送花的人是誰呢？瑪麗塔聽到赫脫馬丁先生聲明說那些花不是他送給她的，使大爲驚疑起來。自此以後，她對那石上的鮮花就深加愛惜。她一會兒猜度那贈花者是那波爾地方上的青年某甲，一會兒又猜度是青年某乙，可是這些猜度都是無聊的。她在夜間守視着，傾聽着；她起身也比往常早了。她沒有看見甚麼人，也沒有聽到甚麼聲音。而那神祕的花和那寫着「親愛的

『瑪麗塔』的字條卻依舊每星期兩次的出現於石上！這樣奇怪的一件事情，即在平日百事不管的人也要驚奇起來的。最後，好奇之心變成了一種劇烈的痛苦。這是她第四種煩惱。

禮拜日上，哲羅姆神父在教堂裏講道，又是炒冷飯說：『天道神奇莫測。』小瑪麗塔對自己說：『只願上天告知我，這些花是誰送給我的。』

某夏夜，天氣熾熱，瑪麗塔一早就醒，醒後再也睡不着。她一看見東方吐白，就從床裏跳了出來，穿上衣服，跑到外邊的涼池中去洗澡。她拿着帽子，預備浴後在海濱上散步。

水池是在一個幽僻的地方。要到那個地方去，先須越過一堆石頭，越過那堆石頭以後，走下來經過一條林蔭道，然後來到水池邊上。當時，瑪麗塔越過了那堆石頭，來到那條林蔭道前面，預備從那林蔭道走到那水池的所在地去。可是啊，『路不通行！』一個身材魁偉的青年橫着身子睡在樹下，他的身旁，放着一個花球，那個花球是用最鮮美的花朵紮成的。花球上面放着一條紙頭。她看見了那青年，嚇的發抖。她打算回家去。她倒退了沒有兩步路，又站停了下來認視那睡着的人，可是距離相去很遠，那人的面孔認辨不出。要解決祕密，應在這時解決，否則就永遠不能

解決了。她輕移細步走近樹前去，她看見他的身子動了一動，她就連忙背轉身來奔向家中去；其實他並未稍動，只是她因恐懼而起的幻想而已；一會兒，瑪麗塔自己也覺得那是她自己的幻想，因此，她又背轉身向那林蔭道走來。可是，他也許是假裝睡覺，——她想到這裏，便又背轉身向家中跑去；可是爲一個『也許』而逃走是不值得的，因此，她終於鼓足了勇氣跑到那青年人睡着的樹前來。

她經過了這心理上的種種波折，終於走到那睡着的青年的前面來；她的好奇心勝過了的恐懼心。

「他同我有何關係？我不過路過他的地方罷了。我不管他是睡是醒，我只目不旁瞬的前行，」曼儂媽媽的女兒這樣想着。可是她並不忽忽走過，她站停着凝視那贈花者的面孔，預備把他辨認出來。啊，誰啊？不是那詭譎惡刻的科林嗎？是他。

瑪麗塔看見仇人當前，胸中陡起報復之心。她用甚麼方法來恥辱恥辱他。她拿起那個花球來，把牠解開，散佈在那睡着的人的身上。可是她把那張寫着「親愛的瑪麗塔」的幾個字的字條放在胸前保存着，預備將來拿出來做證據。瑪麗塔狡哉！她預備走了。可是她的復仇之心尙未滿足

。她把她的帽子上的紫色絲帶拉了下來，輕輕的動手把那睡着的人的臂膀用那絲帶縛在樹上，她一連打了三個結，把科林縛牢在那裏。他醒來的時候，不知要驚異到如何地步呢？他一定要窮思極想把那個惡弄他的人想出來哩。這個悶葫蘆也許是永遠打不開的了。

那樣更妙了；他應當受此報的。

瑪麗塔把科林縛牢在樹上以後，就有些後悔起來，覺得她自己不應該這樣惡作劇。她的胸部起落得非常劇烈而急促。她的眼眶裏還湧出了幾點小淚珠來哩。她一步一步的退到石堆那裏，攀登上，到了上面又頻頻的朝下望着。一會兒，

她聽得曼儂喊着她的名字，便急急的奔了回去。當天，科林就想出新的惡作劇方法來。你可知道他做些什麼？他要在大衆面前丟可憐的瑪麗塔的臉哩！啊！她沒有想到那波爾人是個個都認識她的紫色帽帶的！科林比別人特別記得牢。他把那絲帶縛在他的帽子上，戴了那頂帽子得意洋洋的跑到大衆面前，叫人家看那是他的戰利品？男男女女齊聲喝采道：『那條絲帶是瑪麗塔給他的！』姑娘們遷怒於瑪麗塔，齊聲罵道：『娼根！』青年們恨科林把瑪麗塔奪去，齊聲罵道：『淫棍！』

赫脫馬丁法官衝到曼儂媽媽的家裏來叫道：

『什麼？什麼？曼儂媽媽，你竟縱任我的未婚妻送絲帶給那小財主科林嗎？我們現在就得舉行婚禮。結了婚之後，我就有說話之權了。』

曼儂媽媽回答道：『你有這權！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婚禮是必須及早舉行的了。結婚以後，一切事都好辦了。』

『可是，曼儂媽媽啊，瑪麗塔是從未允許過我哩。』

『別去理她，只顧籌備婚筵。』

『可是，我知道她是不會把好面目給我看的；我知道我坐到她的身邊上去，她是要跳起來逃走的。』

『法官，只顧籌備婚筵。』
『如果瑪麗塔拒絕呢？』

『我們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對付她。禮拜一早上，我們一同到哲羅姆神父那裏去請他主婚。他一定肯答應，因為我是她的母親，而你是那波爾地方的領袖，他一定服從。瑪麗塔無庸知道這事；那天早上，我把她遣到哲羅姆先生那裏去，把我一封信交給她，叫她帶去，使她不起疑竇。半點鐘之後，我們接踵到了那裏，我們幾個人強迫她走上聖壇。這時，瑪麗塔即使有反抗的話，還有甚麼用？老牧師是不會去聽她的。不過現在我們卻須嚴守祕密，不讓瑪麗塔和那波爾地方

所有的人知道。」

瑪麗塔想不到別的事，只恨着那惡毒的科林在大眾面前敗壞她的名譽。她深悔她的粗忽，致使她那條絲帶落入他的手中。她對她的母親和一般同伴說道：『我那帽帶是我遺失了而給科林拾得的。我從未把這東西送給過他。他原來是一拾着鷄毛當令箭』，無法不想的來作弄着我！』

啊！可憐的孩子！她不知道那個惡人又在轉甚麼惡念頭呢？

一天早晨，瑪麗塔絕早就提了水瓶到池邊去。石上還沒有花放着。時候太早了，太陽還沒有從海中升起來。

瑪麗塔聽到了腳聲。一會，科林的人形映入瑪麗塔的眼簾，科林手中拿着鮮花。瑪麗塔的臉漲了緋紅。科林吞吐的打着招呼道：『早安，瑪麗塔，』他那個招呼是沒有誠意的。

瑪麗塔把手中的水瓶放在了在石上，說道：『科林，你爲何繫了我的絲帶跑到大衆面前去？我沒有把那東西給過你。』

『瑪麗塔，你說那東西不是你給我的嗎？』他問着。

瑪麗塔知道自己說了誑話，很是羞愧，眼睛注視着地，說道：『不錯，那東西是我給你的，不過，你不應繫着走到大衆面前去，請你把牠還

了我。」

他慢慢的把那絲帶解了開來。他心中憤怒極了，他的眼眶中裝滿了眼淚，口中連連嘆着氣。『親愛的瑪麗塔，別向我索還你的絲帶罷。』他柔聲的說着。

『不。』她回答。

他失望極了，把頭擡上去看看天，又看看那羞縮地默立在池邊的瑪麗塔，面上現着悽戚之色，口中發着嘆息之聲。

他把那條紫色的絲帶繞在花梗上。他說了一聲：『拿去！』就用力把那一束鮮花向那放在石上的水瓶擲去，水瓶倒了下去，立時破碎。他看

見水瓶破了，面孔上頓時現出一種得意的神氣，接着就飛奔逃逸。

在這些時候之中，曼儂媽媽隱匿在窗子後面，把瑪麗塔和科林兩人的舉動以及他們兩人所交談的話一概都看了進去，聽了進去。當她看到那水瓶碎裂的時候，她的眼睛面前頓時覺得天昏地黑，甚麼東西都不見了。一會，她把那扇小窗推了開來，大喊：『捉人！捉人！』豈知她推窗時用力過猛，那扇薄弱的小窗經不起她這樣一推竟與窗檻脫離關係，跌在地下，打成粉碎。

曼儂媽媽起初覺得痛心極了，可是，她不久就恢復了原狀。她拍拍手說道：『這個惡作劇給

我親眼看見，真是幸氣極了！這次一定要他去見法官了。他須得用他的金子來賠償水瓶和窗子。拿這筆賠款去替瑪麗塔購辦嫁粧，是綽綽有餘裕了。『一會，瑪麗塔拿了那破瓶的殘片走進屋子裏來，曼儂媽媽看見天堂失去了，亞當好男子的頭落掉了，夏娃的兩條腿折去了，蛇和虎獨獨無恙，羔羊只剩了尾巴，看去好像是被虎吞食了似的。曼儂媽媽看到這裏，不禁齧牙切齒呪罵科林道：『這顯然是惡鬼幹的事。』

曼儂媽媽和瑪麗塔兩人提了那只水瓶到赫脫馬丁先生審案的地方去。他們去的時候是九時左右，正是赫脫馬丁先生審案的時候。曼儂媽媽到

了那裏，就大喊『伸冤』，同時，把那只破水瓶呈上備驗。瑪麗塔泣不成聲。

法官聽得那水瓶是科林故意敲破的，便勃然震怒，頓時間他的鼻子漲了同瑪麗塔的帽帶一樣的紫紅。他立刻差遣幾個法警去把那犯人捉到他面前來。

一會，那幾個法警把科林捉到了法堂上來。曼儂媽媽看見科林進來，便又把她的控詞在法官、法警、和法庭書記官、之前重述一遍。科林不去聽她的控詞，他跑到瑪麗塔的面前，低聲對她說道：『饒恕我罷，親愛的瑪麗塔，因為我也饒恕過你的。我敲破那只水瓶是出於無心的；可是

你卻有意的傷了我的心！」

「你在那裏咕咕咕的說些甚麼？」赫脫馬
 丁先生擺着法官的威風喊着：「注意聽那控狀，
 想法子爲你自己辯護。」科林說道：「我沒有別
 的答辯的話，我只有句話，就是我敲破那隻水
 瓶不是我所心願的。」

瑪麗塔咽哽着說道：「我相信他的話是真的
 。我是同他一樣有罪的。我冒犯了他，所以他發
 了性子把絲帶和花擲還給我，不料敲破了那隻水
 瓶。他不是有意把那水瓶敲破的。」

「什麼！」曼儂媽媽叫將起來道：「你預備
 替他辯護不是？法官先生，請你快下判決。他既

承認那水瓶是他敲破的，那末，他當然應該賠償。

法官對科林說道：『科林君，你既不能抵賴，那末，你只得照那水瓶的價值賠償三百塊銀幣；至於——』

科林打斷他的話，說道：『不，那只水瓶不值三百圓銀幣。那只水瓶是用一百圓銀幣在望斯地方的賽會中買來送給瑪麗塔的。』

『是你買的吗？你這老面皮！』法官叫着，他的面孔漲了同瑪麗塔的帽帶一般的紫紅。說了那句話以後，他就不再說話，老實他也不敢再說下去，因為他深恐查根究底，於他不利。

科林聽得法官謾罵他，大怒，道：『那隻水瓶是我在賽會之夜，差你的僕人送到曼儂夫人那裏去的。現在傑克站在門首，他可以替我作證。傑克，你說一聲，我可有叫你拿一只瓶子送到曼儂夫人那裏去過？』

赫脫馬丁先生想用話打斷他們兩人的談話，可是，他再也無法禁止那頭腦簡單的傑克說話，傑克說道：『法官先生，你還該記得你把科林的匣子從我的手裏拿了去，你把匣子裏面的東西拿到了曼儂太太那裏去。現在匣子還在紙堆下面哩。』法官吩咐法警把那頭腦簡單的人拖了出去，並且命令科林退到法庭外面去靜候傳訊。

科林在退庭以前對赫脫馬丁先生說道：『法官先生，你這件公事辦得很好，不過這件公案就是你在那波爾的最後一件公案了。我知道你想用我的財物去殷勤曼儂夫人和瑪麗塔。將來你有求教我的時候，請你到格拉斯地方的總督府邸裏來看我。』說罷，他就退到法庭外面去了。

赫脫馬丁先生着了慌，不知所措。曼儂大搖其頭，問道：『現在叫誰償還這破瓶的價錢呢？』

瑪麗塔道：『我以爲賠款是已經付清了。』
瑪麗塔把那破瓶拿到了她的臥室中去。現在她真正愛了那水瓶，好像天堂已經從那水瓶上移

到了她的胸中。

禮拜一早上，曼儂媽媽對她的女兒說道：『你打扮了端整，把這只石榴花冠拿到哲羅姆神父那裏去；今天那邊有人舉行結婚。』瑪麗塔不知是計，穿上了夏令時裝。拿了那只石榴花冠跑到哲羅姆神父那裏去。

她在途中與科林相遇，科林走上前去招呼她。科林看見她手中拿着花冠，問她拿到那裏去，她從實告訴了他，科林聽她說是到哲羅姆神父那裏去，便說道：『好極了，我也到那裏去，我是去付教堂稅給牧師長的。』說了，他們兩人就並肩同行起來，科林默默的去握住了瑪麗塔的手。

兩人的體內都起着震動。

科林低聲對瑪麗塔說道：『你饒恕了我沒有？啊！瑪麗塔，我冒犯了你什麼？你要這樣的冷待我？』說時，態度異常懇切。

瑪麗塔說道：『靜着，科林，我把那條絲帶重新給你，同時，我要把那只水瓶保留着，因為那只水瓶是從你那裏來的！——那只水瓶真正是從你那裏來的嗎？』

『啊！瑪麗塔，你不相信嗎？我願意把我所有的的一切都給你。從今以後，你可以待我好些嗎？』

她不回答。一會，他們走到了牧師長的住宅

門前，瑪麗塔偷看了科林一眼，只見他那一雙美麗的眼睛中裝滿着眼淚，她看見了，很不忍心，便柔聲地叫了他一聲：『親愛的科林！』他僵僵着身子去吻她的纖手。這時，門戶呀的一聲開了開來，他們忙擡起頭來看，只見前面站着那道貌岸然的哲羅姆神父。那一對青年男女覺到搖搖欲墮，互相緊抱着；我不知道這是吻手的感應呢，還是他們畏懼着那聖人？

瑪麗塔把那只石榴花冠交給了哲羅姆神父。他把那只花冠放在她的頭上，說道：『小孩子們，互相敬愛，』接着又對瑪麗塔說了許多懇切動聽的話，叫她敬愛科林。那老頭兒大概是耳朵聾

了，聽錯了曼儂媽媽對他所說的新郎的名字；或者是記性壞了，忘記了那新郎的名字，以為科林就是新郎。

瑪麗塔經不起那令人起敬的老神父的一番勸勉，芳心軟了下去，咽鳴着說道：『啊！我早就愛了他，可是，他恨着我！』

『我恨你嗎？瑪麗塔。』科林喊道，『自從你來到那波爾以後，我的神魂就日日纏繞在你的左右。啊！瑪麗塔，我如何敢作妄想，我如何想得到你愛着我這樣一個微賤的人呢？你不是受着那波爾全地方的人的崇拜嗎？』

『那末，科林，你為何躲避我，而且在大眾

面前奚落我？」

『啊！瑪麗塔，我看見了你，我是給愛慾充塞了；我恐懼戰慄，再也沒有勇氣走到你的面前來了；我離開你的時候就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他們兩人這樣的講着，那個仁慈的老牧師只知道他們是在相罵，跑過去用兩臂把他們抱在一塊，口中懇切地說道：『小孩子們，小孩子們，互相敬愛。』

瑪麗塔順勢貼入科林的胸膛中，科林用兩臂抱住了她，兩個人面面相對，相視而笑，表示心中的愉快。他們忘記了牧師，忘記了全世界。他們接了一個吻，他們在這一吻中忘卻了自我。他

們更忘記了他們到神父家裏來的使命，只是身不由主地跟着哲羅姆神父走進教堂，走到聖壇前面去。

他低低的喊了一聲：『瑪麗塔！』
她低低的喊了一聲：『科林！』

教堂中有許多人在虔誠地做禱告，他們看見科林和瑪麗塔結婚，大爲驚奇。有許多人不等婚禮完畢，就奔出教堂來把科林與瑪麗塔結婚的消息散佈到各處去。

哲羅姆神父看見這婚禮的經過一路順流，毫無阻梗，心中非常歡喜，引爲平生主婚以來最得意的一次。婚禮告成以後，哲羅姆就將一對新人

領入他自己的寓所中去。

一會，曼儂媽媽氣喘如牛的奔來。她在家中等候新郎，等了許多時候，終不見他來到。她聽到最後的一記鐘聲，心中着了急，就衝到赫脫馬丁先生的家中去找他，到了那裏，她纔知道剛纔總督親自帶了吏役來把赫脫馬丁先生捉了去。

她心中忖道：『這一定是那惡毒的科林做的事情，』忖罷，就急急忙忙的跑到牧師長的寓所裏來，預備向哲羅姆神父道歉，叫他將婚禮延期。老牧師看見她進來，連忙牽了那一對新人到她面前去，稱讚自己善做月下老人。

曼儂媽媽聽到了一切經過以後，瞠目結舌，

不知所爲。科林這時卻大開話匣，把他的愛瑪麗塔的心，法官冒認水瓶的事情，以及他到格拉斯縣長前面去告發法官的事情和盤講了出來，最後他懇求曼儂媽媽饒恕他和瑪麗塔，因爲這一切事情的發生不是他們兩人之過。

哲羅姆神父起初是莫明其妙，後來知道他是錯點了鴛鴦譜，不禁合起了掌，擡起了頭，喊道：『天道神奇莫測。』科林與瑪麗塔吻着他的手；曼儂媽媽敬畏天道，也就替他們祝了福。

一會，曼儂媽媽得知了她的女婿的財產的實數，並且知道赫脫馬丁先生和他的鼻子已經關在格拉斯的牢獄中，因此，她對她的女兒的這頭親

事也就很認爲滿意了。

『但是，我可真是做了人家的妻子嗎？』瑪麗塔問道，『可是真正做了科林的妻子？』

曼儂媽媽點點頭，於是，瑪麗塔就把身子貼入科林的懷中。科林扶了他的嬌妻向他的田莊走去，經過了園子而到住所。

『看這些花啊！瑪麗塔，』科林說道，『這些花是我小心備至的種着給你插在那水瓶之中的！』

這種快樂的事情是出於科林意料之外的。他大張婚筵，邀請那波爾地方所有的人去讌飲。婚筵一連繼續了兩天之久。科林的快樂與豪闊豈是

從前有一個巧賊，他偷竊人家的東西，如探囊取物，百發百中。他出沒各處，大獻身手。各人家的財物都有『朝不保夕』之概。

他那種致富捷徑引起了某國國王的妒忌，他認爲那是對於他的王權的一種侵害行爲。他派了

筆墨所能形容的呢？

破甕至今保存在科林的家中，作爲珍重的紀念品。

二十五

巧

賊

(德國葛利文 O. K. von Graeven 原著)

一隊一隊的兵士出去，嚴令他們把他捕獲，可是他們一一失敗而歸。國王心中暗暗叫苦，想了好久，忽得一計，自言自語道：『等一會兒，你這可惡的扒手，我一定要拿獲你！』當下，他出了一張上諭，說國王有寬恕這位天才的扒手的意思，祇要他肯到宮庭裏來獻本領給國王看。

一天下午，國王立在窗前眺望外邊的林壑，忽然覺得背後有人拍他的肩胛，回轉身去看，只見一個身材高大黑髯蓬鬆的人站在他的身後，那人道：『我在這裏了！』『你是誰？』國王問道。『我就是你所要找的人！』國王看見他突如其來，並且有些聲勢洶洶，而自己這時是孑然一身

，臉上不覺現出驚惶的神色。那不速之客覺察了，說道：『別驚嚇！祇要你守你的信，我極願服從你的命令。』

兩人講定以後，國王便領他到王后和羣臣前面去，告訴他們說那位肘篋之王已經自行投到。不多一會兒，他已被衆人團團圍住。國王在開始考問他之前，先對他說：『留心聽我說，並且不得違抗我的任何一個命令。』國王接下去說：『現在開始。你可看見那樹林邊頭有一個鄉下人在墾田？』巧賊點點頭。『那末，你就到那邊去，』國王說，『去把他的鋤頭和牛偷來，而不可使他知覺！』國王心中暗暗得意，以爲他在這大日

頭之下決計幹不了這事。

當時，巧賊就向那地點跑去。這時，天上風雨驟作，那鄉下人放下他的牛，跑到一棵樹底下去避雨。在避雨的當兒，他（指鄉人）聽見林中傳來一陣歌聲，那聲音之美妙是使他歎爲『觀止』的。他看見天色只是暗下去，便對他自己說：『我到那樹林裏去看一個明白，那唱歌的人到底是在那裏，』說了，他走進林中去尋那歌唱者，愈走愈深入進去。

同時，巧賊——方纔那林中的歌者就是他的化身——大形忙碌。他與那鄉下人對調了位置；他在林中窺見那鄉下人走進林中來，就立刻穿出

林來，跑到那農夫墾耕的地方，拿起鞭子來把那兩匹牛的耳朵和尾巴鞭了下來，而把牠們（指牛耳朵和牛尾巴）半捲半露的放在那鄉下人最後一次所掘的犂溝中。接着，他驅牛向王宮前進。再說，那鄉人在林中找尋歌者，找了許多時候找不到，最後，他決行放棄，尋路而歸；他回到田間，看見他的兩匹牛已經杳如黃鶴！他又駭又急，到處找着，最後尋到他最後一次所掘的犂溝中，不覺大吃一驚，原來牛耳牛尾赫然在那兒！他想那一定是雷霆打中了那兩頭牛而老土地把牠們吞了下去的。當時，他就大放悲聲，直至林中起了回聲。哭倦以後，便想回家去拿一把尖鋤和一把

鏟子來從速把他的牛從土中掘出來。

他一路哭哭啼啼，走回家去，中途與國王和巧賊相遇。他們上去問他何故啼哭。『我的苦惱的牛兒啊，我的苦惱的牛兒啊！』鄉下人哭叫着，接着，他把他所遭的禍災一五一十的陳述出來，並且央求他們跟他到那地點去看那慘象。巧賊哄那鄉人說：『你爲何不試把牛耳或牛尾拉着，也許可以把牛拉出來。』鄉下人聽了這話，信以爲真，連忙跑回去，握了一條牛尾巴，用足氣力的拉着，尾巴拉了出來而他自己的身體也倒了在地。『你把那畜生的尾巴拉落了，』巧賊說：『現在試把牠的耳朵拉着，看看有無效力；要是

無效，那末，就得掘地皮了。』那愚蠢的鄉人還不知道那是哄他的話。國王看着，呵呵大笑。後來國王看見那鄉下人的情境實在太可憐了，便不人再拿他開玩笑，答應償還他一對牛，而那鄉下人也表示滿足了。

『你的大言總算得勝了，』國王在回宮的途中對巧賊說，『可是你現在得做一件更難的難事，所以快把你的智力和膽氣會聚起來。今天夜間，你須把我的愛馬從馬房中偷出，而不使人知道是誰偷的。』國王心中忖道，『我終究叫他落進我的陷阱中來了。他一人的智巧總勝不過我的掌馬官和我所有的馬夫。』國王為謀妥善起見，命

令他的——個平日辦事最勤謹的官員督率一隊精壯力強的衛兵輪流駐立於馬房的四周。那些衛士手裏握着巨斧，每半小時更換一班，巡行庭中。馬房中也有人守着；掌馬官親自騎在國王的愛馬背上以度長夜，國王賜了他一只金鼻煙盒，預備他困倦時嗅聞鼻煙，驅逐睡魔。他手中執着一把劍，預備於那偷兒來時拔劍擊他的頭顱，且說，那邊巧賊，他最先偷了寢宮侍者的衣服，穿在身上。到了中夜時分，他帶了幾瓶性子強烈的酒走到那些衛士前面去，對他們說國王遣他來慰勞他們，並說那賊子已經受逮，更說國王現在准許各人飲酒一杯，以蘇困頓。接着，他大步踏步的走進

馬房內去，到了裏面，看見掌馬官騎在國王的愛馬之上，不時的拿鼻煙嗅着。那位假的寢宮侍者倒了一杯酒，舉杯祝賀國王萬壽無疆，一氣把酒喝了。掌馬官和那些衛士一面取笑着巧賊，一面舉杯暢飲，——祝賀國王萬壽無疆。一會兒，酒性發作了；他們打着呵欠伸着腰，漸漸的沉到了地上去熟睡了。掌馬官賴有鼻煙提着精神，所以支持最久；可是，最後他終究也支持不下了，含糊地說道：『我倦死了，不能再支持了。你們把馬當心一會，』說了，他就沉到地上去，大打其鼻鼾起來。巧賊絲毫不放過時機，跳上馬背，將馬鞭和踢馬刺一時並用着，從熟睡着的衛兵堆中

疾馳而出，越過一重重的宮門，毫無阻難，他一路呼嘯着，以鳴得意。

次日早晨，國王一早就起身，亟欲知道上夜的結果，親自跑到馬房那裏去看個明白。他看見衛兵全數睡在地上，心中已有幾分着急，再看那匹愛馬，則已杳如黃鶴。『你們在這裏幹些什麼？』他大聲的喊着，『起來！醒啊，你們這些懶痞！』最後，一個衛兵睜開了眼睛來，看見國王在前，驚惶無地，連忙叫：『國王！國王！』『唔，不錯啊，我是在這裏，』國王回答，『可是我的愛馬不見了。快回答，馬到那裏去了？』一會兒，那些衛兵都一一從睡夢中驚醒了起來，

知道已經闖下大禍，都面面相覷，穀竦萬狀。國王第二次回到馬房裏去視察的時候，腳絆在掌馬官的身上，當下他僕下身子去，在掌馬官的耳朵上重重的打了幾下。可是掌馬官祇轉了一個身，口中含糊地說：『讓我安睡，你這個流氓，我主人的馬是不容你染指的。』『流氓！』國王大怒而喊着，『你可知道誰在你面前？』他正待傳喚侍從，忽地聽得急切的脚步聲，而巧賊已赫然現在眼前。巧賊呵呵的笑着，說道，『陛下，借了你那匹貴重的馬去兜了一回風。牠真是一匹好馬，可是也吃了我一兩次的鞭子。』

國王看見巧賊二次得勝，心中沒趣之至，可

是，他也因此而愈決心要使那狡狐入他的牢籠。他回去極力思索，次日，他對巧賊說：『現在你要受第三個試驗了，如果這次你再得勝，那末，我非但保全你的性命與自由，並且要重重的賞你一番。現在聽着！我命令你今夜把王后手指上戴着的婚戒偷來。』國王心中說道：『現在我到底把他擒住了！這事是萬萬做不到的。你有甚麼通天的本領呢？好，我們看着。』

到了向晚時分，國王命令宮僕把宮中的一些門戶都關緊起來，每一重門前站立一個衛兵。他自己這夜也不上牀去睡，而坐在王后的臥榻旁邊的一張安樂椅上守視。

那夜月光皎潔。將近兩點鐘的時候，國王聽得有人把一架扶梯放在窗上，接着聽得一個人輕輕的拾級而登。國王等那人走到扶梯的頂上，就大喊一聲『滾下去！』而用力把窗推開，只聽得重物墮地之聲，響得異常。『看啊！』國王喊着，當時他就三脚兩步的奔到下面的庭心去看巧賊有沒有跌死。讀者們，巧賊並未跌死，他仍然健在着；原來他祇把他從絞首架上所偷得的一個屍身拋到了庭中去。他一聽得國王下樓的腳聲，就把扶梯重行放好，拾級而登，一會兒，就從窗口跳進了王后的房中。他在黑暗中裝着國王的聲音對王后說道：『他果真死了，所以你現在可以

安心睡覺了。可是，你把你的婚戒交給我，讓我替你保管；人睡熟了而把這樣貴重的東西放在牀上是不妥當的。」王后只道他是國王，立刻把牠的金剛鑽戒脫下來交給他。巧賊把戒指接了過來以後，就跳出窗子，循梯而下。不久，國王回來了。他嘴裏說道：「我尋開心尋得太利害了，但是，我終算向他報了仇。現在他死了，挺在地上好像一枚門針；他不會再騷擾我們了！」「我已經知道了；你把這一件事對我重複說了兩次。你方纔向我討戒指，我以爲你未免太不情了。」「你怎樣知道這事的？」國王問着。「怎樣嗎？當然是從你自己嘴裏得知着的，」王后回答，「

你對我說那偷兒已死，接着，你就向我要婚戒。『我向你要戒指嗎！』國王叫了起來，『那末，我猜你一定把戒指給了他了！』言下，怒不可遏。國王接下去說：『事情竟一至於此嗎？呢他的！這真是今世最難控制的一個棍徒。我一生未曾看見過這樣的事；』接着，他把這事一五一十的對王后講着，可是，她不等他講完，已經到黑甜鄉裏去暢遊了。

隔了不多一回，東方吐白，那狡詭的偷兒赫然出現；他對王后磕了一個頭之後，就把偷到的寶物獻還她。國王心中雖然憤懣，但是，看見了他那種神氣，也不能不啞然失笑。他對巧賊說：

『現在聽着，你這賊中之王，我現在恕了你以前種種的過犯。我留你在我的宮中住一時；可是你須留心，別把你的笑話鬧得太利害，否則我即使不給你刑罰，至少也要收還我現在所賜給你的恩寵了。』

二十六

無形的瘡痛

Karoly Kisfaludi 原著

一天清晨，那著名的外科醫生還沒有下床，他接到一個急切的訪問者，堅說他的病情連一分鐘也不能延遲；他要求立即診治。那外科醫生便

趕緊穿起衣服來，按鈴喚僕。

『讓那病人進來，』他說。

那人進來後顯得是屬於最上等社會的人。他灰白的臉色和慌擾的形狀表示了他身體上的苦楚。他的右手繞縛在一根弔腕帶裏，他雖能控制他的容貌，但是，苦痛的呻吟還不時從他的嘴唇裏逃出來。

『請坐。我有什麼可以幫助你呢？』

『我已一星期不能安睡了。在我的右手上有一種磨難，我不能尋出那是什麼。它也許是毒癩或是別種可怕的毛病。起頭它並不多麼攪擾我，但是近來它已痛不可當了。我沒有片刻的安靜。它

使我痛得厲害。這痛苦每點鐘都有增加，痛得更加到極點而不可忍受了。我祇能上城來請教你。若是我硬要再忍受一點鐘，我將要發狂了。我要你灸烙掉它或是把它割去，或是用別法。」

那外科醫生再三保證那病人，宣說着它未見得一定要開刀的。

『不，不，』那個人堅持說。『它是不得不開刀的。我來存意要把那有病的一部割掉的。沒有旁的什麼可以援助的。』

他用了差不多的氣力從弔腕帶裏擊起了他的手，繼續說：

『我須得請求你不要驚奇，若是你不看見任

無 形 的 瘡 痛

何有形的瘡痛在我手上。這情形是十分不平常的啊！』

那醫生保證那病人說他對於不平常的事是素來不驚奇的。可是一經看了以後，他在全然的驚駭裏把那手放下了，爲了在那裏看來完完全全沒有什麼礙事。它看來像任何旁的手；它甚至並不變色。只是那人所受那猛烈的痛苦是很明顯的，當時，那醫生放下他的右手，他用左手搶住它的情形，很斷定的表示了那事實。

『它在那裏使你痛？』

他指出在二條粗筋中間一個圓圓的地方，但是疾然奪回那手，當時那醫生小心地用指尖觸碰

那個地方。

「是在這裏作痛麼？」

「是的。很可怕。」

「當我把指頭放在上面你覺得那重量麼？」
那人不能回答，但是，流入他眼眶裏的淚兒
說出那事實了。

「這是希有的。我看不出什麼。」

「我也不能，但是，那痛苦還是在那裏，我
寧可死去，卻不願這樣的活着。」

那外科醫生用一個顯微鏡又把它詳察了一遍，
查得了那人的溫度，最後卻搖搖他的頭。

「那皮膚是完全健全的。動脈平常，絕沒有

一些腫炎。它像任何那一隻手一般平常。」

『我想在那一處紅一些。』

『那裏？』

那來者在他的手背上劃了一個圓圈，約有一個小銅幣那樣大：『這裏。』

那醫生打量着那個人。他開始想他須得應付一個瘋癲者了。

『你須得住在城裏，在最近幾日裏我會設法幫助你。』他說。

『我一分鐘也不能等。醫生，不要想我是癡了，或有什麼誤會。這個無形的瘡痛把我害的很可怕，我要你正是把那圓圓的一塊割去，直割到

骨頭。」

「我不預備做那個，先生。」

「爲什麼不？」

「因爲你的手全無妨礙。它像我自己的手一般健全。」

「看來我想我是一個癡子，或者以爲我是在欺哄你，」那個病人說着，從他的錢袋裏抽出了一張一千弗羅令（金幣名）的鈔票放在桌子上。「你看，我是急透啦！這事件緊要得就是我付一千也不多。請你執行開刀罷。」

「若是你把世界上所有的錢都給我，我也不肯用剖割的刀觸碰一隻健全的手肢。」

『爲什麼不？』

『因爲那是不憑着職業上的道德。全世界都要說你是一個獸子，并且要非難我利用了你的柔弱，或是宣說我不能診斷一個不成立的瘡痛。』

『很好，先生。那麼，我要懇求你別一個厚情。我要自己來剖割，雖然的左手對於這些事是很拙劣的，一切我所要懇求你的，便是處置我開刀以後的傷痕。』

那個外科醫生驚駭地看出那人很是認真了，眼見他脫去了上衣，把袖子捲了上去。爲了缺少任何別的器械，那人甚至掣出他袋裏的小刀來。在那醫生能阻止以前，那來者已在他的手上割了

很深的刀痕。

『停！』他喊說，擔心着，否則那痛苦者要截斷一根脈筋了。『你既然相信一定要割，好，我來動手罷。』

他於是準備着割割了。當時要正式割了，醫生叫他的病人把他的頭旋過去，因為人大概看見自己的血要憂急的。

『大可不必，』那人說，『我一定指示你的手，因此，你可以知道要割的怎樣深。』

那個陌生人全不介意的忍受那刀割，憑着他的指示也很得用。他的手甚至從不抖顫，并且當時那圓圓的一塊割去了以後，他嘆了一口釋然止

痛的氣，彷彿從他的肩頭上移去了一個重負。

『你現在一些不覺得什麼痛了麼？』外科醫生問道。

『一些也不覺得了。』他微笑了一下說。『那彷彿痛苦已被割掉了，因刀割而感受到的微細的刺激也像熱了一陣以後的微風。就讓那血流着，那使我舒服。』

在那瘡痕包紮以後，那個來客看來很是快活和滿意。他是一個變換了的人了。他用他的左手感激地緊握醫生的手。

『我是十分的感激你，實在的。』
在刀割以後，那個外科醫生到那病人的旅館

裏去訪問他好幾天，也得悉了那人在那裏佔有很高的地位，是可以尊敬的。他學問豐富，很有教育，是當地優秀家族裏的人。

在那瘡痛全然治好以後，那來客便回到他的家鄉去了。

三禮拜以後，那個病人又顯現在那個外科醫生的辦事室裏了。他的手又在一根弔腕帶裏了，并且他苦訴說，沒有開割以前使他痛的老地方又在厲害地作痛了。

他的臉看來像蠟一樣了，冷汗在他的眉上閃耀發光。他沉坐在靠椅裏，默無一語的伸出他的右手給那醫生看。

「大人先生，又是怎樣了？」

「你割的還不夠深，」他歎息說，「那苦痛又回來了；甚至比以前還要厲害。我差不多完了。我不要再纏擾你，所以我只是忍耐着，但是，我再也不能擔當了。你一定要再割。」

那個外科醫生把那地方審視了一下。那個割過的地方已完全好了，上面遮着新皮膚。看來一根筋也沒有妨害，脈搏平常。沒有什麼寒熱，但是那個人肢肢節節都抖顫着。

「我以前從沒有經驗過或是聽得過有什麼事像這個的。」

無法可想，只有再開割。每一件事都像第一

次一般的過去了。苦痛止住了，雖然那病人也如釋重負，可是，這次他並沒有笑，當他謝謝醫生的時候，還現着悲苦和沮喪的神氣。

『你可不必驚奇，若是我在一個月裏再來的話。』他臨走時說。

『你一定不要再去想它。』

『那是像天上有上帝一般真確，』他用肯定的態度說，『再會。』

那個外科醫生把這件事和他幾個同僚討論，他們各人的意見都不同。雖然彼此述說，但是，沒有一個能貢獻一個滿意的解說的。

一個月過去了，那病人並沒有來。又是幾個

星期，那時卻從那病人的住宅那裏來了一封信。那個外科醫生很快活的把信拆了，以爲那瘡痛沒有復發。那信像下面一般寫着說：

『親愛的醫生：我不要對於我痛苦的源頭給你任何疑惑，也並不在希望把這祕密帶進我的墳墓裏或是別的地方去。我願意把我可怕의 病述說給你知道。它現在第三次復臨了，我不再想掙扎着抵抗它了。我祇能在那個地方置放了一塊燃燒着的煤而寫這封信了，用那煤當作解毒藥來抵抗在裏面燃燒着的惡毒的火焰。』

『六個月以前我是一個十分快活的人。我那

時是富裕而滿足；我覺得我——一個三十五歲的人——在每一件碰到的事裏都很歡喜。我在一年以前結婚的。那是一個愛情的結合。我的妻子是一個美麗、和藹、利有教育、的好女子。她已和離我家不遠的一個伯爵夫人結伴爲友。她很愛我，在她的心裏盛滿了感激。很舒快的過了六個月的光陰，我們的喜悅日見增加。當時我須得到城市中去的時候，她沿着鐵道幾哩的會走過去遇見我，甚至也不會在她常去探望的伯爵夫人家裏多留幾個鐘點的。她對於我的渴望也使她其餘的同伴不甚樂意。她決不和旁的男子跳舞，若是她偶然在睡眠中夢想到了別人，那她便要認爲是一樁

天大的罪惡。她是一個可愛和清白的女兒。

『我不能說是什麼使我想起了那祇是裝假。人從他莫大的幸福中去尋找悲慘，真是愚透啦。

『她有一隻小小的縫紉桌，那桌子的抽屜她總是鎖住了的。這個開始使我憂苦了。我常常注意她從不把鑰匙留在抽屜裏，她也從沒有不鎖住的。爲什麼她定要那樣當心地隱匿的呢？我猜疑得發起狂來。我不相信她的天真的眼睛、她的接吻、和她的親暱的擁抱、了。恐怕那些全是狡猾的欺哄。

『有一天，公爵夫人來攜她同去，勸她到那城堡裏去玩一天。我應許在那天下午遲一些也去。

『馬車還沒有馳出場子，當時我已動手開那縫紉桌的抽屜。最後，在許多鑰匙中的一個用來把它開了。在絲夾下許多女子的東西中嚴查着，我發現了一束書信。人一看就可以認出來的。這當然是情書了，用一根淡紅色緞帶所結攏的。』

『我並沒有停手想下去犯這樣洩人祕密的體面的。可是有什麼敦促我繼續下去；恐怕它們屬於後一個時期的——自從她藉用了我的名字？我把那緞帶解開來，一封一封的閱看那些信件。』

『那是我一生最可怕的時間。』

『在那些信札裏顯露了一個女子對於男子的』

不忠，那是最不能原諒的。那些信是我最親近的朋友中的一個寫的。并且它們的口氣……它們啓示了最溫柔的親密和最深切的情愛。他怎樣催促她保守祕密！他說及愚蠢的丈夫們的什麼！他勸告她怎樣做了去瞞過她的丈夫！它們中的每一封都是在我們結婚以後寫的。而我卻想我是幸福呀！我不要描寫我的感覺了。我把我的毒藥直喝到最後的一滴。那時我把信都摺起來，回放在它們藏匿的地方，再把抽屜鎖住了。

『我知道若是我不到那個城堡裏去，她在近暮會回來的。她果真那時來了。她很快活的跳出馬車，在走廊上向我衝過來，用無上的親暱接吻

着，擁抱着我。我假裝全無惡意。

『我們像平常一般一起談笑，用晚膳。去睡覺，各人在自己的臥室裏。那時我已決定一種行動，那是我要用了癡狂者一般的倔強去施行的。在天性上什麼一個可怕的欺騙得用這樣一隻正直的臉犯罪啊，我對自己說，當時我半夜裏進了她的臥室，看着她睡着時的美麗而無辜的臉。那毒害在我的靈魂裏已作了祟，已在我身體的每一根血管裏發作了。我靜靜的把我的右手按放在她的頸項處，用我平生的力氣緊扼下去。她睜開眼睛驚訝地看了我一下，便又閉了眼，死了。她並沒有爲自衛起而見動了一動，只是平靜地死了，好

像她是在一個夢裏。甚至要她的性命，她也對我不懷怨恨。一滴血從她的嘴唇裏滲漏出來落在我的手上——你知道那個地方的。我在早晨纔看見的，那時血已乾了。我們並不多費煩勞的把她葬了。我遼遠地住在落鄉一個私人的基產上，那裏是沒有管轄權來調查的。此外，也沒有人對於這件事想起什麼，因為那女子是我的妻子。她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所以簡直可以說全無問題。我有意在她葬了以後纔發出報喪的通告，因之可以避免別人的煩擾。

『我不覺得良心上的痛苦，我固然殘酷，但也是她所應得的。我並不恨她。我能容易的忘

記她。沒有謀害者會像我一般無足重輕的成全他的行爲了。

『當時我到了那屋子，公爵夫人已早一脚馳馬趕到。她太遲了，不及送葬，我以爲她應當趕到的。她是在劇烈的拘攣中。這消息的恐怖和意外幾乎迷惑了她。她用了可怪的樣子說話，當她說着安慰我的話，我也聽不出她的意思。我沒有興趣去聽她，那是真的，爲了我不需要安慰。那時，她在一個親近的態度裏握住我的手，說她喜歡委託一件祕密，加着說她希望我不要從中利用。』那時，她說她曾把一束書信託付我最親近的妻子；她不能把它們放在她自己家裏，大概是

爲了它們的特種性質，並且請求我好不好承情把它們還給她。當時我聽了她，我覺得一直寒顫到脊骨。我強裝着鎮靜，問她那些書信的內容是什麼？她對於這一問，抖顫着說：

「你的妻子是我所遇見過的女子。最誠懇最忠實的，她不問它們的內容的；她甚至應許我決不打開來看的。」

「她把你的書信保守在那裏？」

「她說她把它們鎖住在她的縫紉桌的一隻抽屜裏的。那些信是用一根緞帶縛着的。你很容易認得出它們的。一共三十封信。」

「我把她領到那有縫紉桌的一間裏，把那抽

雁開了。我掣出那一紮，把它授給她。

「是這些信麼？」

「她熱望地把它們掣了去。我不敢舉起我的眼睛，爲了怕她會在它們中間閱看什麼。以後她不久就離去了。」

「恰巧在埋葬以後一星期，一個徹骨的刺痛發生在我的手上，就在那可怕的晚上落過一滴血的地方。其餘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我知那可沒有什麼，祇是自己的暗示，可是我自己不能除掉它。那是我謀殺了我的無罪而可愛的妻子，爲了那種急切和殘酷而受的刑罰。我不再掙扎去抵抗它了。我要到她那裏去，要去得到她的原諒。她一

一定會赦免我的，她要愛我，正像她活着時愛我一般。我謝謝你，好醫生，爲了你已爲我做了一切。」

二十七

一個黑人的母親

（德育故事之六）

約翰在街上閒踱着，走到一家音樂店的門前，他見得那廚窗裏放着一架舊風琴，標價祇有三十五元，不禁低語說：『三十五元便是一架風琴了，多麼的便宜呀！』他希望他的母親會把錢給他，那末，就可把那風琴喬遷到他的家裏去。可

是他又想：『我可憐的母親想來是沒有那麼多錢的。』在他心裏呢，總捨不得有那樣價值相宜的風琴，眼巴巴由牠落入別人的家裏去，他終於歸家嘗試着問他的母親要那筆錢。

約翰是一個黑人，他的母親是一個寡婦。這個母親靠着十個手指來支持度日，能不慮衣食已是很幸福了，那有錢來買什麼風琴？所以她覺得十分爲難。約翰是一個好孩子，也很喜歡幫助人，可是他最愛好的便是音樂。在玩弄音樂的時候，他總是精神凝聚，彷彿生命的一切都已寄託在曲調裏了。這情形是怎樣的使他的母親不安呢？她覺得那架琴是要買的，可是手裏沒有錢，在約

翰再三要求去買的時候，也祇能說聲：『不能！』但是約翰日日夜夜的鬧着要買，他的母親也耐不住了。她有一天晚上掙了五塊錢，就把那錢給了約翰去買。約翰立刻拏了錢到那家音樂店裏去。店主人倒也寬大，允許約翰把琴搬去，所有琴費不妨日後補付。約翰既然得到了琴，當然樂的手舞足蹈。但是他的母親卻現着嚴厲的臉色，因為她憂着還有三十元的代價不知從那裏來哩。她雖然覺得困難，但是也只得由他去吧，不要使他再有什麼不樂了。這樣，母親便繼續去工作，約翰的心也似乎得了歸宿，終日陶醉在音樂裏。

隔了數天，母親有一次聽得有幽美的琴聲在

空際激盪着，想着不知那一位好手在彈奏着了。她到房中去看，豈知她知道的好手便是她的兒子！約翰當時專心玩弄，所有別的事都不在心。上似的。這事也很奇突，他的音樂從沒有學過，可是已能自然地彈出那抑揚頓挫的調子來了。從此，約翰的母親知道他具有音樂的天才，思量着總得把其餘的琴費付清纔是。

隔了多日，總算把琴費全部付清了，同時，約翰彈琴的進步也一日千里，大為朋友們所讚賞。在他中學畢業以後，他的朋友便資助他進入教會設立的矮佛來大學繼續攻讀。他音樂的技能已大有可觀，可以到禮拜堂裏去彈琴而掙一些錢了。

。他有時也到在美國東部的富有本領的音樂家那裏去求教。他努力的結果，他的一州對於他的藝術已有相當的認識和欽佩了，所以雖然他是一個不受人歡迎的黑人，但是在南加利福尼亞州一個大學開幕時，竟請他一顯身手。以後，那個學校竟贈給他音樂碩士的榮譽，并聘他擔任音樂助教。

現在他是全美國大音樂家之一，他的學生各處都有，最出名的便是衛廉聖德福勞倫斯 (William Sandford Lawrence)。在美國的南方，這位母親多年住在一個舒適的家裏，一直爲她那負有盛名的兒子所敬愛，他整個姓名是約翰陶璠魂摩爾 (John

Donovan Moore)

有一天，約翰曾對他的朋友說：『我所嗜好的是音樂，但是，我最愛的還是我的母親。』

二十八

暗

陰

(小說) (匈牙利) 皮羅 Louis Biro 原著

德明譯

臂挽臂，那舞臺經理領他經過舞臺到那站在最遠的一個角落裏的伊麗沙白蓋爾姿的面前去。

『伊麗沙白，容我介紹由勤福格克斯。』

那女戲子嫣然一笑，伸出手來。福格克斯促萬狀的鞠着躬。

在告別以前，那舞臺經理在他的耳邊輕輕的

說道：——「向她獻些殷勤，因為一切都靠着她哩。」福格克斯想不出什麼話去同那位大藝術家搭訕。她看見他那種窘態，很覺有趣。

「以前你是在那裏搭班（註：搭班是加入戲班的意思）的？」

「同着江湖戲班跑那些小市鎮。」那作曲家回答。

「哦！——不過以後卻不同了。你得跑遍布達佩斯、維也納、巴黎、柏林、等等地方哩！」

「一切都靠着你！」福格克斯驚喜交集地高聲說着，他是背誦着那舞臺經理的話。

她放了正經的態度出來。

「我預備盡我的能力歌唱着。我一向是把我全副的精神放到我的藝術上去的。現在我有了你，便更妙了，因為你所作的歌曲實在是佳妙。」

福格克斯大受感動了，說道：

「我再也夢想不到我的作品會給人排演的。當我把我所作的歌曲送到經理先生那裏去的時候，我以爲是一定要遭退回的。」

他們兩人靜默了幾分鐘。一會兒，她重新開口說起話來：

「貴庚多少？」

「二十七歲。」

她的笑容沉了下去而換上了一副痛苦的表情

『好的，那末，……現在恕不奉陪了，……我有許多事要辦哩。……我們練戲的時候，你是必須要來的。』

福格克斯走開了；他覺得十分快活。每次練戲，他都到場。聽自己所譜的音樂，結交新朋友，和陶醉於未來的成功之中，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他對伊麗沙白是感激萬分。他覺得她必能使他嘗到成功的滋味。她每次看見他遇到困難，就從旁鼓勵，——她介紹他與音樂界和其他的藝術界中的名人相識，而對於他的革命家一曲尤極力在衆人面前揄揚着。

伊麗沙白唱歌的名聲震喧於聖彼得堡與倫敦之間。一般大作曲家對她都禮敬備至。福格克斯看見這樣偉大的一位唱歌家賞識到他所作的歌曲，自是受寵若驚銘感五中了。

每次練戲完畢以後，他恭恭敬敬地拿她的手吻着；他感動得太厲害，反而無話可說了。一次，她看見他有些沮喪的神氣，就用手溫存地撫摩他的頭髮，叫他快活起來。

幾分鐘以後，他同着一個名喚和恩的新聞記者跑回家去。

『福格克斯老朋友啊，』那新聞記者用着警告的口吻說着，『當心！』

『爲何？』

『伊麗沙白老娘要使你入鈞哩。……你還是一個沒有經驗的青年。你正是她所喜歡的那種人。伊麗沙白婆婆對於你這樣的一個人仍有着蠱惑的力量。你別抵賴，……我看見她摸你的頭髮。當心，別使人把你當作笑柄！』

福格克斯聽得莫明其妙。他不知和恩在講些什麼話。『伊麗沙白老娘。』……『伊麗沙白婆婆』……他心底感到一種震駭和痛苦。伊麗沙白是他的理想中人，是個完全的女性。他喃喃的不知說了些什麼東西，不過這喃喃的幾聲很可以表
出他這時的心象。

『你覺得驚異不是？』和恩問着，『啊，我知道你深深的感激她，——她應受你的感激。可是，——老青天啊，好人兒啊，她是一個老太婆啊！……她年老而心不老。她的熱血逼促她去盡惑青年男子——童男。』

這些話把福格克斯聽得口呆目瞪。

『她有多少年紀了？』他淒切地問着。

『多少年紀？哼！二十年前，她是個受人傾倒的女戲子，所以她現在至少也有四十八歲了，也許是五十歲哩。』

他們分別了。福格克斯茫然若失的走他的路。一會兒，他恍然想到他每次會見她都是在暗黑

的舞臺上面。她總是極力避免與他在別的地方相會。他只記得她的身體上的優美的輪廓。他從來沒有想到她的容貌或年齡上去過（按這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清清楚楚的看見過她的面貌之故）。在他的心目之中看來，她是完美無比的了。他聽到那些形容她老醜的話，心頭好像受了刀創一般的痛苦。

次日，福格克斯同那女伶談話的時候，他膽怯地避過着她的眼光。他們倆是立在舞臺上最暗的一只角落裏。那作曲者看不清她的面貌。戲練畢以後，她照常用着婉言打發他出去。

三五天以後，那齣戲初次出演了。福格克斯

立在臺後，兩腿顫慄。伊麗沙白走上前去，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她的臉龐已經化裝好了。

『放些勇氣出來！』她對他說着。

幕開。福格克斯渾身顫慄。伊麗沙白引吭高歌。那作曲家屏息諦聽。他的顫慄息止了。

『神妙！她唱得這樣好！……好一個藝術家！而且他的體態多麼美！』

滿堂彩聲。福格克斯的心怦怦的跳着。舞臺經理走到他面前來，對他喊道：

『了不得！……大功告成！……這個婆子真有我們所意想不到的本領！』

幕閉。又是一陣彩聲。觀眾高喊要一觀作曲

者的丰采；福格克斯走出臺前來，左右鞠躬不已。他進去後，又給觀衆喊出來。如此凡三次而後已。

他快樂得不可名狀，一脚衝進那女優的化妝室中去。伊麗沙白對他微笑。

『我不曾對你說過嗎？』

福格克斯樓下身子去吻她的手的時候，眼淚撲撲索索的流了下來。

『現在請你出去。』她對他說道，『我要換衣服哩；不過，假使戲完後你沒有什麼約會，那末，你可到我的家裏來喝一杯茶。』

福格克斯走了出去。外面的人都向他道賀。

『伊麗沙白蓋爾姿依舊是她那項藝術中的翹楚！真是蓋世無雙！』

第二幕演完以後，又是滿堂彩聲。第三幕演後，也是如此，——長久而且誠懇的彩聲，預告盛名之來的彩聲。

舞臺經理抓住了福格克斯的臂膊，對他說道：『如果你沒有什麼約會，那末，請你同我們去用些茶點，消磨半點鐘時光。讓我們來慶祝你的成功。』

福格克斯跟着舞臺經理走。人人祝賀他，讚美他，他高興得不可名狀。到了十一點鐘，他告別而去。一會兒，他記起了伊麗沙白的約。他看

看錶。時候還不過晚。他朝着她的寓所跑去，一顆心怦怦的跳着。他按着門鈴，裏面有人出來開門，延客人內。

那女戲子走出來迎接他。她身上披着一件淡藍色的薄長袍。

「我以爲你是不會來的。」

「啊，你怎可作這樣的思想呢？你須知我如何的感激着你哩。」

那婦人向她的客人掉了一個斜眼。接着她把眼睛閉了起來。一會兒，她漸漸的把眼睛開了開來，向他媚笑，並對他說：

「你喜歡喝杯茶嗎？」

『好的。』

『你此後的計劃如何？』

福格克斯把他的計劃對她盡情的說着。他得意地說他以前所發的夢想現在竟真的實現了。伊麗沙白坐在一只有微光照着的角落裏，用着同情的態度靜聽着。福格克斯起身去擱放空茶杯。

『我替你來擱，』她說，『你還要喝一杯嗎？』

『不要了，謝謝你。』

那女戲子把杯子擱在桌上，然後在他的身邊坐了下去，——挨得很緊的。

『你可要離開布達佩斯？』

「目前還不想。我在此覺得很好，很快樂。而且我感激你……萬分感激你，決不敢貿然離開這裏。」

她彎身過去撫他的頭髮。他逼近了她的面龐細瞧，……雖然燈光很暗，但是，因為他離她很近，所以還能把她的面龐看清楚。

她的面孔上抹着胭脂，抹得很精緻。可是那終遮蓋不住下面的皺紋。她的額上、嘴上、和喉間、到處都是皺紋，……總之，她是雞皮鶴髮，醜陋不堪。

他突然記起他前此從他的朋友那裏所聽到的形容她老醜的話。她更側過身子去近他。福格克

斯連忙退身向後，表示厭惡的神氣。

她覺察了。她的眼睜大了，嘴唇發着顫。她站了起來，木立不語。一會兒，她忽昂視闊步的走到對面牆上掛着的一面大鏡前面去。照鏡以後，她現出不可言喻的惱恨痛苦之狀。她重新坐了下來。她從胸間拉出一方手帕來把頰上的臙脂和眉間的木炭一齊抹了去。

福格克斯望着她發怔。她重新走到鏡邊去，朝着鏡子輕呵一聲：

『去！』

福格克斯站起身來，悄悄的從那室中走了出來，好像掉了一具屍首在後面。

二十九

蓮 花 島

(希臘神話)

德明譯

在攻打伊利昂城的那些亞該亞將領之中，雷厄提茲之子奧狄秀斯 (Odysseus) 獲得最高的榮譽。他臨陣勇猛，履險如夷。可是，他上馬殺敵的本領還比他運籌帷幄的智能略差一籌；亞該亞人遇都難事，都跑到他那裏去請教解決的方法。人家到說他對於滅亡普賴安的事情，功在那些最驍勇的戰將之上。

不過，奧狄秀斯雖然身在伊利昂地方從事征

討，他的心卻遠在那羣山圍繞的伊薩卡地方，那兒住着他的嬌妻披耐綠（Penelope）與他的幼子忒楞馬卡斯。戰事一年年的綿延下去，奧狄秀斯心中發愁，屢次對他自己說道：『唉，甚麼時候這場戰爭纔會停止而我們得起程回家呢？』最後，伊里昂終於給他們攻下了。於是，奧狄秀斯把衆人召集攏來，預備起程歸家；當下衆人走到壕溝中去把那擱置已久的船隻拖到海濱上。奧狄秀斯在開船以前向衆人演說道：『衆位弟兄，現在請你們想起你們的家人，你們的妻子和你們的兒女來。自從我離別他們以來，忽忽已經十載；當時興高彩烈的出發，以爲不久就可以滿載榮譽與財物

歸去與他們團聚。十年以來，他們天天在家中痛念我們，其憔悴可以想見；而我們出發到伊利昂來的時候，個個年富力強，現在回去的時候都已白髮皤然，頹然老去，撫念今昔，曷勝感慨！但是弟兄們，你們別因此而餒氣。你們須知他們還在家中盼念着我們。你們在歸途之中須切記二事：（一）勿因旅途困頓而遽形灰心，（二）勿爲途中所見美麗悅目的東西所迷惑而留連忘返。我們一心想着家中，不要有別的念頭。」

衆人歡呼上船，打起槳來把船送入大海之中，張帆起程，眼望伊利昂漸漸消失。他們在海中航行多日，漸近家鄉。不幸一日北風驟起，把他

們吹到了一個島上去。島上風景佳勝，直如仙境。那裏奇花珍果遍地皆是。遠山朦朧，恍如入睡。樹枝下垂，水波不興，景象異常寂靜。空中微風拂動，枝頭好鳥鳴囀。奧狄秀斯的從者們看了，悠然神往，說道：『如果我們的妻子和兒女在這裏，豈不是妙！伊薩卡是一塊不毛之地。我們覺得捨不得離開這裏而回家去，況且我們的子女也許早已把我們忘在腦後了。』奧狄秀斯心中說道：『這真是一個好地方；我願意終老此鄉。但是，披耐綠在家盼望我回去，我非會到了她，心不能安。』當下，他差遣三個人出去打聽那究竟是什麼地方。三個人受了命，沿着海濱緩步前行

。一會兒來到山前，爬上山去，看見山谷之中一對對的男女（那些女子個個美麗非常）坐於櫻樹蔭下。他們面前放着許多菓實，有的拿菓實津津的啖着，有的臥在草地上休息。他們三個人看見那山谷中人不像歹人，就跑下去，走到他們面前，山谷中的男女起立歡迎，那些美女用纖手抓着菓實分給他們三個人，並對他們說道：『外來的客人們，請你們嘗這菓實；這菓實能够解除一切痛苦。你們顯然是飽嘗憂患的，我們看你們的眼睛裏面還裝滿着眼淚哩。請你們吃我們這菓實，把你們的憂勞遺忘；人們吃了這菓實，就不再記起以前種種煩惱的事情。』他們聽說，就把那菓

實吃着；吃了以後，就覺身子軟化下去而沉沉入睡，可是希奇得很，他們雖然入睡，卻仍能看見東西，聽見聲音，並且能够說話。他們在恍惚之中聽到悠揚的音樂並看見綽約的麗影；他們相顧而說道：『讓我們在這裏終老罷。』

奧狄秀斯在海濱等待那三個人回來，等了許久，不見他們回來；起初他很覺驚駭，漸漸的他明白了他們所以遲遲不回來的緣故，原來，他自己也覺得身子軟化了下去。他嘆息道：『披耐綠啊，天神們妬嫉我倆的深摯的愛情，否則他們不會把我引誘到這個催人入眠的地方來。』說了，他奮然起身，跑去找尋那三個人。一會兒，他跑

到山前，拾級登山，俛見那三個人坐在山谷之中，津津地吃着蓮實。他們擡頭看見奧狄秀斯，就喊將起來道：『這裏是蓮花島。請你走下來和我們一同吃蓮實而把憂勞消除掉。』奧狄秀斯並不回答他們；他急急奔回去招人來把那三個人綁回船上去。他叮囑那些跟他到山谷中去的人說：『你們不要理睬那邊的人，也不要吃那邊的蓮實。一個曾經在伊利昂地方衝鋒陷陣奮勇作戰的人到這裏來飽食酣睡，好像一頭豬糞吃肥了去上屠場似的，那是何等可恥的一件事情！』

當下，他們跑到山谷中去把三個人細綁了擡回船上。奧狄秀斯催促衆人速即打槳開船，他對

他們說道：『弟兄們，快快離開這催人入眠的地方。那邊的人追來了；如果我們再耽擱下去，我們就要爲他們那種柔靡的聲音所誘惑而去吃他們的蓮實，那時我們就歸不得家鄉了。』衆人聽說，就打槳開船，起程歸家。他們遠遠的還聽得悠揚的音樂，看見綽約的麗影，許久始行消失。

三十

康斯頓基那爾

〔法國黎塞賈 J. Richelieu 原著〕小說

德明譯

基那爾夫婦由戀愛而結婚，結婚以後，切心求子；那小生命爲滿足他們倆的渴望起見，未及

期而就到了世界上來。他的母親一命嗚呼，他的父親不勝悲悼，自經而死……

康斯頓基那爾的童年生活可以爲人表率，可是偏多不幸之事。在學校中，他無辜而受責罰；他代人受過；考試日子上患起病來。他幾年求學的成績是贏得了『僞君子』和『蠢物』的綽號。在學士學位考試中，他爲他的鄰座代做拉丁文卷，他的鄰座成績優美而得到學士學位，他卻因『抄襲他人』而遭斥退。

這種初上人生舞臺所碰到的釘子會使一般人憤懣灰心，可是，康斯頓基那爾心地高尚，他深信幸福是美德的酬報，所以他立定主意，放出勇

氣來打破惡運。

有一天早晨，他所服務的商店失火。他看見他的僱主悲痛萬狀，心中大為不忍，就奮不顧身穿入火燄中去把保險箱中的貴重物件救出。他的頭髮和手臂都被火灼傷，可是他冒着萬險，把保險箱打了開來，將貴重物件盡行取出。

突然之間，他覺得他被人拖了出去。兩個警察抓住他的衣領，拉着他走。

一月之後，他被判處五年徒刑；罪名是：『行竊未遂』。

一次，獄中發生叛變，他看見一個獄吏被亂衆圍攻，想去救他，不幸卻撞倒了那人，那人立

斃於亂衆之手。

康斯頓基那爾被押配到克陽地方的地牢中去。他自信無辜，潛逃出獄，改姓易名，回歸法國。他以為他已經征服了命運之神，重新行起善來。

一天，他在市場中行走，突然看見一隻逃逸的馬拖着一輛車子狂奔，將要墮入一個溝渠。他立即奔到馬前去，推住車馬，以致他的臂腿折斷，肋骨碾碎，而那車馬得以不墮入溝渠之中。但是，那匹馬遇救之後，向人叢中奔衝過去，撞倒一個老人，兩個婦人，和三個小孩，在他們的身上踏過。車中無人……

康斯頓基那爾厭惡了英雄主義，決定從今以後從事於慈善事業。可是，他所施與貧婦們的錢，都被她們的丈夫在酒肆中浪費掉。他所施與苦工們的絨衫，祇使他們本來耐寒的體格變成軟弱而患起感冒來。他把一隻無家可歸的狗領到他家裏，卻使他六個鄰人染了瘋狗病。他出資爲一個有爲的青年在軍隊中買了一個缺位，後來那青年卻通敵賣國。

康斯頓基那爾心想金錢害多益少，所以他放棄博愛主義，而注愛於一人的身上。他立一個孤女爲嗣，那孤女並不美麗，可是聰明異常。

他撫養她長大成人。他疼愛她如同自己的女

兒。那孤女感激萬分；一夜，她在他面前跪倒下去，對他宣佈說她愛他。他極力曉諭她說，他常視她爲他的女兒，他如果對她有苟且的行爲，一定要遭天誅。

他用父親訓誨子女般的態度對她說，她誤認了慾望的衝動爲愛情。可是，他應許她於最短時期內爲她找到一個理想的丈夫。

次日早晨，他發見她僵臥在門口，死了。

康斯頓基那爾受了這種重大的刺激，發誓說，從今以後，不再行善，但求無過。

在那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以後，不久，他於偶然之間發見他的一個朋友謀犯一罪。

他本可向警官告密，可是，他打算防止那犯罪行為的成功而不使那犯人受刑罰。因此，他就把那奸謀的樞紐握住，使那奸謀無從實現。可是那匪徒看破他的戲法，密佈網羅；後來他的犯罪行為幹成了，他卻鴻飛冥冥，逍遙法外，而康斯頓基那爾卻被捉將官裏去。

地方律師在法庭上滔滔演說，歷訴康斯頓基那爾的罪狀。他歷述被告過去的一生，他的童年生活，他在學校的受責罰和考試作弊被斥，他的行竊，他在獄中的施行毒計，他的越獄，他的變名回歸法國……

那演說家話匣一開，勢如大江決口，滔滔不

絕。他在被告身上加着偽君子……假慈善家……惡魔……等等的名稱。

他分析被告的偽善心理，說，他把瘋狗領回家中，名爲慈善，實際是縱牠去咬傷鄰人的；又說，他，不惜自己斷肢裂膚去阻止一匹逃馬墮入溝中，爲些什麼？原來，是讓那怒馬奔入人叢之中，踏傷老人，婦女，和小孩，以滿足其幸災樂禍的心理的。

啊，這樣一個惡魔是什麼事情都會幹的！毫無疑義，他一定還犯過許多別的罪，不過那些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罷了。我們有十二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是那通敵賣國案的主謀。至於他所撫養

成人的孤女一定是被他殺害的，而他所以殺害她的原因，一定是爲強姦不遂。

被告既是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累犯，他那最後一次的犯罪行爲是不必多加辯論了。被告雖然力圖抵賴，可是鐵證俱在，不容狡辯，他應受極刑。這樣纔足以表顯法律的公正而不流於過縱。被告不是一個常犯，而是一個惡魔；這樣一個貌善心狠的惡魔，如果任其生存於世，那末，我們對於道德的效力就有所懷疑，而對於世界人類也要表示絕望了。

在這樣一番宏言偉論之後，康斯頓基那爾的律師除了拿『心神喪失』一層爲當事人辯護之外

，沒有別的方法。他極其全力……列舉因心神喪失而致犯罪的案件，暢論心神喪失與犯罪的關係，說那當事人是一個心神喪失的人，故其行爲不法，終結說，這種心神喪失人應置入瘋人院而不應置於獄中。

全體法官處康斯頓基那爾以死刑。

道德之士聽到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凶犯被判處死刑，拍手稱快。

康斯頓基那爾的死，像他的童年生活一般，可以爲人表率，卻偏多不幸之事。他踏上斷頭臺去的時候，神色不變，天君泰然，表現殉道者的精神，——看衆卻認其爲凶惡成性，至死不悔。

臨刑的時候，他知道劊子手家中食指衆多，生活艱難，便在他的耳際輕輕說道他把他所有的財產都贈給他。劊子手聽了這話，驚愕失措，手軟一軟，連斬三刀，纔把他的恩人的頭斬下……

三月之後，康斯頓基那爾生前的一個朋友從遠地歸來，得知了那善人的悲慘的結局。他獨知他的亡友是一個善人；爲慰亡友的冤魂起見，他定造了一塊大理石墓碑，親撰碑文。次日，那個義友咯血暴卒；不過物價和工資已經預先付了，所以那墓碑當然照樣是要立在那不幸的基那爾的墳墓之前。

刻碑文的匠人自動的改了碑文原稿上的一個

爾 那 基 頓 斯 康

字，他以為那字是寫錯的。那生前受人誤解、摧殘、的人，死後永與下面那樣的碑銘相伴：

這裏長眠着康斯頓基那爾

Homme De Rien

(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那刻工把碑文原稿上的 *Homme De Bien* (善人) 改為 *Homme De Rien* (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譯者按，法文 *Bien* 義為「善」，*Rien* 義為「無足輕重」，兩字相差僅一字母。)

瑪麗的教訓

(德育故事一)

記者編

在波士登巍峨地屹立着一所大廈，那是用作公事房的。有一個女子正在裏面從事於打掃的工作。她揩刷地板和玻璃窗，擦亮電燈上銅質的雜物，把東西都弄得很整潔。她頭髮已呈着灰白色，臉部表顯着吃力的神氣，她將趨近衰弱的時代了。在寫字間裏另外有一個人，他似乎正在做事，但是，一直注意着那個女人的工作。他見她作事謹慎勤力，大可稱譽，可是，她爬上落下，像是很不方便，她的手浸入水裏的時候，也覺有痛苦的样子。他便開口問瑪麗：

『你在這公事房裏做了幾年了？』
她顯着自尊地答道：『到今年夏天已有七個年頭了。我在這裏要比旁人長久得多。可是，我也許不久就要離開這裏，因為醫生說我的手不能常浸在水裏。』

『你每次賺多少錢？』

『每天晚上我可以掙三塊錢，這樣，我與我的妹妹亞倫便可以賴此過日子了。』

『亞倫做工不？』

『她並不做工的。許久以前，她跌了一交後，便一直沒有復原，老是行動不得。她現在正坐在椅上，等着我回家去見她。有時我日夜有工作』

，在家裏還是要做。她總與我談談天，我們很覺得快活。」

『你要這樣的工作來幫助你的妹妹和自己，那當然是很難的。你爲什麼不送她到慈善機關裏去？那不是便當得多麼？我也許會助你去找那個地方的。』

『把她送到慈善機關裏去，那是不對的。因爲我有她在一起，便像一個人家了。她也很幫助我的，在我乏力的時候，她與我便唱詩解悶，逢我有了難事，她使用適當的話來安慰我，使我把煩惱忘掉。大概在我事情順當的時候，我便多買一隻橘子或一塊蛋糕，彷彿回家去與她開一個茶

話會，彼此談談說說。若是掙了錢沒有人享受快樂，那麼，何必掙什麼錢呢？所以亞倫不是什麼討厭的重擔，她倒是我很好的權利哩。我簡直缺不了她呀。」

這人聽了瑪麗這些話以後，便埋頭工作。辦公時間完了，他就回家去。他在路上買了些冰淇淋和成熟的楊梅，帶到他舒適的家裏去。他一到家，便到三層樓上去尋他的父親。他這樣自語說：『我的父親也不是什麼重擔。我有困難，他便給我很好的指導。禮拜日他叫我去做禮拜。在我小兒子約翰死了以後，我便覺得人生很是無謂，他總是安慰我，說人生是極有意義的。我從辦

公處回來，他總是在家裏。所以他也是我很好的權利。我現在馬上要去與他談談吃吃，在沒有別人來以前，我與他開一個歡樂的茶話會。」

三十一

鳥不宿

(聖誕故事)(英國 Ada M. Mazals 原著)

德明譯

從前有一個鐵血主義的王國。那裏的人民從未聽到過『聖誕節』這回事。那裏的男子終日從事戰爭，女子終日從旁鼓勵那些戰士。

全國的人酷好戰爭，祇有一個人公然宣稱戰爭的罪惡，可是，那人就是那位最幼的公主，所

以無人加以注意。

某年，在我們聖誕節的前幾天，那國的國王正在秣馬厲兵，預備大舉遠征。當時，他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列席的都是滿身鎧甲的老將。

國王起立對衆將官演說道：「朋友們，我們此番出發遠征曹威加（國名），是我們和友邦交戰的第一次。曹威加和我們一向親善，祇是我們已經把我們所有的敵國都征服了，所以祇得和我們的友邦去交戰了。」

「你們大概還記得曹威加國王最幼的兒子摩爾陀王子小時曾在我的宮廷中住了一時，學習武藝，後來他離開我們去遊歷全球。不多幾月以前

，他的父親差人送信給我說，王子已經回國，並告訴我說他獲得一顆無價之寶，其中蘊藏一幸福之祕訣」。現在我就藉口這顆無價之寶而向他啓釁，原來，我向他索要這顆無價之寶作爲我們以前教育摩爾陀王子的報酬。在我送去的信中說，如果他不在五日之內把那無價之寶和其中所含的祕訣差人送來給我並把那祕訣指示給我們看，我們就要派大兵進攻。」

衆將官聽完國王的演說，照例歡呼三聲；他們心中並不願意去攻打他們所友好的曹威加王國，可是國王的命令不敢違抗。王后和公主們嫣然微笑，祇有那幼公主，她以前和摩爾陀王子一同

鳥

不

宿

遊玩，所以她當時聽到這種提議，就禁不住縱聲大哭，國王立刻命令她退出會議廳。

到了第五天，國王重行召集會議，等待使者來報曹威加國王的回答。

那天天氣晴寒，地上積雪皚皚，尙未銷融。國王和王后身御厚皮外套。公主們也都來到，幼公主身披銀鼠裘，面色慘白如死。

那天正是聖誕前一日，可是，那裏既無聖誕樹，又無禮物。沒有一個人想到把他們的襪子掛起來。會堂中不曾繫綵，教堂中也不曾繫綵，根本沒有教堂可以繫綵，原來，上面講過那個王國裏面的人是不知『聖誕節』爲何物的。

那些人坐在那空無一物的廳堂中等待使者來到。最後，號筒聲響，大門洞開，而使者突然現於目前。

他身長玉立，態度軒昂，兩目有光，面帶笑容。他穿了一身淡青衣服，並無鎧甲盔盾，甚至腰間無劍，靴上無刺，全堂的人驚異不置。他右手拿着一種青色多刺並有紅點的東西。

他目不旁瞬，在兩行刀槍劍戟之中從容不迫地走向前去。

他走過幼公主的前面時，她的臉龐漲了緋紅，可是他好像未曾注意到她似的。

他走到寶座前面，向國王、王后、深深的鞠

了一個躬，接着把那刺狀的東西放在他們面前的一張桌子上。

『陛下，』他開口說道，聲音清晰響亮，『曹威加國王謹問陛下安好，並敬致薄禮與陛下。這就是「幸福的祕訣」。』

國王和王后張目而視。

他們原先所希望送來的是一顆無價之寶同寫着「幸福之祕訣」的一卷紙頭，卻不料曹威加國王送了這個東西來！

國王一聲不響，伸手去把那東西拿起來，預備仔細的察看一番。

他纔拿上手，就把那東西放掉，原來，那東

西刺破了他的手，鮮血滴下。

他開口說道：『那分明是一種野獸，一種戰爭的象徵，因為牠刺得我這麼痛。曹威加國王真是在給我啞謎猜！』他轉過身去對王后說道：『親愛的，請你把那東西拿起來察看一番，你絕世聰明，也許能把這個啞謎猜出。』

她把那東西拿了起來，仔細察看一番。

那東西很像一棵樹的樹枝，祇是那葉子堅厚異常，四周有刺，上面有一球光滑鮮紅好像小球一般的東西。可是，那東西對於王后也不稍加優待，照樣把她的手刺破，她連忙把牠丟掉，那東西落在旁邊坐着的長公主的膝上。

鳥

不

宿

『啊啾！』王后負痛怪叫，『那一定是一隻惡獸。你們看，那上面有這麼許多的刺！』說時，指着那些刺，接下去說：『可是我猜不出這個啞謎——假定那東西含有啞謎的話。』

那東西從長公主手中傳到各位公主，可是，她們也和國王、王后，一般猜不出那啞謎。最後，那東西傳到幼公主的手中；那東西雖然刺痛她的玉手，她卻不忍拋掉牠，而且把牠拿到嘴唇上去吻着。

『這是一「愛」的表記。』她說。

使者轉過他那炯炯有光的眼睛去看她。

『這位公主猜中了那啞謎，』說着，他走上

前去，好像要去吻她的手的樣子。

『站住！』國王跳起身來喝道，『好個愛的表記！可是我要回敬曹威加國王一份宣戰書！他送給我一個愛的表記，算是什麼意思？公主一定誤解了。至於你呢？』說時，向那使者怒視着，接下去說道，『我把你暫羈牢獄之中，等到我向博士們問明了那東西的真正意義以後，再行發落。』

當下，那使者就被押到獄中去，同時，國王下諭，召集國中所有的博士於次日前來參與會議，尤其是一位從東方來的老博士，他的智識據說在於一切人之上。

鳥

次日，當然是聖誕節，可是那些人不知世間有所謂『聖誕節』，所以那裏既無人打鐘，又無人唱歌，各處牆上也無『鳥不宿』（冬青之一種，葉堅有刺，上有紅子）、長春藤、和寄生樹、點綴着。

不

博士們先後來到。

宿

他們的裝束一律相同，黑色長袍，黑色尖頂帽，帽上繡着種種奇怪的花紋。

那位東方老博士獨戴一頂紅尖頂帽，可是在別的地方都和其他的博士一般裝束。

他們聚坐在會堂一端的一張大圓桌上。桌子中心放着曹威加國王贈送的那東西。

會堂的別一端聚集着那班戰士，在他們的上
面坐着國王和王后，兩旁坐着那些公主。

那般博士察看着那東西，不發一言。

最後，其中一人開口說道：『那是一隻奇獸

。』
另一個人說道：『那是新發見的一種野獸。

。』
第三個人說道：『牠無足無尾。』

第四個人說道：『可是，牠有許多隻紅眼睛

。』
第五個人說道：『牠分明是生角的。』

他們那些人這樣說了，下去就輪到那東方老

博士，他把那東西察看了許久。

最後，他開口說道：『牠誠然生角，卻不是野獸。』

『不是野獸，』他們相顧而說道，『那末，是什麼東西？』

他說：『那是愛的表記。』

『奇怪，』國王插嘴進來說道，『着你把那表記的全部意義解釋給我聽。』

老博士說道：『我解釋不出，可是，我請陛下傳命把那使者解到前面來訊問，他能夠把那意義詳細解釋出來。』

『真的！』王后開口說道：『爲何我們以前

沒有想到！快去把他帶到前面來！」

當時就有兩個武夫到牢獄中去提那青年使者，把他押到會議堂中來。

國王對青年說道：「着你把那表示的意義講給我們聽。」

青年鞠躬說道：「昨天公主已經講了出來，那是愛的表記。」

「你要講得明白！」國王厲聲說道，「一隻生角的野獸怎會是愛的表記？」

青年挺直身軀，侃侃說道：

「那不是什麼野獸，而是「鳥不宿」樹的樹枝。今天在我們敝國那裏是叫做聖誕節，我們那

鳥

不

宿

裏的人今天拿「鳥不宿」樹或是它的樹枝繫在屋戶上，作爲愛情、和平、與善意、的表記。這個表記在敵國是家喻戶曉的，可是你們貴國的人卻從未聽到過。」

國王、衆將官、博士們、王后、和公主們、屏息靜聽。他講完之後，許久沒有人開口說話。最後，國王開口說道：「你所帶來的東西對於我們有何特別的關係？」

青年走到幼公主面前去握着她的玉手而對國王說道：「陛下，愚臣摩爾陀王子此來是向公主求婚，作爲貴國與敵國永遠親善和睦的印記。陛下也許不認識我，因爲我自從和公主一同遊玩，

到現在已經變了許多，可是我走遍天下，沒有看到過一個女子比公主更賢慧美麗，她真是無價之寶，我要昭告普天下的人，幸福的祕訣就是「愛情」。

王子和公主就在聖誕節結了婚，典禮隆盛，上下騰歡。自此以後，那王國就偃武修文，每年到了聖誕節，那裏的人也拿「鳥不宿」——那愛情、和平、和善意的象徵——點綴屋戶，慶祝聖誕，和我們一般。

三十三

鶴

(From Potted Stories)

德明譯

强——四肢殘廢的十齡童子——窮寡婦的兒子。終日在閣樓裏的小牀上橫臥。既無玩具，又無書本，可是有一本小書——無上至寶——書中有許多顏色圖畫，狀描基督的一生，從襁褓時代起，歷經：傳道、靈異、釘十字架、復活、升天，到升坐金座爲止。每天看那些圖畫，把書放在枕下。那些圖畫真是美麗——它們是他痛苦中的慰藉者，並且在他的祈禱工夫上有莫大的幫助。

强祇有兩個朋友——診病的青年醫生和一隻鶴。鶴營巢於屋頂上，牠已經脫去野性，變成家畜，每天飛進閣樓裏來，站在那裏，讓强撫摩牠的一雙細長而多鱗的腿。

強的遺憾就是他不能像那醫生所借給他看的書中所講的那樣做一番轟轟烈烈有益人羣的事業。他尤其羨慕書中所講的那些身入蠻荒對黑人講基督的道理，而叫他們毀滅他們那些可怕偶像和放棄他們所崇拜的那些殘暴的神道的人。

一天，醫生跑來診病，坐在牀沿，強對他說他渴想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最好是到世界各處去告訴那些異教徒知道上帝不是像他們所想的那樣一個殘暴駭人的妖魔，而是我們的主。向醫生問了許多關於黑人和那邊地方的事情，醫生正在對他講的時候，鶴飛了進來，停在那裏。

醫生——「這個老頭兒（鶴的形狀如老人，

故戲稱之。所知道的東西比我多，可惜不會說話。他也許到那邊去和那些黑人一同過冬。『接着講給病孩聽，秋風一至，鶴就飛到氣候暖和的地方去。』

自此以後，強對那隻鶴就更加親熱。希望牠能够開口說話起來，替他帶一個消息給那些黑人。

一天，他突然想起，他可以寫一封信，講述主的一生的事蹟，而把那封信縛在鶴足上，牠帶了那封信飛到黑人的地方去，他們一定會得看到而把那封信從鶴足上解下來拆閱。費了許多鐘點寫那封信。寫成以後，纔記起黑人另有一種文字

——看不懂他的信；他就十分懊喪。後來想起——他們看得懂圖畫！可是，他忍把他的寶貝的小書送去嗎？他的心中起了一場大掙扎——最後，決定把那本書送去——這是他所能夠爲一般人和上帝所做的一件事。

拿他母親所給的一塊油布做了一只小袋，把信放入（也許他們中間有人能讀這封信）。每天把他那本書翻閱多次——不久就要和它告別了。鸚鵡們相繼飛去。一天，他那隻鸚鵡飛進他的閣樓裏來的時候，顯出騷動不安的樣子。強心知牠不久就要飛去了。把那只袋（他那本寶貝的書已經放在裏面）縛在鸚鵡足上，鸚鵡就冲天飛去。

這年冬天，強孤寂異常——既無鶴，又無書。時時記掛着黑人，祈禱那隻鶴一路平安，把那隻袋帶到那裏。恍惚覺得主嘉讚他的行爲。背痛越發厲害了。聽到母親對鄰居說，醫生說祇有一種醫法——一種費用極大的新醫法——可以把他病治好，除此以外，沒有別的醫治方法，祇有聽死，至多只有六個月可以活命。他不把所聽到的話告訴母親，卻在牀上臥着思忖。希望鶴在他自己飛去（按言死去）以前歸來；亟欲知道那隻袋可曾被黑人拿到。可是，他並不怕死——相信到了天上以後就會有強健的四肢。主在那裏，歡迎他去。他爲主做了一些工作，心中很是愉快。

一個風暖日麗的春天——一陣輕風——鶴現於目前！強喜不勝言。連忙察看鶴足。不錯，他那只袋已經不在那裏了——可是那裏換上了一只尺寸較小的皮袋！強的十指劇烈顫抖，許久纔把鶴足上的繩解下。

打開皮袋——滾出三顆珍寶，紅的、綠的、白的，光芒閃爍，照耀奪目！原來，黑人接受了他的的小書而拿這些東西還報他！袋底有小小的一捲紙頭。強把那捲紙頭打了開來——是一封用他的本國文字所寫的一封信！他一口氣讀下去。那信是一個教士所寫的，信中歷述他到一個村莊裏去傳道，那裏的人一向野蠻凶橫，不受教化，可

是，現在他們熱烈歡迎他去，要求他把那偉大的白色的上帝——那投胎降世，醫治病人，離世升天，升坐金座，和此刻差遣那鶴到他們那裏來做使者的上帝——的事蹟詳細講給他們聽。教士起初對於他們所說的話簡直不能置信，及至他們把國王的幼子在鶴足上所發現的書本和信函拿出來給他看了之後，他纔恍然大悟。教士對強所寫給他們的信讀給他們聽，他們聽完以後，說他們相信真道，請求他為他們施洗做基督徒。當下，教士就為他施了洗。他們決定送一份禮物給那用書本和信函教他們信道的童子。當下請教士為他們寫了一封信，國王從他的寶庫取出三顆珍寶來，

憑鶴帶去。

强驚喜欲絕，不知所措——不住的禱謝上帝，並讚美老鶴的忠心。

醫生來時，强就把那事的前因後果告訴他聽，並把珍寶拿出來給他看；醫生驚異不置。他把珍寶拿去估價。那三顆珍寶：一顆是金剛鑽，一顆是紅寶石，一顆是碧玉，價值二千金鎊！醫生慫恿强把那幾顆珍寶出售，把所得的錢拿來治病。

强到一個空氣流通光線充足的房屋中去住着，每天由醫生行使手術，護視調養。病體日見起色，不多幾年之後，就能起立行走了。背部漸漸挺直起來，手臂足腿漸漸强健起來——同時，他

漸長大成人。著作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書，做了許多有益人羣的事業，可是始終覺得他一生中最大的善行就是他幼時用他所珍愛的一本小書感化蠻族使他們信真道的那回事情，將來他到天上去的時候，就把此事奉獻於上帝。

三十四

再給他一個機會

納披爾將軍在巡邏的時候，看見有一隊兵士正在要槍決一個青年，他出令說：『且住，你們爲甚麼要槍斃這個人？』

隊長回答說：『這是一個逃兵，他正在戰爭劇烈又不利於我們的時候，就向後逃走，我們已經考問過他，現在要執行他的死刑。』

納披爾是深得軍心的一位大將，他朝着那青年一望，後來說：『讓我們來談談，「懼怕」有時會令人做他所不願意做的事，讓他講他自己的故事。』

這青年就說出他本是很情願盡他一臂之力的，但是當彈丸飛來的時候，他就十分懼怕。他說：『那時我既不能看見，也不能放槍，我所能做的，就祇是逃跑了。我原不希望做一個逃兵，但是我竟做了。』

納披爾將軍聽了這青年的話，就對隊長說：『這青年存心並不是懦夫。上次戰爭，他雖然逃跑，我們仍舊打了勝仗。但是下次打仗的時候，也許要得他的幫助。派他到前線戰鬥最烈的地方，再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證明到底是一個懦夫還是兵士？』

那天晚上，那青年沉思良久，他覺得他從九死一生的關頭逃出來的。同時，納披爾將軍的人格也感動了他，使他改變他的態度。他對自己說：『納披爾將軍是不肯向後逃的，那末，我也不逃，我當找一處最能工作的地方，以一人去作二人的工作，補充我以前逃跑的缺憾。我要給他知

道，他這樣待我，是不錯的。」

不久，他就被派到前線戰爭最烈的地方去，在一點鐘以內，他就顯出他的勇敢。連戰數次，他都勇往直前；於是他就升了級。以後他的上級軍官也知道幾次的戰爭，若是沒有他，也許要打敗仗的。

要改變一個逃兵，祇要給他一個機會和一位真的朋友去仿倣。